辰信商

[illegible]

大记者的桃花劫：一女[illegible]，二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长信宫词》 编辑推荐
- 《长信宫词》 作者简介
- 《长信宫词》 内容简介
- 《长信宫词》 相关评论
- 《长信宫词》 目录
- 《长信宫词》 楔子
- 《长信宫词》 许后(1)
- 《长信宫词》 许后(2)
- 《长信宫词》 许后(3)
- 《长信宫词》 许后(4)
- 《长信宫词》 许后(5)
- 《长信宫词》 许后(6)
- 《长信宫词》 许后(7)
- 《长信宫词》 许后(8)
- 《长信宫词》 许后(9)
- 《长信宫词》 许后(10)
- 《长信宫词》 许后(11)
- 《长信宫词》 许后(12)
- 《长信宫词》 许后(13)
- 《长信宫词》 许后(14)
- 《长信宫词》 许后(15)
- 《长信宫词》 五侯(1)
- 《长信宫词》 五侯(2)
- 《长信宫词》 五侯(3)
- 《长信宫词》 五侯(4)
- 《长信宫词》 五侯(5)
- 《长信宫词》 五侯(6)
- 《长信宫词》 五侯(7)
- 《长信宫词》 五侯(8)
- 《长信宫词》 五侯(9)

- 《长信宫词》 五侯(10)
- 《长信宫词》 五侯(11)
- 《长信宫词》 五侯(12)
- 《长信宫词》 五侯(13)
- 《长信宫词》 五侯(14)
- 《长信宫词》 五侯(15)
- 《长信宫词》 五侯(16)
- 《长信宫词》 张放(1)
- 《长信宫词》 张放(2)
- 《长信宫词》 张放(3)
- 《长信宫词》 张放(4)
- 《长信宫词》 张放(5)
- 《长信宫词》 张放(6)
- 《长信宫词》 张放(7)
- 《长信宫词》 张放(8)
- 《长信宫词》 张放(9)
- 《长信宫词》 张放(10)
- 《长信宫词》 张放(11)
- 《长信宫词》 张放(12)
- 《长信宫词》 飞燕(1)
- 《长信宫词》 飞燕(2)
- 《长信宫词》 飞燕(3)
- 《长信宫词》 飞燕(4)

《长信宫词》 编辑推荐

大汉王朝的桃花劫：一女倾城，二女倾国

中国败家皇帝排行榜中，荒淫指数和昏庸指数均名列前茅的汉成帝刘骜，后宫却云集天下极品女人：文学家班婕妤、舞蹈家和古琴演奏家赵飞燕、性学家赵合德……

麦家（茅盾文学奖得主）赫连勃勃大王（著名历史写作狂人）

史杰鹏（著名汉史专家）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联袂推荐

大汉王朝的桃花劫：一女倾城，二女倾国

中国败家皇帝排行榜中，荒淫指数和昏庸指数均名列前茅的汉成帝刘骜，后宫却云集

天下极品女人：文学家班婕妤、舞蹈家和古琴演奏家赵飞燕、性学家赵合德……

刘骜——耽迷女色，嗜好男风，情欲至上帝国衰。

许皇后——天真和愚蠢的混合体，自作孽者不可活。

班婕妤——深宫写就《团扇诗》，失宠的为何总是才女?

赵飞燕——“燕瘦”美名人尽知，谁知她是双性恋?

赵合德——名留青史最佳方案：直教皇帝精尽而亡！

王莽——是篡位，还是一位儒家学者的华丽转身?

《长信宫词》作者简介

侯虹斌，古代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媒体。出版有《偶像生猛》、《红颜：女人千年的荣耀与哀伤》、《怕是风流负佳期》；在《南方都市报》、《京华时报》、《深圳商报》、《南方日报》、《楚天都市报》等报刊杂志上撰写过多个专栏。

《长信宫词》内容简介

故事发生在西汉成帝刘骜身上，在他身边，有著名的荡妇赵飞燕与赵合德，著名的才女班婕妤，还有他自己推向历史前台的篡位者王莽。刘骜的一生，从政治到感情都十分失败，他与身边的女人，从许婬到班媞，从赵飞燕到赵合德，还有富平侯张放、母亲王政君，一直都处于矛盾而且紧张的位置上，饱受折磨。而他身边的这些女人，也各自纠缠不清，一切都远非他所能控制。宫闱里所浸泡着种种男女关系，以及男男、女女关系，让整个后宫弥漫着一种发情以及绝望的气息。

除了这条感情的主线之外，这部小说还有两条关于政治斗争的副线。这条副线的核心有两点，一个是王氏的专政。王氏家族的专政在这里更多的是通过他们对刘骜所施加的压力来体现的。另一条副线则探讨关于了汉代天象灾异的问题。这个困惑贯穿了西汉武帝之后至王莽新朝的历史，谶讳学说的产生也与之密切相关。但深层原因则是儒学逐渐占领整个统治阶层的一种艰苦而反复的过程。这种天象灾异说是由董仲舒具体提出的，虽然在汉武帝时便有“独尊儒术”的提法，但实际上，武帝是法、儒并重，甚至更偏向法家。汉宣帝也是在法、儒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汉元帝开始，才是真正的儒生皇帝，在某种程度上，汉成帝继承了他的儒生思想。

《长信宫词》相关评论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汉）班婕妤《团扇诗》

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后宫。

——（汉）刘歆《西京杂记》

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临朝渊嘿，尊严若神，可谓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览古今，容受直辞。公卿称职，奏议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於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

——（汉）班固《汉书•成帝纪》

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

——（唐）王昌龄《长信秋词（其三）》

后帝行步迟涩，气颇惫，不能幸。有方士献大丹，养于火百乃成。先以瓮贮水，满，即置丹于水中，即沸，又易去，复以新水。如是十日，不沸，方可服。帝日服一粒，颇能幸昭仪。帝一夕在太庆殿，昭仪醉进十粒。初夜，绛帐中拥昭仪，帝笑声吃吃不止。及中夜，帝昏昏，知不可。起，或仆或卧。昭仪急起，秉烛视帝，精出如涌泉，有顷，帝崩。

——（宋）秦醇《赵飞燕别传》

《长信宫词》 目录

楔子
第一部：许后
第二部：五侯
第三部：张放
第四部：飞燕
第五部：班媞
第六部：皇子
第六部：情人
第八部：山崩
尾声

《长信宫词》 楔子

那一年似乎比往年都要热，刚好被班媞赶上了。往常，陇东的夏天总是干燥的，扣在人身上，也就是薄丝丝的一层汗渍儿，留有余地，很少像现在那么燠热难耐。或许是因为人在路上，对天气就没有什么忍耐力了；何况，班媞从出门到现在，已经整整走了半个月，还没有看到长安的影子。

班媞现在正坐在宫车上，从陇东的北地郡上河出发，要去长安。车板很厚，可一点也不牢靠，随着轱辘一抽一抽地抖。前面那道布幔也很厚，只是粗糙地绣了几朵云，隔开了外面的整个天。她心里明白，这种所谓的宫车，其实也就是宫女们坐的车，只是为了挡风沙，换了一层厚幔作帘，但热气仍蜇得她不想睁开眼。

可是班媞又不敢抱怨。这么一溜儿迤逦西去的宫车队列很长，别的少女都是三四个人一辆车，只有她受到优待，独自一人乘坐，随车的小卒也对她特别客气，她理当是个有眼色的人，不能不识好歹。

班媞漫无目的地盯着帘子外面，近处，远处，茫茫一片，绵延不断的小山包，一簇一簇小土坡，周而复始地出现，又消失。太阳把地面烤得发白，天空晴朗得刺刺作响，似乎这天底下能蒸发的东西都早已消失了，四顾茫然。最后，她的眼光停留在轮毂上黏着的几根草梗上，看着它们一圈一圈地转动，看着看着，便有点昏昏欲睡了。

唯有这一道蜿蜒的宫车队里还有些许生气。许多年轻姑娘都撩起帘子往外看着。班媞微微地眯着眼，零碎地听着那些小姑娘挤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笑，心里轻笑了一声。班媞觉得自己比她们都成熟些，虽然她自己也不过是刚满十七岁。

吱吱呀呀的辘轳滚在青石板上，咔嗒、咔嗒、咔嗒，一声一声地从她的心上碾过去。就是这种陌生的声音，提醒班媞，她是去京城，是被采选去皇宫，再也不是在上河了。一切都将重新开始。班媞每每想到这里，都觉得难以承受。竟然就这样离开了家，就这样永别了。

她想念母亲，想念父亲，也想念哥哥们，还有服侍她的春娘，家里的一草一木，都想。可是，她的父亲，她的哥哥们，怎么就不要她了呢?

那时，正是西汉竟宁元年的农历八月，大汉帝国的新皇帝登基没多久，朝廷的采选又开始了。中大夫、掖廷丞偕同精通相术者，到长安以及各属地城邑，专门去阅视良家童女。远在陇东的上河大族班况唯一的女儿班媞，也在征召之列。

说起来，班家并不仅仅是普通的豪门大族。班家历代都担任朝廷官员，到了班况这一辈，也颇受重用。班况是左曹越骑校尉，曾担任上河农都尉，一家人也因此从老家楼烦迁至上河。他的大儿子班伯曾师从太子太傅师丹，与新立天子有同学之谊，已拜为中常侍。

其实，这一次征召选秀女，班媞虽被征召，未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掖廷丞来到到班家颁诏，要求班家这位十七岁的女孩入宫的时候，世家出身的班况作为一名官员，一听语气，就知道这个诏令的口气比较软，他如果打点一下，未必不能找到理由婉拒。他知道很多旨意都是有空隙的，他可以撬开这种松动，而完全不必担上抗旨的恶名。

班况悄悄地向女儿班媞征求了一下意见。班媞怔了一下，这太意外了。她不想去，一点也不想去。可是，她不知道该怎么说，只是盯着地面，一句话也不说。

班况犹豫了一下。恰好，班媞看到了父亲迟疑犹豫的一刹那。她猜想，父亲在权衡得失。她的心就慢慢地凉下来了。

班况回到正堂，郑重地回禀掖廷丞，班家愿意把小女班媞送进宫。接着，一家就开始替女儿张罗和准备行程了。班家的身份能让班媞获得优待，单独坐一辆车，路上还可以得到照顾，但也仅此而已。母亲泪水涟涟，班媞也哭红了眼，可余光还是瞥到了一旁的父亲。他也满眼噙着泪。班媞一看，鼻子又酸了。

上了车，班媞的眼泪终于止住了。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她还仔细用粉遮掩着红肿的双眼，又耐心地整理好妆容，在车子有节奏地响动和颠簸中，她昏沉沉地睡了过去，又醒了过来。她的内心并不是没有怨言的。父亲和哥哥都是朝廷官员，如果动用一点办法，或许就能把我留下吧？是你们把我放弃了，让我自生自灭去。

一时间，班媞思绪纷纷，内心隐约出现了巨大的空洞，成千上万种情绪就在她胸中狼奔豕突，她的一颗心被炙烧着，然而又无从扑灭。她是亢奋而疲惫的，一边忙着向往事告别，一边忙着对未知期待，一切都是迷糊的，虚空的，亮堂堂的，在眼前烧成一片。

白天，黑夜，又白天，又黑夜……终于，半个多月后，这一行宫车缓缓地迈进了长安城。班媞撩起车幔，看到高大巍峨的城墙，有点新奇。上河与京都还是没法相比啊。可她一想要去的地方是宫廷——那个在她想象中黑得漫无边际，遮得密密实实的地方，泪珠就簌簌地掉下来。那些悠远绵长的孤独和悲伤，就这样肆?忌惮地蔓延过来，仿佛水一样漫过她的脚背，一层一层地往上洇着，一直漫上去，在她的鼻翼间荡漾。

那时候的班媞，因为年轻，忧伤和苦恼都有点像赌气，有一种天真和优美的形状。这种形状很可贵，因为它破碎得太快。

真的，班媞觉得这辈子再也没有遭遇到那种炎热了。

《长信宫词》 许后(1)

第一部

竟宁元年五月，刘奭驾崩，谥庙号为孝元皇帝。六月己未，太子刘骜即皇帝位。

转眼到了七月，忽然变天了。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迟，长安城刚刚燥热了没几天，不料城内外忽然黄雾弥漫，遮天蔽日。粉尘悬浮在这个帝都的每一个角落，十步以外，男女莫辨。城里的老百姓已顾不上热了，脸上都蒙着布，有的甚至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畏葸地露一双眼。就算在皇宫里也好不了多少，尘雾照样在每个人的鼻翼和唇齿间钻进钻出，一不留神牙缝里就进了沙土。那些沙尘交织在热气里，让人昏头耷脑，烦躁不安。

早朝结束后，天子刘骜没有回寝宫，而是直接起驾前往长信宫去拜见王太后，他的母亲王政君。刚才，京兆尹又来报称，这样的黄雾天气已经是第三天了，如果再持续下去，连臣民饮用的水都有困难，要求朝廷尽快拿出对策。更多的奏折陆陆续续地呈上来，有的说东街食肆歇业损失需要弥补，有的谈今年天气屡现异常菜农遭受打击，还有的请求追查这种天象产生的原因，以给天下臣民一个说法。

刘骜刚刚满二十岁，即位不过一个月，他竭尽心力，才把父亲孝元皇帝的丧礼主持稳妥，不出岔子，又安顾了新老臣子，还未来得及制定什么施政措施，就面临着这一大堆的指责了。这里，就有好几份奏折认为这种黄雾是天象异兆，是上天的震怒，必是皇帝失德，要求皇帝反躬自问。

刘骜最怕的就是这个。百姓民生如何，都可以召集众议，找办法解决，该赈灾的赈灾，需救济的就救济；而大臣总要求他为天象承担责任，这才是他的烦恼。他能承担什么呢？他管得了天下，还管得了天上刮风下雨吗？这又不是他的错。这难道就是让他当皇帝的意义吗？刘骜有点愤愤然。

再说，大臣们对他有意见，认为他失德，是由于他过于重用王凤，只因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是他的舅舅。对此，刘骜无可奈何，只能去找他的母亲了。

这个时候，王太后正在寝宫里梳妆。她身边的宫女扶好菱镜，王太后照着镜子，紧紧地端详着自己。镜子中的那个女人，依然唇朱眉碧，丰润秀逸，她不禁有些得意。其实我也不过才四十岁。看着看着，王太后又发现，毕竟是老了，眼角眉梢间已渐渐生长出凌厉之气。她侧过脸去，用指肚轻轻地抚着眼角，睨着眼，试图看清那鱼尾纹。还好，并不明显。可她不知道，那种在生活中训练出来的戾气，比皱纹更能雕刻出一个人的衰老。水滴石穿，最后血液里都流着怨妇的毒素了，那张冷厉的脸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训练出来的。

王太后有点灰心，定了定神，往脸上补了点粉。刚好，在镜里远远就看到她的儿子过来了。

王太后先就笑了，说："皇帝来得正好，我也正想找你呢。"

王太后跟刘骜说的是劝他广纳妃嫔的打算。刘骜虽已纳妃，但还没有子嗣，二十岁，也不小了，她想趁着他刚刚登基，在民间采选良家女子，充实后宫。还告诉他，这也是王凤的意思。刘骜听到王凤也是这个态度，就笑笑说："母后既与大将军意见一致，那又何必再问朕呢。现在还没有立皇后，后宫的事情，还是暂且由母后做主吧。"

"对了，"王太后像是想起了什么，"你还记得有一位名叫班伯的中常侍吧？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不仅饱读诗书，德行出众，而且容貌也十分俊秀。"

提到班伯，刘骜想起这个与自己一样大的青年，以前一起师从博士师丹学习《诗》，只不过这个人太沉默，刘骜与之并不投契。他答道："是，朕不久前刚在宴昵殿上拜班伯为中常侍。王凤舅舅曾向朕推荐过他，群臣也都认为他是个人才。"

王太后点点头："嗯，你舅舅是看重他。班伯的父亲班况也是左曹越骑都尉，班家算得上家学深厚，我觉得，你可以把他的妹妹征召入

宫。”

刘骜心里冷哼一声。又是王凤，他连我娶后纳妃都惦记着呢，手都伸到后宫里头了。不过，刘骜没有表露出来，只是对王太后说：“母后既然亲自举荐，那当然是不错的。朕回头就交给掖廷丞去办吧。”

王太后回身叫侍女拿来盥洗用具，留下刘骜在长信宫用午膳。刘骜回过神来，侍女伺候着他洗了手，用热水敷了脸，又拿来铜镜。刘骜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他一下子明白了，他与班伯，其实长得有几分相像。

从没有人敢说臣子与皇帝长得相似，他自然也未曾留意到，然而，他对班伯这个人，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感。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张相近的脸?

王太后也在看着他：“怎么，皇帝又有什么事不顺心了？”

《长信宫词》 许后(2)

“母后怎么知道？”刘骜端坐起来。

“皇帝现在是比以前稳重多了。但你毕竟是我儿子，怎么能瞒过为娘呢？”

刘骜笑了：“母后，有一件事，朕委决不下，又怕你担心，特意先禀知。你也看到了，现在到处都是黄雾，朝廷大臣纷纷上奏议，认为这是阴盛侵阳导致的，怀疑这昭示了外戚的势力太大。他们都说，是因为王凤舅舅太过专权，上天不满，才导致这样的异兆出现。”

说实话，刘骜内心对这些说法深以为然，他的舅舅们声势煊赫无比，连他也压不住。刘骜即位后，按惯例，马上封母亲为皇太后，她同父同母的亲哥哥阳平侯王凤被封为大司马大将军，并领尚书事；另一位哥哥王崇也封为安成侯，食扈万户；其他的兄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则全都封为关内侯；而王凤总揽朝政。他虽然并不想他的舅舅们权势过重，可是也不敢拒绝母亲。

眼下，看着母亲的脸色渐渐阴下来了，刘骜又赶紧往下说：“母后不必担心，朕不会真的处分舅舅们。舅舅们是朝中重臣，如果没有他们，我怎么能降伏朝中那帮先帝留下的老臣子呢？禀知母后，就是不想让你听到非议而疑虑寒心……”

刘骜心里有点发慌。就在早朝的时候，刘骜刚刚驳回他的老师、光禄大夫张禹的请辞。他不让张禹辞职，要他继续担任尚书的职位，就是想牵制王凤，防止王凤的势力进一步扩大。要是母亲知道了自己用心这么深，她会怎么想？刘骜只得硬着头皮说下去：“朕先向母后坦告，是想让你放心，也是希望你能否提醒一下舅舅，别让朕太为难……”

王太后直视着他：“骜儿，这种话是谁说的？”

刘骜嗫嚅不出声，过一会才说：“这就不必母后操心了。众人均在朝堂之上禀直而言，朝中大臣纷纷附应，舅舅当时亦在场。”

王太后一时说不出话来，大概是在想措辞。停了一下，她说："骜儿，你是不是也跟那些大臣一样，认为你的母亲与王氏一家眷恋权位？你错了，我不喜欢。我只想平静地过安生日子。可你要知道，如果朝中没有你的近亲，没有你自己的股肱大臣，你这么年轻，根基又这么浅，如何能够让天下信服！你不坐好这个位置，你以为会有安宁日子吗？这二十年来仰人鼻息的生活，你难道还不曾受够吗？"

刘骜只得挨着母亲，刚刚抬起头，想要劝说母亲，竟然看见她的脸庞上有两行泪水，滚滚地滑落下来。

他有点纳闷。这些年来，母亲谦恭少言，坚韧温驯，多大的委屈都吞得下去，多苦多凄惶的日子都能熬过来。现在就为了这么丁点事，当着儿子的面掉眼泪。看来，母亲要用眼泪证明她的强悍了。

刘骜一看到女人哭就心软，哪怕这个人是她的母亲。有人弹劾王凤，明明她内心只有三分的怨气，可不知为何，她却当做七分来发作，眼泪哗一下就漫了出来。她分明在蓄意失控。这么多年了，王太后不敢流露她的不快，不敢哭泣，时时刻刻担心背上"怨望"的恶名。太累了，等了这么多年了，她的眼泪才敢流出来。

刘骜只得伏地赔罪，久久不敢起身。他一再向母亲保证，一定会保住舅舅，而王太后只是不说话。刘骜又何尝好过。他来之前的勇气和决心，被母亲的几滴眼泪都冲洗得干干净净了。

结果，这一顿饭吃得心事重重。

即位方才一个多月，刘骜已经有点厌倦了。他的权力并不如想象中的大，而且，它需要通过一种精确的、对各种关系的权力制约才能获得。

还在三岁的时候，刘骜就被父亲孝元皇帝刘奭立为皇太子，母亲也被立为皇后。但这十七年的太子生涯，实在是太漫长了，也滋生了无数的危险。刘奭只偏爱傅昭仪，她的儿子定陶王又有才艺，刘奭便一直想废太子改立。王皇后失宠，太子刘骜受冷落，已是宫中和朝廷上公开的秘密了。谁又比谁傻多少呢，大家分明都猜测出来圣上心里

的天平已经倾向定陶王了，不过时机未到，谁也不敢轻率地表态。越是在这种关头，群臣在太子及定陶王、中山王诸位王子中就越不敢下注。谁都不敢用力，包括傅昭仪和王皇后，结果，这种尴尬延续了多年。

元帝素来有仁厚的名声，可是这些年来，刘骜在父皇的威严之下战战兢兢，汗不敢出。

对能否继位，本来刘骜内心并不那么在乎，大不了回封国做个逍遥王子。但他知道，母亲王皇后非常在乎。王皇后虽位列中宫，然而自从封了皇后以来，便很少见得到皇帝了。皇帝对傅昭仪、冯昭仪的宠爱都远过于她。这么些年，王皇后隐忍不发，忍得牙龈发软，忍得笑脸都像浆洗过的皮革一样结实。为了母亲，刘骜必须成为天子，别无选择。在父皇去世当天，正式接过玺印那一刻，他还有点恍惚，甚至潜藏着一丝被强行按捺的欣喜。那时，刘骜还以为，当太?时的隐忍、压抑与卑微的日子，从此将彻底告别了，他将自由。

然而很快他就明白，他错了。

就在第二天早朝，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再次上奏，声称太后诸位兄弟，通通都没有功劳而封侯，有违高祖非功臣不得封侯的约定，所以上天才显示异常，黄雾就是老天的警示。而王凤，这次居然不辩解，当众请辞，上书乞骸骨。

看他神情朗朗，哪里是告老还乡？刘骜心里很不痛快。王凤是有备而来的，他在威胁我。在朝中，舅舅公然辞职，我怎么敢不挽留？不挽留岂不是要昭告天下我和太后的矛盾？刘骜不仅不准辞，还把所有的过错都一力扛在肩上，承认天象异常都是因为自己执政日浅，年幼无知所致，下令谁也不得请辞。

其实，阶下的大臣，全都嗅到刘骜话里负气的味道了。刘骜也知道这一点，可他是故意的。

黄雾还是绵延不绝，一切都是糊的、虚的，浮游在空中，在每一个角落。大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每个人都恨不得把自己藏起来。那

些黄雾似乎把所有的声音都吸收了，整个未央宫，静得像一块铁。

《长信宫词》 许后(3)

不能说他当上皇帝的生活没有变化。包括在对待太子妃许□的方式上，刘彘也添了许多烦恼。刚刚登基，百事俱烦，哪里来得及封皇后，可是许□已经整天纠结在这个问题上了。

其实，他心目中的皇后人选，除了许□不作他想。可是刘彘不能刚刚即位就马上册封皇后，那不合适。如果这么干，他甚至都能想象诸大臣的奏折上会怎么说：先帝山崩不过半年，即行封后大典，陛下有何仁孝可言？难道陛下的封后之事，比百姓的减免赋税还急切吗？朝中职责未明，陛下便擅行立后，岂非重女色而轻社稷？

奈何女人是不需要道理的。刘彘不由得叹气，怎么连许□都这么难以理喻。她饱读诗书，熟知历史，先帝刘奭对这一点很满意，认为这样的女子能母仪天下。这几年来，刘彘也很迷恋她，不必念书的时候，日日在桂宫里与她厮磨。她那么轻，那么暖，抱着她的时候，刘彘不舍得动脑子，哪里都不想去。

可现在的许□再也没有他当太子时的隐忍谦和了。许□说："陛下，我觉得你变了。"

"哦？"

"当了皇帝，你更不快乐了。看你老是皱眉，这样我会很心疼的。想替你分忧，又不知该为你做些什么。"

她的甜言蜜语就像一双细嫩的小手一样，轻柔地抚摸着刘彘的心，刘彘更抱紧了身边的这个女人。可许□又接着说："你最烦恼的还是王凤吧？"

刘彘看着怀里的许□，不说话。许□接着说："臣妾真的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能及早封我为后？那样，你就可以封我的父亲了。比照前朝旧例，卫皇后之弟卫青将军，就比王太后的兄弟王信权势更高，皇后的父亲当然要比太后的兄弟地位尊贵。那样，就可以有人来牵制王凤了。"

叹了一口气，刘骜说道：“我会的。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刚刚登基就立后，会有人议论的。”

许□不高兴了：“你是皇帝，怕什么议论？为什么一说到这，你总是推三阻四的？你心里已经不在乎我了吗？”

“怎么会呢？”

许□的声音越发尖了：“算了，你明明已经不爱我了。自从三年前我们的孩子夭折后，你就不爱我了。你不听我的建议，不理会我的劝告，只重视你们王家的亲戚。你还悄悄地宠幸王凤举荐的张美人，当我不知道吗？”

“好了好了，这上次你已经说过朕了，朕再也不去了，还不行吗？”

“哼，那你借着醉又召了两个歌姬陪宿呢？还有姓王的宫女呢？你这个骗子！骗子！”

刘骜看到许□又歇斯底里了，只好百般抚慰。

他多爱许□啊。当太子的这些年，刘骜只立了她一位太子妃，再无别的宠姬，连良娣都没有立。他的母亲对他专宠一个女人已经很不满了，但刘骜一心一意只想讨许□欢心。可是许□，老是在抠这些细节，她为什么就不能明白呢？

许□的眼泪也流下来了。她觉得自己的心胸简直像晴朗的夜空那么广袤和宽厚了，她已经足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可即便如此，她还是忍不下去。刘骜陪她的时间越来越少，女人越来越多，政事越来越忙，他的生活婀娜多姿，而她，只是其中很不重要的一部分。现在，刘骜自顾自地长大，成熟了，她却被排斥在这个过程之外。他的悲与苦，竟然与她没有什么关系。

——他是我生活的全部，而我，对他来说却微小如尘芥。每当许□想到这一点，她就忌妒得发狂。她很想尽一切努力来吸引他的注意。如果她只能微不足道，那么，她也要做一枚针，让他有痛感。

许□出生于一个外戚世家。元帝刘奭的母亲恭哀皇后也姓许，出身低微，被封为皇后没多久，就被霍光的妻子毒死了。刘奭因为悼念母后，特意选许后的侄孙女、平恩侯的三女儿许□为儿媳。那时才十六岁吧，许□第一眼看见刘骜，就看到他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亮。她抓住了他眼神里的雀跃。她知道自己是美丽的，整个人都正在盛放，柔软得仿佛饱含着氤氲的水汽，她便越发咬着一股劲，把腰身挺得更傲慢，更矜持。在那个夜晚，许□看着十七岁的刘骜，她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一张虚弱而压抑的面容，这张脸上全都是伤痕。许□独自一人看到了这一个刘骜，属于他自己的刘骜。她内心对这个少年充满了柔情蜜意。

就像每个浪漫的少女一样，许□也会没来由地眷恋着恋人的忧郁。她们以为，这样的爱从此就有了拯救、纯洁、高尚的意味。

在登基之前的数年里，刘骜一直被大家视为酒色之徒。只有许□相信他。她理解，在太子之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刘骜当然只能日日喝酒行乐了，半是借酒消愁，半是韬光养晦。不仅相信他，而且在刘骜犹如一头困兽的日子里，两人是相依为命的。这种亲密感，是其他只知崙妍夺艳的美女们无法替代的。许□满腔都是蓬勃的母爱，随时献给他。

不过，现在这些好像都不作数了。刘骜当上了皇帝，似乎有了更重要的东西，有了自己的主张，许□把不住了。

《长信宫词》 许后(4)

未央宫的东边是明渠，明渠的西边密密地排布着一座座院落，集中住着后宫地位较低的嫔妃和宫女，班媞就住在这里的扶荔宫。扶荔宫不大，一间主殿一间主卧室，旁边两排小耳房。按品佚，她身边除了粗使仆妇和丫鬟以外，只有两个贴身侍女：十六岁的李平与十四岁的郭宝儿。

班媞一进宫，就与数位良家子一起，被封为少使，接过了册书和绶仪。少使，只是整个汉朝妃嫔体系中爵位最低的一级；在后宫，除皇太后、太皇太后、皇后以外，妃嫔的地位完全是按照朝中官员的等级爵位来编排的。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婕妤视上卿，比列侯；而少使的俸禄只有四百石，比公乘。其余陉娥、傛华、美人、八子、充依、七子、良人、长使等人各有爵位，此外还有无爵位与无封号的各等妃嫔。在后宫，班媞也和大家一样，名字被隐去，被通称为班少使。

扶荔宫里太安静了。李平与班媞的性格都文静沉稳，话不多；幸好还有天性活泼的宝儿，没个消停，才给板滞的生活增加一点颜色。这里有个小院落，原本只栽了几丛竹子，班媞不愿意园子里太寡淡，让宝儿请尚方令买了一些花种和花籽，每天闲来无事，她便和宝儿一起，在小院子里松土莳草，修修剪剪。这多少能让她重温上河时的生活。班家的花园是远近闻名的奇异园，是班媞的母亲田氏遍集各式奇花异草整饬起来的。她对植物没有母亲的耐心和偏爱，不过在宫中乏味的生活里，闲花野草也可聊解寂寥。

班家是雁门楼烦的大族，祖上班壹是整个北方的一个传奇，班况的曾祖班孺、祖父班长、父亲班回，都以才学及任侠著称，名重一时。班况也没有辜负这个传统，尚在年少时才华便传遍乡野，举孝廉为郎，二十几岁就担任上河农都尉，蒙元帝恩典，举家迁至北地郡上河。而当时田家，则是上河地区的富户，好几个县的缫丝全都由田家

供给，田家小姐雯是有名的美人，经文书算，无不精通。一对璧人才貌相当，被视为上河最均衡美满的一段姻缘。

在这样的书香世家里，班媞自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然而也有缺憾。她的青春期似乎比别人要更漫长，因为班家迟迟都没有找到合心意的人家能把她许配出去。班媞还记得，在她四岁的时候，就要开始面对无休止的习字和没尽头的背诵了。班媞和哥哥班伯、班斿、弟弟班稚一起读书，一起背书，一起挨板子，一起罚站，并没有因为她是女孩而有任何懈怠。她的手指头总是被母亲敲得肿肿的，她的眼里总是窝着汪汪的泪水，一边抽抽噎噎地哭着，一边咬着牙，继续写。当女伴都在扑蝶和赏花时，班媞在背书；当女伴都在绣花做针黹时，班媞还在背书。父亲很少有时间教她，还专门给她请过一位闺塾师，不过真正执教的却是母亲。母亲在她眼里才是强悍有力的。

她那时一直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那么严厉。平心而论，从小开始，班媞就喜欢认字，喜欢看书，喜欢读诗；她喜欢竹简青涩的气味，吱吱发酸的清香，还有糅合了墨迹的甜腥气。但她不愿意被母亲胁迫，越是母亲要求她去背的书、练的字，她却越是惫懒不肯。这样的执拗坚持了多年，终有一天，十二岁的班媞因为没有流利地背出《女师》，母亲叫侍婢用戒尺打了她二十下手掌心。那时她就没有哭，打死都不肯哭。可是，母亲后来搂着她，无声地摩挲着她的手，自己哭了。母亲的眼泪一滴一滴地敲在班媞的手背上，呜咽着说："我的媞儿，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为什么这么固执？"

那次母亲说得很多很多。母亲严厉，是因为希望你能懂得，哥哥他们还能举孝廉，出任官职，而你，除了聪明睿智，别无他法。只有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学习，你才能够不被蒙蔽，不必盲从，你才能真正成为你自己。

母亲慢慢地说着，仿佛不是说给这个小女孩听，而是说给自己听。可这次，班媞听进去了。其实她并不懂得母亲的话是什么意思，但当她看到了母亲的泪水，她知道母亲是真正爱她的。班媞便放弃了

那种幼稚的反抗，好好读书。很快，她惊人的观察力与理解力便凸现出来。十三岁以后的班媞，天资颖悟，显然超越了母亲。十五岁的时候，班媞凭着才识，在一方已经小有名气了。

可惜，女人有才能有什么用？班媞感觉到，在这个金童玉女童话中的母亲，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快乐。母亲的一辈子都在操劳着几十口人的饮食起居，在父亲辗转各地任职的过程中，独力抚养了四个孩子，已经完全没有精力吟风弄月了。况且，她所说的才识并没有给她的现实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反而让她更难以和现实融合，徒增怅然。母亲虽说是嫁给了父亲这样的好男人，可是却不见得舒心，总是在咬着一口气，不知道在跟什么较劲。班媞不理解为何母亲还那么一厢情愿地希望她好好读书。

如果不入宫，班媞的命运大概会跟母亲的一样吧；而且，那还是运气好的一种。那种生活，大概是天底下最常态的姻缘，平淡，不美满，充满细碎的小龃龉；然而，也说不上哪里不好?

现在的日子太闲了，班媞常去修理那个小花园，也常常会想到上河，想到母亲。与其说是回忆，还不如说是对她未曾经历的人生岔路的一种揣度。在深宫里，班媞觉得一眼就能看到自己三十年以后的样子。要说不幸，也不是。只是没有方向没有目的，终日无所事事，耗着，干等着。虽说每个人生都不免无聊和虚无，可是就这么长久地无聊下去，没有盼头，终究难过。

幸好还是偶有欣喜。这天下午，有黄门到扶荔宫送来王太后的手谕，手谕说，经王太后特别恩准，以后，班媞只要事先向中人通报一下，就可以前往石渠藏书阁看书了。

这是班媞半个月前提出的请求，终获应允了。听到这个消息，她的心情马上好了起来，立即重新梳妆准备出门。

第一次，当小黄门把班媞引到石渠阁那间最大的书房的时候，她的心跳像是停顿了一样。眼前这座就是她在幼年时已经向往和倾慕的帝国图书馆啊。下午的光线从窗棂中浸过来，漏在地面上，隔年的灰

尘在光柱里雀跃，班媞看看这里，看看那里，难以掩饰她的激动。简册浩如烟海，班媞的手指轻轻地抚过那些陈旧的竹简。我的到来，吵醒了它们吗?

每隔一两天，班媞都会带着李平来到石渠藏书阁。每次她都坐在固定的位置，一册接一册地抄过去。她看得很慢，读着读着，她就放下手中的简册，把手扣在字迹上，望着空中发呆。那是她又遇到好书了，不舍得用力读下去，不舍得一下子就看到尽头，需要喘口气。

班媞觉得内心有了一点依托。不知不觉，几个月就过去了。

《长信宫词》 许后(5)

建始二年正月，刘骜正式下诏，封原太子妃许□为皇后。

正是隆冬季节，天色未大亮，文武百官已身着朝服，持笏肃立在殿前广场的甬道两边了。嫔妃们也身着朝服盛装，候在前殿，依品级高低列队，班媞位列于嫔妃的尾端，与众人一起跪拜迎候。许□在数位嫔妃的陪侍下，由黄门引导着升阶登台。她站在大殿的最高处，接过了玺章，系上了与皇帝相同的黄赤色绶带。然后，和刘骜一起端坐在龙椅上。

班媞不敢抬头细看，但她眼角余光里瞥见了皇后。许□昂着脸，不笑，头顶的高髻上插着的金步摇微微地颤了颤，像泪滴一样稳稳地坠下来。

仪典非常严正有序，有多位专门的礼仪官在一旁指导就位。班媞也在蚁列的人群中，一步不敢走错。她从没有看到过那么盛大威严的场面，没有见到过那么多的人，也不曾见到过那么多绷得紧紧的脸，一簇簇地浮现。接下来，是太乐在奏祭祀乐歌《安世房中乐》，钟鼓齐鸣，宫伎齐舞。一时间，整个大殿中，直至整个天空下，都布满了繁管急弦，舞袖翩跹。

班媞夹在旁观的花边上，就像一颗沙砾，或一只蜉蝣，显得多余。她和每个人一样，谨慎地微笑着，嘴角以固定的弧度优美地向上挑着。笑着笑着，这笑容慢慢就硬了起来，像是不属于她的了，有了自己的生命。

好不容易等到皇后告庙完毕，队列返回宫中，椒房还要广开筵席，后宫妃嫔基本上都要去赴宴。那一顿饭，虽然奢华，却吃得漫长而寡淡，谁也没吃饱。直到晚上，大家才得以应酬完毕，纷纷散去。

班媞回到扶荔宫，卸妆盥洗之后，独自捧着卷《德象》读了两行，再也读不下去。班媞吹熄了宫灯，倒在床榻上。然而，黑夜里，她的眼睛却开始慢慢地亮起来了，心神越来越清楚。

许□美吗？在宫里，也就寻常吧。班媞刚到宫中受册封时，曾拜见过许□。她只记得这位新皇后长着一张粉白的脸，肌肤晶莹剔透，眉眼细细俏俏，眼皮还有点微微浮肿，不算漂亮，只是气质很好。班媞不由想到了自己。美是美的，她是典型的剑眉星眸，而且唇红齿白。可是，和柔和的许□相比，班媞的美太响亮、太干脆了，甚至太健壮了。如果刘骜喜欢许□，那又怎么会喜欢她呢。她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

眼泪不觉涌出来了，暗夜里，班媞也懒得把手从拢着的被窝里伸出来擦了，便任由它热腾腾地流着。在她入宫后的半个月，刘骜曾经召幸过她，也仅此一次。那是初次承欢，才过去半年，记忆却似乎很模糊了。它对她来说既没有痛苦，也不是快乐，只是与她的日常生活无法衔接；刘骜对她而言，太陌生了。

那时，新人太多，班媞并不是刘骜御点的。汉宫制度，除了皇后可以每五日一次地前往皇帝寝宫侍寝之外，其他嫔妃，都必须轮次听候传召。如果皇帝没有特别的旨意，永巷的庐监便可根据簿册中的记录，推出当夜应当轮到御见的妃嫔。进宫半个月，班媞不过是按序被庐监点到，才有机会进未央宫。夜漏初刻一到，即有专职的宦者来迎；班媞作为侍寝者，梳妆打扮完毕，被引入禁中。

其实刘骜很年轻，很好看，修容俊脸，一点也不讨厌。第一个晚上，他们在寝宫里下了棋，喝了几杯淡酒，班媞知道那是醴醪，稠浊而香甜，不会醉。刘骜接着问她的家乡，问她的兄长和亲人，然而话题也就止于此了。把她铺在床上的时候，两人都还有点紧张。那个晚上，仿佛不怎么痛，可是也没什么乐趣。

班媞失望得忽然跌下来。之前，她以为是天崩地陷的一件大事，咬牙准备着承受巨大的创伤或者巨大的幸福。可是，它是那么的平淡，班媞早已为自己酝酿的悲壮感完全用不上。她只是恍惚，像梦游一样。看得出来，刘骜也对她有好感，让她留宿整夜。班媞睡不着，看着身边稳稳熟睡的刘骜，有点难堪。

不能否认，刘骜的身体很美，而且温柔，手枕着她，轻轻拢着她的脸，拂去她脸上的发丝，那么小心翼翼，生怕弄痛了她。然而，这毕竟是一个陌生人。她可以说服自己的理智，却说服不了自己的身体，两具肉体团在一起的时候，班媞只觉得无比尴尬，整个人都是僵硬的。名义上，我是刘骜的妃子，可是，这个人，一辈子我可能就见那么几次，就为了这个，我才来到这里的吗?

此刻，夜深得像淘一口枯井似的，到不了边。眼看着许□册封为皇后了，班媞忽然有种预感，她可能永远就是一位没有前途、品佚低微的少使了，由两个侍女陪着，一辈子也见不到别人，默默地老死。她再无欲无求，这种命数也不是她想要的。班媞有点绝望了。母亲，你教我认清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

班媞的眼泪又开始流下来了。她也不想去擦干了，任它呼呼地流。在一个活的坟墓里有什么可遮掩的呢? 她开始放任自己的悲伤，泪珠趴在脸上，辣辣的，像一道被碾过的车辙，又深又痛?

《长信宫词》 许后(6)

刘彘再次决定向王凤让步了。

丞相匡衡刚刚上书劝皇帝戒声色、整肃后宫，王凤就借着这份奏折，说许皇后太奢靡，太专宠，又没有子嗣。王凤不忿的哪里是许皇后呢，分明是针对她的父亲平恩侯许嘉。许嘉刚刚加封了三百户，又任大司马车骑将军，与王凤权势相当。刘彘知道，连匡衡那封奏折也是王凤指使的，可刘彘再不满又能怎么样？现在朝中大半都在附和王凤的意见了，没有足够的支持，他奈何不了王凤。再说，这是一直守着他长大，为他尽心竭力的舅舅啊，把他赶走，刘彘未必下得了手。

刘彘以优待的名义，劝许嘉辞去大司马车骑将军之职。许嘉是不敢有什么意见的，可是许□呢？刘彘一想到要对许□解释，就有点心里发虚。但如果现在不让她知道，以后就更难收拾局面了。他只得打起精神，赶往椒房。

开始，刘彘的言语还左躲右闪，寻找着一个合适的角度，竭力把所有的嘘寒问暖和冠冕堂皇的话都向目标合拢过去。然而，终究是要图穷匕见的，他还是要亮出目的的，还是要告诉她她的父亲将要被劝退的。果然，许□那张脸冲着他刹那就冷下来了。他甚至听得到她由笑脸转成冷脸时刷的一声："陛下凭什么？我父亲什么不合着你的意了，非要赶他走？父亲走了，我无依无靠，怎么办？"

又来了。刘彘只得搂住她，想安抚她。但许□只在他的怀抱里拼命挣扎，不肯就范。刘彘只好放手，他一放松，许□似乎更生气了："你眼里没有我，从来就不曾为我考虑过。你一直在利用我，牺牲我！"

刘彘也生气了。她耍泼也就算了，可是她不该说中他的心事，戳到他的痛处。刘彘一把抓住许□的手臂："你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你想不想看看你被立为皇后两个月以来群臣的奏折？"他让随从把准备好的奏折摊开来，拖着她的胳膊，扯到几案前，"看看，一份又一份，上

面写的都是什么？朝廷内外，谁不知你骄纵任性又奢侈？后宫这两个月光是衣料膏沐就有三百斤黄金之费，你看你带的好头！连匡丞相都认为这几个月来天象异兆是与你有关的，你也不反思反思！”

她气极反笑：“你难道信那些整天庸庸碌碌的大臣所说？刮风下雨，日食打雷，与我何干？这些不过是他们要除掉许家的借口罢了。你那个匡丞相，以前还勾结黄门石显呢，石显一倒台就落井下石，这样的人也配做丞相，哼！”

刘骜愣了一下，冷笑道：“用什么人做丞相也是你管的事？”

许□“嗤”了一声，轻蔑地说：“要我管我也懒得管。如果不是他们非要搅上我和父亲，我才耻于跟你的臣僚相提并论呢。个个文不能，武不成，钩心斗角，鸡鸣狗盗，只知道借着天象异兆做文章，干过什么好事？看到经业现在兴盛了，大家就一窝蜂赶去研究，一部经书解说能有百万言，大师多达上千人。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条利禄的门路。这就是你的那些朝臣！”

刘骜的愤怒一直冲上头。许□说得没错，可是，他不能纵容她。许□还在往下说：“我没猜错吧，要我父亲引退是不是又是王凤的主意？”他克制住自己，平静地说：“是朕的主意。”

许□又咯咯地笑起来：“陛下，你的好舅舅就要把臣妾往死里逼了，你倒跑过来做说客？王凤难道是为汉家宗室打算吗？他是为王家作打算。王凤怕我父亲凌越在他之上，欲除我父亲而后快。你还不帮我？你说话呀！你说话呀！”

刘骜看着许皇后那张粉白的脸，她的下巴好像忽然尖了起来。他的喉咙里涌起一种深深的绝望，又黑，又甜。他没有回应。他坐在榻上，眼睛放在许□的脸上，却又不看她，眼神是虚空的、缥缈的。

忽然间，大殿里就寂静下来了。许□也发现，刘骜已经不想跟她说话了。她有一点点胆怯。但又想，不相干的，我真的生气了，是他不对。

沉寂一番之后，刘骜开口了：“朕本以为你读史书、明礼义，能以大局为重，没想到你如此狭隘。劝你父亲引退是权宜之计，朕如果不作让步，说不定下一步众大臣就会上书废后了。你还不知利害，不肯收敛，难道想看到这样的结果吗？”

许□沉下脸来，不咸不淡地说：“你身为皇帝，连自己的皇后都保护不了，什么主张都不敢拿，只知被大臣挟制。随你的便吧。”看到刘骜被气得发抖的脸，她似乎觉得火候还不够，又添了一把柴，“陛下无话可说了吧？臣妾今天很累，那就恭送陛下。”

《长信宫词》 许后(7)

刘骜冷笑一声。是你非要把事情逼到无法挽回的，不能怨我。他抬起腿就往外走。

没过几天，刘骜派人到平恩侯府给许嘉颁诏，赐黄金二百斤，声称将军家重身尊，不宜操劳职务冗事，而以特进侯位列朝中。看起来是施恩，实际上，就是把许嘉的大司马车骑将车之职一道解除，朝政委任大司马大将军王凤执掌。

就这样，即位才一年多，王凤就全面掌握了政权；而且，王家子弟不仅担任了卿大夫、侍中等要职，连地方的州郡太守、刺史都是王家任用的人。对于刘骜来说，这太残忍了。王家的势力在他还没有来得及有阅历有能力的时候，像楔子一样打进了他的政治生活，再要拔出来，就难了。

然而，这未必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他差不多是一边抱怨着，后悔着，一边亲手签署了各式各样的许可。

经过这次风波，许□的心都灰了。在椒房里，她就一个人噙着眼泪蜷在被窝里。谁都不让进来。她不要安慰，也不想再听刘骜解释了。许氏一门才封了三位侯爵，气势不能与王家相比，现在连父亲在朝中都只剩一个虚衔了。以后怎么办？刘骜为什么宁愿听他舅舅的话也不肯听我的？我在他心目中还重要吗？

有时候，情话是不能挽回一切的，许□受够了。她从前总讥笑那些妃子整天争风吃醋，她曾经一针见血地对刘骜说过：“那些女人都是因为得不到皇帝的心，才想博点实利作为弥补。”她看不起那些失败者，她在精神上是高贵的，她只要皇帝的心。可现在许□发现，金银珠宝和功名利禄虽然不能证明爱情，可若是连这些都不肯给，那一定能证明没有爱情了。

此刻，对刘骜的恨涌上心头。她想掐住他，扼紧他，不让他呼吸。这样就清静了，听不见他讥诮的话，也看不到他不耐烦的神色。

想着想着，她无声地笑了，眼泪却一直滑下来，滚落到耳朵里，又热又痒。

可是，半个月过去，刘骜没有踏进椒房，而以前，这样的情况从没有超过三天。许□神色如常，但她觉得自己好像一天比一天脚软了，心虚了。她可以去找刘骜，可是，她不能。是他辜负了她，是他欠了她的，她不能主动迈出这一步。许□最担心的是刘骜要放弃她了。这个想法悬浮在她内心，行踪不定，她不敢抓住它，不敢认真去想，怕自己害怕。

这几年，许□任性野蛮，每次跟刘骜吵架，她的话永远是又尖又狠，攒足了全身的力气，专挑他最脆弱的地方刺。如果语言也能变成一把匕首的话，她的话刺过去，句句都会插入他的心口，没至刀柄。每次，这样的场面都会把宫女们吓得半死。你以为她就不怕吗？可是，她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无法自控。幸好，刘骜还是那么喜欢她，每次没过多久，这对怨偶总会相对垂泪，然后和好如初。大家也都习惯了。

然而，这次似乎来得更严重些。许□没有哭没有闹，她开始有了恐慌。她觉得大家都在暗地里笑话她失宠了。以前许□压根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但这十余天，这两个字却时不时会浮出来。太可怕了。她简直不能想象，那些从来未曾被宠爱过的女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因为在刘骜不再理会她的那些短短的时日里，她竟然痛苦不堪，焦心如焚，烧得她嘴唇干裂，眼泪汪汪。她整夜整夜地哭泣，一个人埋在被子里，是那样的紧张。

许□觉得自己就快挺不住了，快要向他屈服了。可这个时候，刘骜来了。当许□带着两位宫女从偏殿出来的时候，迎面走来一个人，正是刘骜。她没有收住自己的脚步，还在想要不要施礼；但是刘骜大跨步走了过来，在她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之前，一把环抱住了她，把她埋进自己的怀里。

就在刚才，许□还在咬着牙，想着再也不要理他了，再也不能原谅他了。可现在，她立下的咒愿哆哆嗦嗦地坍塌了。她在刘骜怀里不停地哭，她受了天大的苦，有人来安慰她了，她更要把她的委屈像山洪倾泻一样，肆意横流。不不，不是委屈，是壮烈。许□把头埋在刘骜的肩膀前，把所有的眼泪鼻涕全都涂抹在他的衣服上，还一个劲地往里钻，像是在寻找一个可以安放她的入口。

看哪，他还在爱我，他那么爱我；我说过的，他还是爱我的！

刘骜也在哭，他紧紧地搂着许□，搓揉着她的头发，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两人都在喃喃地耳边倾诉着，安慰着，都听不清对方的嘟囔，也不知道自己要说的是什么。

我们又在一起了。你再也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不再像疯狗一样乱咬人了？不敢了。你再也不抛下我一个人了？这些天我好害怕，好害怕。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一直在等你。我也一直在等你……

他们在对方的身体里感觉到了自己的体温，就像一床被子那么暖和可靠。啊，我们是多么幸福！幸福！

《长信宫词》 许后(8)

在石渠阁里，班媛意外地遇见了许皇后。那时，班媛已在这个藏书阁里度过了整整一个秋冬。

班媛习惯地坐在她的位置上，郭宝儿陪在旁边。面前就是那高抵屋梁的巨大书架，一格一格的竹简安安静静地码着。内官每天都会来这里打扫，定期清点，她常在这里耽迷于那些由竹简建立起来婉嫕优美的世界当中。班媛本来不是一个诗意的人，但这种寂静和荒无人烟的感觉，常常让她感觉安宁。

这时，外面传来了黄门的通报。皇后驾到。

许□仅带着两名宫女，款款地过来了。班媛行过礼，站在一边，低下头说："臣妾不知皇后殿下驾到，有失迎迓。"

许□拖着紫绫缕花的裙裾，走近班媛，忽然把右手伸过来，拉了一下班媛的手。这种温和与谦逊，班媛太意外了，手闪了一下，便顺势接过皇后的手。不料皇后只是蜻蜓点水一般拉了一下，一边又把手从班媛那里抽回来。

"班少使，听说你常常来这里看书？"许□一边问，一边侧过身，就用那只右手轻抚过一排排的书简，眼神轻飘飘地扫了班媛一眼。

"回殿下，是的。"班媛谦卑地回答着，心里却还在猜度刚才许皇后的那一下抚摸。班媛耿耿于怀，她觉得被许□那只手轻薄调戏了。

"那你对这里的典籍一定很熟悉，请帮我找找京房《易》吧。我的中宫学事史什么都不懂，还说找不到。"许□说。

"刚巧臣妾看过此书，此书收在第十二排架子的第一格顶层。女史不知也不足为奇，殿下请勿深责。"

"哦？原来你也学《易》呀。"

"不敢。我不过是略略读了一读。《易》在我汉朝是显学，光是京房《易》就有好几种。据臣妾所知，石渠阁所藏的就有《孟氏京房》

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班媞一时技痒，忍不住卖弄了一下。

刚说完，她就有点后怕了。两个年轻女人话都说得客客气气，可是那些语言，就像两只手似的，抖抖索索地摸索着对方，寻找着软肋伺机下手。班媞后悔自己不该太炫耀了。

许□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可她马上就驱散了自己的尴尬，又拉起班媞的手，亲亲热热地说：“皇帝说你是宫中最有学问的，现在看来不假。”

班媞赶紧说：“皇帝过誉了，臣妾只不过粗通文墨；皇后的才学，臣妾也很仰慕，常常希望能向殿下请教，只是地位低微，实在不敢。”

班媞嗅到空气中似乎硝烟弥漫。太不寻常了。像许□那么喜欢排场、大肆铺张的人，经常开着一长串皇后仪仗招摇过市的，这次一反行事风格低调起来，必定有什么深意。班媞留意到，许□腹部微微隆起，正好验证了宫中早已通报过皇后怀孕的消息。这难免让班媞奇怪：她既尊为皇后，得皇帝专宠，又已怀种子，何必对一位品佚低微、不曾受宠的少使假以颜色？

不过，这次班媞见识了皇后，倒不那么害怕了。从许□外露出那种轻微的敌意和警惕中，就知道这个人直来直往，眼里藏不住东西。班媞感觉，皇后虽然骄躁，对她并无恶意，否则就不必老老实实地和她磨嘴皮子了。

随从把许□要找的书呈上，她令宫女收好，回过身对班媞说：“班少使，以后有空，不妨到椒房来请安吧，我也想找个人说说话。”说完，没有再看班媞一眼，便走出石渠阁，起辇回椒房。

班媞站在那里，说不出是喜是忧。不过很显然，许□摒弃闲人，跑来石渠阁，就是专程来找她，专门来刺探她的。班媞回想一下，自己入宫一年有余，刘骜不过仅召幸过一次，另外在众女官进宣时，在大殿里留下她问过几句跟学问书本有关的话，仅此而已。比她能讨刘骜欢心的宫人比比皆是。再说了，她的家族在朝中也谈不上有多大权

势，无论皇后是出于嫉恨还是出于结纳，大概都不会轮到自己。班媞越想越迷惑。

本来，在宫中班媞的生活很少与别人出现交集的。按她的性格，她对谁都客客气气，既不远又不近。她已经习惯这种平平淡淡，波澜不兴的状态。但这次，许皇后的出现，不知会意味什么。

《长信宫词》 许后(9)

班媞的猜测没有错，许□来石渠阁，确实是为了见一见她，打量一下班媞何许人也。

许□一向认为自己很了解刘骜，他是一个典雅多情而内心敏感的人。没错，有时刘骜会悄悄召幸其他妃嫔宫女，为此许也没跟他少闹过。但那些美貌的女子，刘骜都是随随便便一点封赏，很快就丢开手了。这么多年了，刘骜和许□的感情已积淀下来，两人又都喜欢研读义理史书，互相品藻论学，她与他是同类，别人不懂的。

是许□，率先觉察到有人穿插了进来，在她与皇帝之间。这些蛛丝马迹是逐格浮现的，它们不成片段，没有前因后果，但许□的嗅觉像触手一般，一把抓住了这些碎片。

有时很难理喻女人的直觉从何而来，肇因可能仅仅是一句话。那时，刘骜与许□手牵着手，身后跟着小黄门，捧着竹简，穿梭在宫苑亭林中，他们各自拈取了自己最喜欢的篇章聊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刘骜心念一动，脱口而出："她最喜欢的是《德象》和《女师》。"许□一惊："她？谁是她？"刘骜说："班少使。她是宫中的才女。没想到她襟怀阔大，有泠然之风。"说的时候，许□看见他轻轻地叹了叹，她立即闻出来了：那不是叹气，而是一种骄傲而自得的感噫。什么叫"她"？这是一种默认，通常是默契，是不言而喻，是无可替代。有时，这种信号微弱得连心动的人自己都来不及察觉出来。

等等。许□马上在脑海里搜索关于这位下等嫔妃的印象。她记起来，刘骜也曾提到就《诗经》请教过一位姓班的女官，许□那时并不以为意。班少使是谁？没有，她对这个女子没有什么印象。当时，十几位有封号的美人拜谒皇后时，她还曾特别留意了几位袅娜娇艳的丽人，但她们显然都没有讨得刘骜的欢心；她便不甚放在心上了。这些人里，并没有班少使。

等刘骜离开了以后，许□马上令中长秋调出班媞的资料。看完之后，她忽然不安起来。

刘骜睡过很多女人，近期还屡次召幸张美人和王美人。许□有时会忍，有时又会借此和刘骜吵闹，但这两个女人她都看不起，也不那么在意，更不必提那些偶尔沾点雨露的不入流的嫔妾宫女了。说实话，许□心里再不快，也不得不承认君王是可以和很多女人乱搞的，就算是皇后，她也没这个资格阻止皇帝。可是，别的庸脂俗粉也就算了，这个叫班媞的女人似乎有点不一样。如果她会是一个锥子，那我就不愿让她冒出来。

就这样，许□假装遇见了班媞。某种意义上，她是屈尊降贵，可是她沉不住气呀。她带着倨傲和一身的优越感，出现在这个低三下四的少使面前。这种见面方式明显是生硬的。但许□第一眼看见班媞，就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讨厌她。班媞并不算可爱乖巧，甚至还有点冷淡、傲慢，却不知怎的，把她的僵硬都消解了，这让皇后惶惑了，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挠着，可就是找不到在哪里。

班媞回到扶荔宫时，已是傍晚时分了。忽然，报告说许皇后派人送来赠礼了。班媞十分疑惑。礼物不薄，包括上用缎纱两匹、宁绸两匹、绫一匹、蓝潞绸一匹、织金一匹、单衣两领，外加一匹澄水帛。班媞曾听父亲提到过，知道这澄水帛是西域姑墨国的异品，天气炎热时，只需取澄水帛蘸上水，悬挂于上风口，满座遍体通寒，据说是因为其中有龙涎，所以能消暑。把这珍贵的澄水帛赐给她，总是要有理由的吧?

李平、郭宝儿在一边帮班媞把这些绫罗绸缎摊开，掩饰不住的欣喜。忽然，李平轻轻笑了一声："其实这些赏赐，对于皇后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班媞装作没听到。这个丫头，整天不知在想些什么，大概总是在永巷令署听宣，听到了什么闲言碎语吧。犹豫了一下，她还是让李平去椒房答谢，并致回礼。

《长信宫词》 许后(10)

几天后，正是三月三上巳节，这天也是嫔妃与命妇向皇后请安的日子。上巳节也叫祓禊节，本是祭祀掌管婚姻和生育之神高禖的日子，民间当做求子的节日。许皇后正有身孕，自然对这个日子格外重视。这天，她在椒房宴请了十数位嫔妃与命妇。意外的是，女官特地命品佚很低的班媞也一道前来。

班媞再一次见识到了皇后的奢侈。这不过是一场家宴，满桌却排满了齐鼋鱼、缕肉羹、沙鱼、排炊羊、香蕈丝、烧麋肉锅、鹿舌、鲟鳇鱼、芽韭抄鹿脯丝等种种，令这些贵妇们大开眼界。椒房的女官报一个菜名，班媞就心惊肉跳一下：这里不少品种，一道就等于她一两个月的俸禄了。

再看，这些食物都用金罍、玉觞、银器来盛放，精美异常。她还意外地看到了两只用来盛折叠奶皮的浅绿色的琉璃碗，这本是张骞通西域时传入中土的一种奇特材质，十分珍罕，即使皇宫中也不过寥寥数只，而皇后却把它们当做日常器皿装点心，毫无爱惜之意。这就是等级差异。比起册封皇后的那次盛筵，这次家宴显得更别致更精美，甚至可能更昂贵。班媞暗自揣度，这到底是许皇后的日常规格，还是一次刻意炫耀?

席中全是女宾，坐在上首的正是许□。面对大家的恭维和赞美，她含笑解释说：“上次椒房之宴因为是宫中仪典，有严格限制，由不得我做主，怠慢了诸位。这次希望能让大家尽兴。”一边说，一边用眼尾扫了一下位在下角的班媞。班媞低着头，装作看不见。

宴会后，为了助兴，大家玩起了投壶游戏。许□命人在花园正中空地上，陈设一只广口大腹的大铜壶，壶中装满又小又滑的豆子。这种游戏投中一支为一算，以投中之多寡来定胜负。许□率先开始。她盈盈地站在九尺开外，一手持一把长长的棘矢，另一只手轻挽着长长的袖摆，一支接一支地向壶中投去。她胸有成竹，不仅命中率高，而

且体态优雅。许□虽然已怀着四个月的身孕，但反而显得饱满丰腴，步履充满弹性，十分华丽。每次投壶，只见她酒红色的深领缣袍随着腰肢的摆动，幻化出另一种蓝紫色的光泽。

几轮热身过后，许□的兴致上来了，侧过身去，玩起反身背投的把戏，用右手越过左肩往后射去：那支棘矢，从许皇后的肩上稳稳擦过，直飞入壶口，微微震了两下，落在壶中。

虽是初春，远处亭苑的几株桃花已开得熙熙攘攘了，可仍有寒意。一阵风卷着料峭的春寒，刮得班媞打了个冷颤。抬眼看去，这里满园的贵妇人，脂粉氤氲，处处都是珠钗翠罗。班媞穿着一身交领浅蓝灰色镶牙绣罗袍，披一件银灰鼠毛长坎肩，也没有好的首饰，颜色过于素静，显得单薄。她就像在一串绚丽华美的乐章里，忽然掉下去的一个音符，抖搂着的都是不般配。然而，班媞是那么明亮、美丽，站在人群中，似乎变成她是矫矫不群的，似乎只剩她是对的。

忽然大家都感觉到了，班媞也意识到这一点。她若无其事地站着，心里恨不能萎缩起来，缩小，缩小，消失掉。幸好，许□每投进一支，旁边的宫女和命妇们都在齐声喝彩。许□带来了一个接一个的小高潮，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到她身上，无暇他顾。只听得花园里娇声细叱，连声音都显得芬芳腻人。

许□开始累了，微微地喘息，额头上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王美人示意皇后的侍女把手绢交给自己，亲手递给许□，笑着说："殿下，歇会儿吧。您有孕在身，小心为是。"许□随手接过，一边贴在额上，一边说："太医正劝我要多走动走动，这样对胎儿有好处。"她顿了一顿，眼光找到了躲在一边的班媞，"班少使，你来。"班媞想拒绝，说："臣妾不擅此游戏……"许□在女侍递过的金漆沐手盂里，用热水擦着手，冷淡地扫了她一眼，"今天是好日子，你难道要拂了大家的兴吗？"她的眼里分明就窝着一把刀子。班媞浑身上下飒飒地生起了凉风。

她只得接过那一把棘矢。

投壶一局每人四矢，刚才许皇后一人连玩两局，近侍也分给了班媞两局用的八支棘矢。班媞只得一支接一支地往壶里投。她觑准远处的壶口，用力地投过去，可棘矢一次又一次擦着壶口飞过了，偶尔命中的也被豆子弹出来。她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痛恨自己，手臂被坎肩的粗毛滚边所掣肘，无法自如地伸展，十投九不中。她不断地回忆和揣测着投壶高手许□的袅娜身姿，羞愧交加，整个身体就更加僵硬了。她的手，她的腿，她的身体，都是多余的，她不知该把自己往哪里塞。女官和命妇们开始还有寥寥几声应和，到后来，大家就聚到另一旁，围着许□，对皇后腹中的胎儿嘘长问短了。

侍女又给了班媞八支棘矢。她一个人，站在那里，一支接一支地投过去。旁边只有寥落的两位宫女，还有一位小黄门在收拾掉在地上的棘矢，没有人看她一眼。班媞脸上依然挂着笑容。最后一支，她轻轻地往壶里一送。中了。

就在这时，庭园的另一角有人?了一下掌。班媞朝那边一看，是刘骜。她欠身，向皇帝请安，那边一群莺莺燕燕也慌得连忙向万岁请安。刘骜望了班媞一眼，说："朕看了半天，你只有这最后一投的姿态是对的。"班媞站在那里，低着头施礼，含着笑正想说话，可是刘骜已经从她面前走过去了。她太狼狈了，简直希望自己不曾存在过。

她一下子被点亮了，明白了。许皇后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羞辱她的。她心里的恨意，像毒蕈一样密密麻麻地长了出来。

班媞还在赔着笑，可刘骜再没有看她一眼。他越过她直接朝许□走过去，在所有人面前，搂着皇后的肩；班媞看到，他的手停留在许□的胳膊上，还特意紧了一紧。许□压着嗓子，吃吃地笑。一群丽人蜂拥在他俩身后，班媞缓缓跟在人群中，端庄，优美，矜持地笑着。

她觉得自己完了。

《长信宫词》 许后(11)

然而没有完。

就在上巳节从椒房回来的这个傍晚，班媞心情黯淡地坐在小院子里，给刚刚抽芽的芍药浇水。按惯例，在天黑前一个时辰，每位妃嫔都把贴身侍女派往永巷令署听候宣召，郭宝儿也依例前往。其实，这不过是例行公事。皇宫里数十、数百、数千的妃嫔，绝大多数一辈子也不过被宣召过寥寥数次；更多的人连等待的心都死了。班媞也死心了。然而，就在这天，宝儿喜洋洋地回来禀报，说今夜皇帝要宣召班少使，要她赶紧沐浴更衣，准备召幸。

这个消息把班媞给呛着了。对于扶荔宫，这是喜出望外的荣耀，可班媞仍在苦恼和担心。为什么她每天楚楚的容貌、矜持的美丽刘骜视而不见，却在她狼狈而残败的时候召幸她?

班媞被带进未央宫，一直被送到寝宫里，中人撩开寝宫大殿的纱幔，示意她进去。里面没有人。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坐了，班媞只好端坐在床沿上。刚刚坐下，就看到纱幔被一只手拢开了，接着是一张脸探了过来。班媞的心里嘭嘭乱跳，果然是刘骜啊，他长得真是好看。她只敢看他一眼，就马上把目光朝地上探去了。刘骜走了进来，侧着身子也坐在床边，看看她。班媞也只能把身体转向他，小心翼翼地低着头，轻轻抿着嘴，让自己嘴角的弧线尽可能地甜美优雅。

刘骜居然盈盈地握住她的手，把她的手轻轻地搁到自己的胸口。班媞觉得有点尴尬，抬起头忽然看到刘骜正在怜惜地看着她。他的眼神是那么柔嫩，那么娇弱，像是怕目光会灼伤她。班媞完全是无意识地捕捉到他的眼神的，心里不由紧了一下。如果有含情脉脉这回事的话，大概这就算是吧。

这一夜，两人似乎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在刘骜的鼓励下，班媞甚至不停地谈起上河，谈起她的家乡，谈起她的母亲。她爱那个地方，那里的风沙、干燥、阴寒，甚至荒凉，都是美的。如果可以，她本来

希望一辈子不离那里的。刚说完，班媞马上醒悟了，低头说道：“陛下，臣妾失言，只是想念家乡……”

“你没说错啊。听你描述得那么好，我也想去你的上河看看。可是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长安，我从来也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的。”

班媞惊奇地听着。她发现刘骜说的是“我”，而不是“朕”。她甚至有点感激了。原来，他尊重她的话。

终于，两人退到了床上。刘骜慢慢褪去了她的衣裳，班媞把自己拢在被子里，仰面看着他也解开自己的深衣。她发现，刘骜长得真是好看。脊背是蜜蜡色的，皮肤很紧，在宫灯暖洋洋的照射之下，身上依稀有一层细密的茸毛，正泛着橙黄色的光晕。班媞忽然觉得自己有点不知羞耻，只好闭上眼。

感觉太过安静了，班媞又睁开了眼，居然正对着刘骜的一双大眼睛。似乎刘骜正在俯身研究她。她又看到了他眼里那盏小小的火苗，跳跃，燃烧，像是要把她看到骨头里。刘骜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把她的脸颊含在自己的手心里，班媞只觉得他的手滚烫滚烫的，身体也是热的。她转过头去，没有勇气再看他的眼睛，直到这个男人已经覆在她的身体上，慢慢地进入她的身体。

早晨，班媞先醒来的。她看到她和他都裸露着，光着的两双腿绞在一起，被子早不知什么时候被蹬下床了。床榻上两具白花花的肉体就这样铺陈着，在她看来十分扎眼。这么多年来，她从没有好好地看过自己的裸体，何况还有一个男人的？班媞有点受不了了。太淫荡了，本来这种场面是她连想都难以想象的。

班媞下意识地要摸摸自己发热的脸，忽然发现，过了一夜，她的手还被抓在刘骜的手里，他的十指，叉在她的十指中，你的依偎着我的，一个挨着一个，似乎十分缠绵。她不敢动了，不想惊醒刘骜。

这个人，怕是爱上我了吧？她被自己涌出来的这个念头吓坏了。可是，这个想法一旦滋生，就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吱吱吱地生长，摁都摁不下去了。

日子还是那样慢慢悠悠地流淌着，一点也不在乎当事人如麻的心事。班媞常把这段记忆拿出来温习，一遍一遍地熨平，检点哪个细节是被疏忽和遗漏的。她那天的投壶，姿势到底是不是难看？她笑了吗？可那时，她难堪得都快死去了，那朵笑容也像牛皮一样僵硬吧？那身衣服，她已经很少穿了，天气渐渐转暖，可她有时会在记忆里把它们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皱褶、每一个暗花都抚摸一遍。

《长信宫词》 许后(12)

班媞想起，第一次和刘骜一起度过的那一夜，竟然像个梦，一点痕迹都没留下。实际上，她那时也跟一截木头没有什么区别，对她而言，刘骜就是一个不认识的人。那种狼狈，她忘记还来不及呢。很久以后，班媞都不能接受自己已经破了身的事实。

可是，这一次不同了。刘骜那么依恋她，她想，她也是爱他的，刘骜就是她的男人。

许□快要生产了，因为曾流产过，现在便不再出门，也不再让刘骜近身，专心保胎。不过，刘骜每隔数天都会去看望她。与此同时，刘骜每天晚上都固定由班媞侍寝了。有时下朝过后，他会轻车简从地来到扶荔宫。有时，他们会整夜整夜地说话。刘骜总是要搂着她，在半梦半醒之间，他会在偌大的床上搜寻她，然后，用身体缠绕着她，包裹着她。

早晨，班媞醒来了，看到自己正枕在刘骜的胸膛上，他还没有醒，半边睡榻都是她散漫的长发，乌黑油亮的，像水草一样爬满了整个枕头。水红色的绢被，已褪至腰间。班媞悄悄爬起两步，把脸贴着他的脸。刘骜微微地动了一动，她还不敢动，可是，他的眼睫毛已经在她的脸上扑闪扑闪了，像含在掌心的蝴蝶正在翕动着翅膀。班媞被撩得痒痒的，也低下头，用力地在他的脸上扇动着睫毛。

“呵！”刘骜忍不住先笑起来，“你欺负我！你仗着你的睫毛比我长，就欺负我！”

那时，都是一些漾满了水的青春，满得都要溢出来了。

三个月后，也就是建始二年七月，班少使被加封为婕妤，从扶荔宫改迁到了增成舍。

班媞升迁很快。婕妤位比列侯，仅次于皇后和昭仪。这种地位颇为重要，宫闱内，妃嫔有各自的品佚，后妃之间的膳食、车舆、仪仗、冠服、头饰、生育，以及丧葬诸方面均享有不同待遇，处处都分

尊卑贵贱、等级高低。事实上，最宠爱的妃子常被封为婕妤，而非皇后，这几乎已是本朝皇帝的通例了。在后宫，班婕妤仅排在许皇后之下。她的父母班况一家，也因此致仕就第，从上河迁往富庶之地昌陵。此外，除原本贴身侍女李平和郭宝儿之外，班婕妤还可增配十六名宫女，仆人杂役另计。

后宫有八个区，增成舍在第三个区，比起扶荔宫的逼仄与窘迫，差别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增成舍右边是南北向的一条宽阔甬道，四面围墙，院落五进，院中种满玉兰及木芙渠，这点，也让班媞很满意。中长秋领着班媞去看正殿与偏厅，宝儿拉着李平，在新的宫殿里东摸摸、西看看，一边开心地旋转着，跳跃着。班媞笑着，没有制止她们。来到这个新鲜的地方，获得一个新鲜的身份入主这里，她也想叫，想跳，只是不敢而已。

待用赏钱打发了小黄门之后，增成舍终于安静下来了。班媞才留意到寝宫里有两道屏风。这里的趣味，似乎与其他嫔妃的寝宫里全是花鸟虫鱼的格局相去甚远。一道屏风，是在翠金色的杨缎上，细细密密绣着《九歌》的小篆；而另一边的屏风，则是在一种奇异的香木上，以螺钿镶嵌出《诗经•公刘》和《诗经•卷阿》等几首诗。这是班媞最爱的几首。显然，这是刘彘为她悉心订制的。班媞把脸贴在杨缎上，手指抠着那一个一个手绣的小字，有点昏眩了。

就在班媞被册封之后一个多月，许□诞下了一位小公主。虽不是皇子，刘彘也高兴得不得了。数年前，当许□还是太子妃的时候，怀孕了，也因为这个未来的小皇孙，保住了刘彘的太子位。许□在挣扎了两天两夜之后，产下一男婴，可惜男婴随即便死去。许□伤心得几欲绝食自尽，刘彘也整整一天水米未沾，陪在她身边。经历过这种痛苦，刘彘与许□都非常宠爱未央宫的第一个婴孩。刘彘又重新回到椒房，每天陪着许□，陪着这个小公主。

在小公主满月时，刘彘给许□赐了两百斤黄金，衣料一百匹，外加珍珠十斛，这已经超过了定规。更过分的是，他还为此大赦天下。

一时间，朝中又有人开始议论了。

《长信宫词》 许后(13)

这一天，班媞从石渠阁回到增成舍之后，李平告诉她，皇后的中太仆来过了，宣召班婕妤入椒房拜见皇后。

这是班媞被册封之后的第一次谒见皇后。该来的总归要来的，她终于到了独立面对的时候了。班媞深呼吸一口，仔细整理好妆容，带着宝儿，来到椒房。

椒房有七进，宫女把她引到前厅，为其奉茶，等待通报。整个殿堂灿灿灼人，全部髹为黄色，班媞猜测，这应该是为了对应汉帝国所尚之土德。班媞并不想东张西望，开始还谨慎地端坐着，目不侧视，可是四周的金碧辉煌都晃着光，撞进她的眼里，拦也拦不住。目之所及，所有器物都精雕细镂，屋里的房栊户牖，前院的井阑药臼都镀上金银；有一架屏风，架子是用玳瑁镶边的；最抢眼的还是眼前的那张圆桌，莹莹发亮，如果班媞没认错，那是以一块完整的寒玉制成的，桌脚还用金龟银垫支撑着。满室暖香，气息飘浮不定，弥漫着浓艳气息。比起皇帝寝宫，椒房显得更为奢靡华贵，班媞来过数次，但很少在正殿里逗留。一时间，她被这种气派打倒了，脑子里忽然一闪而过自惭形秽的念头。

宫人把班媞请进了寝宫内，许□正斜倚在侧敧上。她的脸圆了，手腕滴溜溜地露着半截，也肥润了不少。班媞上前行礼，许□让她起身，示意她坐下。班媞跽坐在矮几前，低着头说：“皇后殿下，臣妾本应及早拜见，但恰逢殿下喜诞公主，凤体违和，所以不敢造次。望殿下恕罪。”说罢，班媞朝许□深深拜了下去。

许□笑吟吟地说：“妹妹——”

这一声“妹妹”叫得悠长而暧昧，班媞听了很不舒服。许□继续说：“妹妹的册封我本也应亲临，可惜错过了。我还忘了恭喜妹妹呢，你有喜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班媞一惊，一颗心仿佛扑通一下就沉到了水底。她早就感觉得自己可能有身孕了，但直到今天正午太医才确诊有喜。太医应该已经派人通知皇帝了，不过，太后和皇后大概要稍晚才能通知到。就这么片刻的延误，也够要命的。班媞只得再次起身，叩拜谢罪："请殿下恕罪，臣妾绝非有意怠慢。我正准备派人通知太后和殿下。"

"知道。我身为六宫之首，这些事，你有必要瞒我吗？能瞒得过我吗？"

班媞不敢起来。皇后莫非是想给她一个下马威？又不像。要整她何必先预警呢？班媞大着胆子看了看，心倒是一寸一寸地放下来了。许□是一个清浅的人，情绪都写在脸上呢。

许□其实是后悔的。她没有想到上巳节小小地戏弄一下班媞，竟然成全了她，许□恨不得抽自己一记耳刮子。她要跟刘骜闹，刘骜又不吃她这一套，扑腾了几下，她只能认了。反正后宫又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只要刘骜还爱着自己，她就打算委曲求全了。她做事没什么原则，一边发脾气，同时也就张罗着找台阶下了，随时随地准备妥协。说好听点是刀子嘴豆腐心，说白一点就是色厉内荏。

"妹妹，我也替你高兴啊。"许□伸出手，示意她起来，一边又笑着说，"只怕你有了皇帝，有了孩子，眼中就根本没有我这个皇后了吧？"

一听到这样的语调，班媞就觉得许□实在没有皇后的气派。许□喜欢冷笑，眼神一挑，她的笑容冷得能让人长冻疮，她的话，也是句句都有刺。几回下来，班媞就适应许□的刻薄了。因为除了讥讽，她的态度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含义。

班媞正在想着怎么敷衍，不知怎的，许□的口气忽然松了下来，变得楚楚可怜了："妹妹，皇帝与你亲近，倒是好事。你懂礼义，有分寸，可以替我规劝规劝他。"班媞对皇后忽如其来没头没脑的信任有些不解了，听起来怎么都像虚情假意。她叫了一声："殿下……"

“有些话，我一直想找人说，可是，在这深宫里，我能对谁说呢？我能信任谁呢？”许□说，“我只愿意相信妹妹，妹妹是个读书人，又有见地，我和你一见如故。”

许□居然向班媞求援了，想摆脱自己的困境。她告诉班媞，现在，许家的命运堪忧，因为王家势力太大了，王凤又权倾朝野，她一见到皇帝两人就要吵架，没有办法说服他。听得许皇后掏心掏肺地信任她，班媞一时受宠若惊。猜度许□的态度，甚至有想和她结盟的意思。一时之间，班媞不能判断这是一个机会，还是一个悬崖。她含着笑容静止在那里，想。

许□看她还在思忖，盈盈地走了过来，亲亲热热地拉住了她的手。班媞感觉到一只绵软而微凉的手搭到自己的手上，它的主人在向她示好呢。她忽然就记起，在藏书阁里，许□曾用那么轻佻的右手，轻轻扫拂过她。班媞心里哼了一声，短促地笑了笑，就客客气气地说：“殿下过虑了。皇帝对殿下极为宠爱，谁能跟您争宠呢？朝中的事自然由朝臣去理会，殿下别太操心，身体要紧。现在您刚出月子，还需要好好静养，否则以后就难以恢复了。”说罢?班媞令宝儿呈上为女婴准备的童衣及礼物，笑说，“就算为了社稷，殿下也应该多保重身体啊。”

班媞似乎在装傻，许□也意识到这点了。可是，班媞的拒绝是柔媚的，轻盈的，她不好勉强。许□只能收下班媞无关痛痒的安慰话，命人谢过。

话题一旦岔开了，两个女人就自然起来；她们开始津津有味地探讨起孩子，幸好这个话题可以无穷无尽地绵延下去，足以掩饰两人的尴尬不安。

在回增成舍的路上，宝儿好心好意地安慰班媞说：“婕妤，不必着急。皇后刚生了小公主，婕妤也快要生了，也许，皇帝会看在小公主小皇子的分上，听你们的话，不再让大司马他们管事了呢？”

班媞实在忍不住了，放声笑起来。与一位十四岁的小姑娘谈政治，真是处处充满惊奇与意外啊。

宝儿被笑得莫名其妙，班媞也不解释，随她去。

《长信宫词》 许后(14)

一大早，恍惚间班媞像是听到了笑声。刚睁开眼睛，就看见刘骜的一双眼睛似笑非笑，逼近她的眼前，望着她。她有点诧异了，正准备起身，刘骜按住她的肩，然后用手指勾起她的小下巴，眨眨眼示意："媞儿，别急，等我画完。"一边说，一边竟用专门用来画眉的黛子墨轻轻地在她右边脸庞上浅浅地描画起来。

班媞脸上痒痒的，直想笑，又不敢挣扎；旁边的宫女燕喜也强忍着笑说："婕妤，不要说话，不要笑，否则陛下就画不好了。"趁着刘骜提笔的片刻工夫，班媞赶紧说："你们也不好好劝劝皇帝，这样闹起来，我们增成舍岂不是显得没规没矩了？"刘骜已经掰着她的下巴了："不许说话。"她只得闭上嘴，任由刘骜处置。

寝宫里，大家都伸着头看刘骜的手笔，偶然几声吃吃的笑声。班媞也不好再抗拒，索性闭上眼睛，不管了。

一会，燕喜和一群宫女便拿着两面菱镜过来了，大家都笑作一团。刘骜亲自取过菱镜，为班媞扶好。班媞很不好意思，仔细一看，左边脸颊画了一只小鸟，右边脸颊画了一丛竹林。班媞的肌肤雪白，眉目分清，睫毛浓密漆黑，唇色鲜润，用黛子墨在她的脸上作画，倒是别开生面。刘骜在一旁得意地笑："觉得朕这个妆化得如何？"一群女侍已在叽叽喳喳地笑开了："陛下画得真好。婕妤，不必洗脸了，就让姐妹们看看皇帝亲自给你化的妆吧。"

刘骜端详着她，笑了笑："朕觉得你与班伯长得很像。"班媞有点发窘，说："他正是臣妾的兄长……"刘骜打断她的话，"这个朕知道。所以朕才觉得你似曾相识，你的眉目，脸颊，与你的哥哥都有几分相似。"

班媞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才发现，她何止长得像哥哥，还长得像刘骜。真是诡异，她有点发闷。

顿了一顿，班媞正要说话，忽然，小黄门在外传报：“启禀陛下，中宫派人来了，说有要事求见。”刘骜正在给班媞匀胭脂的颜色，不耐烦地说：“知道了，一会就来。”

“陛下，此事非常紧急……”

忽然间，门口有位宫女冲进寝宫，扑通一声，在刘骜面前跪下来，放声大哭：“小公主薨了，皇后殿下昏厥过去了。陛下，求您赶紧去看看吧，陛下……”刘骜抬起就是一脚，踹开跪着的侍女；燕喜慌慌张张地把刘骜的外袍递过来，他一伸手穿上，直直地就往外走。

皇帝走了。

增成舍陷入了令人难堪的寂静，无边无际的都是沉默。班媞愣着，发了很久的呆。

她终于回过神来，吩咐燕喜：“给我准备梳洗。”她把脸上的小鸟和丛林，一并洗去了，然后开始细细地描眉。燕喜在慢慢地给她梳头，宫女们都不知道该干什么，看着班媞。菱镜里，班媞无喜无嗔，淡然说：“宝儿，给我挑一件素净的衣服，准备丧仪。一会我要去椒房。”

李平走上来，对班媞说：“婕妤，您已有五个月的身孕，此时去吊丧，不吉利吧？皇后这个人心思又重……”

班媞看了李平一眼，并不说话，又回过神来自顾自地整理仪容。李平马上就把后半句话吞回去了，也过来帮她。

班媞心里明白，无论好坏，许□很把她当一回事，从她身份低微时就重视她了。但她从来不曾回应过。这种时候，也该班媞表现一下了。再说，许□也够可怜的。几年前许□已经失去过一个孩子了。这一次，她怀孕时气血就不足，小公主出生了几个时辰都哭不出来，太医不得不冒险用药，这才救了小公主一命。可此后，这个小人儿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哭泣。小公主仿佛有着那么那么多的愁苦，几辈子都哭不够，哭得撕心裂肺，天崩地裂，像是随时都会哭死过去。为此，宫中动用了十余个奶娘，都无法止住她的哭泣，用一个，赶一个。

许□那么爱她，刘骜也那么爱她。可如今，小公主却告别了这个麻烦的世界。

李平悄悄走进椒房，正殿里已经黑压压地跪了一片，候在外面。她忙退出，让班媞一起从偏门进入皇后寝宫。

班媞示意宫女不要通报。事实上，也没人敢通报了。许□在床沿端坐着，脸上的脂粉已污，眼睛微微浮肿，没有哭，也不知道看着哪里。班媞不忍再看，悄无声息地走到她身边。

许□手里握着一双小小的婴儿袜。宫女刚送来了给皇后的鸽蛋羹，还冒着热气，班媞亲自端过来，站在皇后身边。正在沉吟着是否要喂她，忽然，许□一声没吭就站起来，伸手把羹汤一掀，反手给了班媞一记耳光。

班媞的耳朵炸了一下，整个人都被掀翻在地了。眼泪都争着赶着涌上来，班媞把头微微地仰了仰，没有让它流出来。而眼前的许皇后，脸对着她看，可是眼是空的，穿过她，穿过宫墙，一直看过去。

许□的眼泪又开始滚滚地?下来了。

忽生变故，身后的宫女又跪了一地；班媞镇定地爬起来，重新站在一旁，她只听见自己的心在怦怦狂跳。许□压着嗓子沉声说："班婕妤，你是来看我的笑话吧？太医说过我再不能生育了，再不能生育了！你挺着大肚子过来，是来刺激我的吧？满意了吧？"

"殿下，您要节哀。"班媞轻声说。

许□没有再说话。她又坐了下来，用力地抿着嘴，把流到嘴边的眼泪吃了下去。班媞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后面跪着几位宫姬，再后面，是一排跪着的宫女。每个人都被这种安静吓得心惊肉跳。

过了好久好久，许□才慢慢抬起手，用帕子擦了擦班媞的左脸，手指抚着她脸上发红发亮的掌印。班媞本能地闪了一下，但又定下来，没有再动。许□摸着她的左颊，自己的眼泪却肆意横流，连声说："班婕妤，对不起，我是太伤心了，太伤心了。我再也不能为皇帝生孩子了，你知不知道，我再也不能生了……"

班媞顺着皇后的手，附在她耳边轻声说：“姐姐，您要节哀顺变。您会再有孩子的。”许□坐在椅子上，但她整个人是松松垮垮的，骨头好像被抽走了；听到这句话，才像是找到了重心，全身都瘫倒在站在一边的班媞身上。班媞从来不知道一个女人可以这么重。她吃力地站直，搂着许□的肩，轻轻地拍着，安抚着她。

许□忽然抬起头看着班媞：“皇帝，皇帝呢？他会不会嫌我再不能生孩子了？他在哪呢？”

宫女们悄悄告诉班媞，刘骜来了，又走了，是太后紧急召见他，估计是问他小公主暴薨之事。班媞说：“皇帝很伤心，他很伤心，他怎么可能嫌弃姐姐呢，他怎么舍得呢……”这样的话，连班媞都说起来毫无信心。然而，许□好像相信了，她更安静了，只是在慢慢地流着泪。

这样的气氛折磨着每一个人，不知道过了多久。班媞看许□也没力气了，命宫女把折腾了整整一天的皇后扶上床，让她休息休息。班媞的脸上，还微微泛着红，她就带着那个巴掌印，仪态万方地走了出去，走得格外的袅娜生姿。

《长信宫词》 许后(15)

刘骜这些天没有再来增成舍，班媞知道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小公主这一死，刘骜连续数天都罢朝不理政事，贴身服侍小公主的乳母被杖毙，余下有十余名侍女被逐出宫门，数名御医被革职，赶出京城。刘骜即位以来，从未出手做过如此重的惩罚。

宝儿和燕喜傍晚从永巷令署回来，都黄着一张脸。李平问她们，燕喜不肯说，宝儿一问就哭得抽抽搭搭的，一声一哽咽，什么也说不清楚。看到这两个人又蔫又怕的样子，把李平急得什么似的。最后倒是清楚了，原来是她们俩经过暴室，见到椒房的宫女小枝了，她浑身被打得稀巴烂，血肉都糊在衣服上了。宝儿越说越难受，听得三个人身上也一块一块地抽着发痛，大家都开始呜呜咽咽地抹眼泪。开始的眼泪还是因为同情而流的，到了后来就失控了，各自哭着自己，哭的是物伤其类，兔死狐悲。

班媞刚好看到了，她喝住："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胆子也忒大了吧？"李平、宝儿、燕喜吓得眼泪都收回去了，齐齐低着头在她面前跪下。班媞拉她们起来，放缓了语气："宫里刚刚出事，皇帝、皇后、太后的心情都不好，你们还不小心一点？祸从口出，在宫中就得谨言慎行。赶紧做你们的事。"

李平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班媞心一凛。她太明白李平想说什么了，这么一想，那个几天前的巴掌印仿佛又再次烙在颊上，她的脸开始烧了起来。

数日之后，椒房的中长秋周坤仪亲自来到增成舍，送来了许皇后给班媞的赏赐，计有补缎二匹、织金二匹、蓝素缎二匹、貂皮二十张、海龙皮十二张。班媞疑疑惑惑地谢过赏赐，看到在周坤仪身后，除了随行的小黄门之外，还有二位面容清丽的侍女，一脸的窘态，眼里闪着莹莹的泪花。班媞认得，那是皇后身边的贴身侍女。周坤仪对班媞一揖，说："班婕妤，皇后说，椒房数日前冲撞了您，宫女不及时

劝解，是侍候不周。特把这二位服侍皇后的侍女押来，令婕妤处分。”两位侍女跪下来，埋着头，细声细气地说：“请婕妤处置，求婕妤饶命……”声音越说越小。

班媞马上明白怎么回事了，汗毛倒竖，头皮后面一层又一层的凉气沁了出来。周坤仪还在那里补充了一句：“皇后的意思是，她们要生要死，都由得婕妤处理了，不必顾虑。”

班媞倒退了一步，沉吟了一下，说：“论理不当我处置，但现在皇后仍在哀痛之中，无心理后宫杂事。她既信任我，我便权且逾矩一回吧。”她对周坤仪说，“周大人，还要麻烦您，这二位侍婢服侍皇后不周，请带去掖廷，罚到暴室洗衣房做苦役吧。”

这两位宫女慌忙拜倒说：“婕妤，放过我们吧。”

周坤仪冷冷地看着二人：“这算轻的了，你们还不赶快向婕妤谢恩？”

班媞慢慢地喝着茶，目送他们出增成舍，脸上依然风平浪静。李平看着她的脸色，小心地说：“婕妤，皇后为什么要这样对你？”

宝儿在旁边急了：“动手打婕妤的是皇后，又不是她们。婕妤为什么要把她们送到掖廷？暴室这种地方太可怕了。”显然，她又想起了小枝。

李平不满地对宝儿说：“你难道没看出来吗？如果婕妤不惩罚她们，岂不是显得婕妤收买人心了？”

宝儿委屈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可大家的心都沉在水里，捞都捞不起来，没有人去安慰她。李平又说：“婕妤，有一位在暴室主事的掖廷狱丞，是我的老乡，你看，能不能由我出面给点小恩惠，让他对那两个宫女放松一点……”

班媞想了想，说：“不行。起码现在还不行。”

李平和宝儿都愕然地看着她，班媞说：“你以为这样是对她们好吗？认真追究起来，会被人说成是与宦者交通，牵连甚大。现在椒房和掖廷丞都在睁眼看着我呢。”

李平说：“你的话我懂。可你，就是太心软了，才会总被皇后伤害。现在后宫全都知道了，说婕妤被皇后打，不敢还手。你的脸面放在哪里？皇帝这么宠您，皇后已经开始失宠了，你凭什么还要忍气吞声？”

好，这个巴掌终于有人重新提起来了。班媞缓了口气，说：“皇后是君，我是臣。”说出这话，证明班媞已认命了。用这句话，她把自己堵在绝路上，谁都无话可说了。

大家都退了出去。班媞有点反胃，捂着胸口，一个人侧卧在榻上，疲倦地闭上眼睛。

班媞还是害怕了。有时她会有一种错觉，许□把她当一回事，她就以为两人平等了。她甚至不讨厌这种钩心斗角，不就是斗智吗？来呀，谁怕谁啊。可是，班媞到底不是一个适宜在宫里生存的女人，她不够狠。她经常忘了，许□跟她是不同的，只要许□不想玩了，就随时可以拿出身份来压她，把她碾得扁扁的，就算把道理讲破天也没有用。

许□无休止?神经质，就像一张薄薄的铁刃，在班媞的心口摁着，刮得她的肉身凌厉地刺刺作响，紧一阵慢一阵地发冷。许□已经伤到她了。这个女人总把自己赤裸裸地掏出来，她的心四处散溢，从不加节制。可是，班媞对她也恨不起来。一天又一天，悠长，疏冷，没有尽头，没有人可以说话，与刘骜不能，与许□也不能。可现在，她们唯一的朋友就是对方：两人分享同一个男人，分享同一份隐秘的嫉妒。如果没有这个敌人，她会不会更孤独？

就在这时，班媞的肚子忽然挨了一脚。里面的小家伙在踢她呢。班媞摸着自己的大肚子，不想又挨了一脚。她不由得高兴起来，小东西已经六个月了。隔着厚厚的衣服，她的手指尖轻轻地弹击着肚皮，逗着里面的胎儿，试图与她沟通。她在玩吗？玩什么呢？她快乐吗？

班媞带着点甜蜜，安静了，也就在榻上睡着了。

《长信宫词》 五侯(1)

第二部

长信宫外，雨已经扑簌簌地下了十余天了。现在是建始三年，照常理，长安的秋天天凉少雨，但自九月以来，天气开始变幻无常了，冷的时候要穿夹袄，热的时候穿着单衣还觉得闷，冷两天热两天，难受得很。长信私府令已经把皇太后入冬的衣物准备好了，忽然间又热了起来，还下起了大雨。

这场雨下得不寻常。雨来的时候没什么征兆，劈头盖脸地打下来，一颗颗生豆子一样大，把人砸得发疼。下了一天一夜的倾盆大雨，老天终于收敛了一点，水帘子慢条斯理地挂下来，连成一串一串，在屋檐下刷刷地响。

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了，宫中那些年老的宫女和宦官都这么说。在不忙的时候，时有宫人靠在门边，或蹲在房檐下，看着的天空下湿淋淋的一切，有点新奇。但是，当雨下到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的时候，没有人坐得住了。连那些十来岁的小宫女都明白，下这样的雨，见鬼了。大家都失魂落魄、六神无主，走来走去，不知如何是好。“作孽啊！”人人都牢骚满腹；还有些人，因为公事不得不蹚在水里来来去去，脾气愈发暴躁起来。未央宫里彻夜回响着的，都是哗哗哗的水声，还有它们的回音，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十多天以后，长安及近郊，已纷纷告急，水灾已把良田尽数淹没，居民损失惨重，请求政府紧急开仓放救济粮。又过一旬，大雨仍然不止，有些地方已水深过胸，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已至千余人。宫中开始流传各种版本的说法，说长安街衢之中，到处都漂浮着巨大的树木、腐烂的老鼠、挣扎着的大白猪、游泳的鸭子、淹死的鸡。传着传着，后来就变成了满街都漂着大人小孩的尸体了。

刘骜忙得焦头烂额。他已下诏，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都须投入救灾当中，并令治粟内吏从各地调粮食菜蔬进长安，以助贷贫民。各

层各级的官员走马灯一样地来来回回，刘骜和王凤在白虎殿里为水灾一事，已经整整工作两天了。刘骜连寝宫都没有回过，累得嘴唇都起泡了。

登基也有几年了，这是刘骜所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天灾。不能说他看见那些奏折上对遍地尸体惨状的描述没有沉痛之感，不，他对此还是相当难过的；不过，这对刘骜却是一个极好的参政机会，他此刻的心情并不是太坏。很多具体的事务，以前是轮不到他来处置的，可这一次，这场水灾实在是太大，太复杂了，王凤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刘骜于是得以和王凤一起参与整个过程，紧张而兴致勃勃。

刘骜的隐忧还不是救灾。损失是可以弥补的，灾民是可以安抚的，可他知道很快就会有大臣要求他反躬自问了。不仅大臣会责问他，刘骜自己也在思考他到底哪里让老天不满了。自武帝的董仲舒以来，便认为如果天子圣明、大臣贤能，就可以风调雨顺，吉星高照；反之，则灾异频仍，天象错乱。由此一来，一旦出现日食、山崩、水旱灾、星宿异位等天象异常，皇帝就要换上素色服装，不吃荤腥，不近女色，迁居偏僻清静的场所，反省自己的过失，征求臣民的意见。而先朝皇帝还会下“罪己诏”，公开承认自己做得不好，一切罪责由自己担当，或者大赦天下。有时，在正常的祭祀典礼以外，还举办各类额外的祭祀或祈求仪式，以求上通于天。

刘骜不知道自己应该退让到哪一步，才能平安度过这次灾异，仿佛他就是水灾的罪魁祸首似的，可是，他是皇帝，他只能无条件承担责任，不能辩解啊。

他想起昭帝一朝时，廷尉史路温舒就认为汉家有“三七之厄”，也就是说，汉家的天命只有二百一十年。路温舒跟从祖父学习历数天文，他的这种说法流传已广，刘骜很难想象，假如谶言当真的话，该怎么办。近年来种种灾异越发密集，每次，他心里都会掂量一下这个“三七之厄”，潜意识里，未必不是怕应验到自己身上。幸好，此时

距高祖皇帝得天下也不过一百七十余年时间，大汉的日子在我手中还长着呢。

在中午批完长安令丞的奏折之后，已经快五十岁的王凤终于熬不住瞌睡了，赶回阳平侯府休息。刘骜想起自己也十多个时辰没合眼，准备好好休息一下。

《长信宫词》 五侯(2)

可是，正当他打算驱车回未央宫的时候，想起班媞已快要临产了，心念一动，便转道去了增成舍。

雨还在下着。刘骜掀开帘子，看着肩辇者蹚着水，一脚深一脚浅，在水中锵锵锵地走，有点于心不忍。刘骜示意宫人不要通报，他静悄悄地踱到班媞的寝宫。班媞正背对着他，跟几位宫女吩咐着收拾行装的事宜。

刘骜在后面接话了："你马上就要搬了吗？"班媞回过头，看到他，便笑着腆着肚子走过来："不知陛下驾到，请恕臣妾不能施礼恭迎了。阳禄宫已收拾停当，我明日便要去阳禄宫待产了。"刘骜过去扶着她，班媞才慢腾腾地坐下。刘骜轻轻抚着她的腹部，说："看来，朕这些天要去看你，就得去阳禄宫了。"

"陛下可别这么说。臣妾待产要搬出宫中就馆，就是因为忌讳血之污秽，陛下怎么可以踏入秽地呢。而且最近雨水成灾，百姓罹难，陛下肯定国事繁忙，阳禄宫又这么远，何必呢。"

刘骜抓起她的手，把它贴在自己的脸上，合着眼睛，摩挲着，看起来有点难过。班媞勉强笑着，安慰也不是，不安慰也不是。

李平进来报告班媞，衣服被褥等行装分拣完毕，御医与宫中稳婆也已各自安排妥当。李平退了出去，班媞忽然想起了什么，问："陛下，今日起宫中戒卫加紧了，事情很严重吗？"刘骜说："今天有一个九岁女童，忽然出现在句盾禁，层层关卡无人发觉，如入无人之境，令人称奇。朕决定这数月之内，宫禁加强戒备，日夜巡逻。"

她点点头："禁卫加派守卫的时候，已知谕各宫，简要地说了该事。这的确令人起疑。"宫中闹鬼的传言一天之内就传遍了整个皇宫。大家开始都不信，现在天还没黑呢，哪里来的鬼。但事情说起来未免又过于离奇。句盾禁是少府的官署，闲杂人等不得靠近。宫中侍卫森严，又非交接班时间，一个小女孩走进横城门，进入未央宫尚方掖

门，这几处侍卫何止十人？连一只猫都逃不过。但她竟然一直走到了句盾禁，才有人发现。这个小女孩衣物普通，眼神单纯，的确是平常女童。她自称是渭水虒上人，父母双亡，交由伯父扶养，迁来长安，今日在大雨中玩耍迷路，误入宫中。刘骜刚刚派人去调查其户籍卷宗了，她句句属实。令人感兴趣的是，她有一个奇特的名字，叫陈持弓。

班媞说："这个陈持弓，虽然是寻常人家女孩，名字却带兵气，令人十分费解。小女闯入宫殿中，按说是象征着有女宠占据宫室的迹象。这个兆头不好。臣妾粗读过《易》，《易》说：'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这名女童的名字有点像周朝'檗弧'的征兆。陛下还记得周幽王褒姒之事吗？西周周宣王时曾流行过一首儿歌：'檗弧箕服，实亡周国。'"

刘骜想起来了。周宣王时，镐京的少年儿童都在唱这首歌，意思是"山桑弓，箕木袋，亡周之祸害"。后来灭掉周朝的那位"烽火戏诸侯"、"一笑值千金"的褒姒，其实就是周后宫的弃婴，弓矢匠的养女。周宣王因为害怕这种谶言，曾经彻查后宫，杀尽天下造弓箭的人，结果正是他这些举动，反而促使了褒姒的出现，也间接导致了周朝的灭亡。

刘骜一听到什么"咎在后宫"就紧张了起来。这种在大臣的奏折上经常读到的熟悉论调又来了。班媞看着他脸上的阴晴变化，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笑着说："想什么呢？陛下是否想杀了这个女童，以免重蹈周王覆辙？"

见班媞猜中了自己的心思，刘骜笑了笑："怎么，朕脸上有杀气吗？"

班媞继续说："如果臣妾正巧说中了，不敢阻拦陛下。只是，如果这是天意，陛下即使杀了她也无济于事。"

刘骜冷笑了一声："又是天命。朝中那些儒生，他们所依据的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你就相信这数年来的天象与灾异都是后宫引起的

吗？真有那么灵验吗？”

班媞正想解释，忽然又泄气了。天命这种东西，根本就不是一个能跟皇帝探讨的问题。祥瑞灾异这种东西无所谓有无所谓无，只看你信不信。可是，像孝武皇帝那种不敬天命、胆大妄为的态度，又实在是太可怕了。皇帝总有失德之处，更不会十全十美，如果听从上天的警诫有所收敛，倒是好事。她宁愿刘骜软弱一点、谦卑一点，那样反而是百姓之福。

班媞只得笑笑：“灾异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能够借此时兴利除弊，不是更好吗？依臣妾看来，杀掉这个女孩无补于事，只会令天下惊惶。暴雨已下了二十多天，人心惶惶，陛下如果不尽快给一个交代，恐难塞众议。”

刘骜看了她一眼：“听你这么说，好像你有什么办法？”

班媞听出来了，他有些不高兴了。班媞低着头摸着巨大而结实的腹部，好脾气地说：“陛下不必为难，臣妾倒是有个想法。陛下确实可以考虑削减后宫的用度。先从臣妾开始，一?裁减衣食用度，自增成舍以下，各宫美人斟情裁减；但长使、少使及以下宫女则无须削减，因为她们已经身无余钱了。这样一来，陛下既做出了整肃后宫的姿态，想必诸位大臣也会十分满意。”

刘骜诧异地看了看她：“没必要吧？何必为他们的几句话作出那么大的牺牲呢？”

“臣妾不能为陛下分忧就罢了，难道还要成为别人批评陛下的口实吗？”她笑笑说，“我自己的用度已足够，皇儿以后也会有他自己宫中的份额。臣妾现在正受恩宠，在这种时候裁减，想必其他美人也不好反对。”

对这个女人，刘骜不知该说什么。他忽然就觉出自己的懦弱可耻：他，一个皇帝，连怀孕中的老婆都没法保护，还得靠她来帮他解决难题。班媞替他卸下了一个包袱，她在施恩呢。他既是感激，也有点难堪。

班媞看出他心里显然是同意了。刘骜本来就最相信天命，可惜实在是优柔寡断，凡事都不敢自己拿主意，又不想被人摆布，态度左右游移，才造成今日这种尴尬局面，既不能果断决策，又不能从善如流，什么对的就不听什么。这两三年了，班媞早就看透他了。

刘骜还待再说，班媞用手指轻轻压住他的嘴唇，撒着娇，说："陛下，你就答应吧。"

刘骜一笑。好，既然你舍己为人，我便顺水推舟。

《长信宫词》 五侯(3)

连日大雨，班媞受了凉，又因为要迁居阳禄宫，格外劳累。结果刚进阳禄宫还未安顿好，她就疼得汗水涔涔地下了。看来，班媞的生产提前发动了。宫中的稳婆上官妩赶到阳禄宫，一摸她的额头，火烧一样。上官妩慌忙令人做好各种准备。

班媞已经痛得无暇他顾了，只剩下一阵接一阵汹涌而来的尖锐的痛楚，就像是有一根棍子在腹内搅拌着她的骨肉，她的心肝胆肺。她觉得自己的腰被一寸一寸敲碎了。刚喘一口气，下一轮的疼痛又追赶过来了，把刚休息了片刻的腰再一寸一寸敲碎。开始，班媞还想忍着痛，可是忍着忍着就不由得嘶叫起来，直至她的嗓子像丝帛一样被撕成一缕一缕的，发不出成片的声音。

她累极了，累得想哭；可是哭不出来呀，因为哭也是要力气的。

旁边不断有人给班媞拭汗，不断有人安慰着她，但她什么都看不见了。眼睛全都迷糊掉了，她浑身开始发抖、抽搐，不能自控了。痛苦一阵一阵地追赶过来，没有尽头。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无数次，班媞以为结束了。然而不。又有无数次，班媞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可惜没有。她用力地闭着双眼，眼前是又浓又酽的一团漆黑，紧紧包裹着她，裹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兄弟班伯、班斿、班稚，那个花园，一幕一幕碎小得像蛋壳一样的陈年琐事，都闪闪烁烁在心里回放。那时，班媞还很小很小，班况多么疼爱这个小女儿啊。父亲把她扛在肩上，带着她穿梭在花园里，然后像陀螺一般飞快旋转，直到她咯咯地笑得喘不过气来，向父亲求饶。父亲教她认识园子里的各种花鸟虫鱼，她和兄弟们把花园里的窗棂门楣、花花草草都贴满了小布条，他们比赛着填诗作赋，比试着背经的速度……只有人之将死，才会有这么美好的回忆吧。她知道她要死了。

看到班媞虚脱过去了，上官妩把一瓢冷水泼到她的脸上，浇醒她。班媞浑身都泡在汗水和血水里，一被刺激，不由一声惨叫。旁边羊皮的椅靠早就被她抠烂了，李平和几位宫女还在旁不断地催她用力、用力，各人看得心酸，脸上都噙着泪。

上官妩不知道这次班媞能不能扛过去。从她抽搐、昏迷、视力障碍来看，也许她已经心力衰竭了。那么，可能胎盘早已剥离，甚至已经是死胎了。皇儿是保不住了，只能想办法保大人了。

血从班媞下身漫出来，把下面的褥子浸透了，又滴沥沥地顺着褥子淌下来。渐渐，它们连成了一线，悠长细腻地在地上汇成涓涓细流，沿着墙角往外蜿蜒而去。上官妩和几个宫女，全都成了血人。

班媞已经丧失了知觉。某个瞬间，她的身体忽然“哗”一下，轻松了。她的心放下来了。好，终于可以死去了。

可是，班媞的命保住了。在班媞苦苦挣扎两天两夜之后，产下的是一个已足月的死婴。

班媞苏醒过来。她一醒，不等别人告诉她，她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又是哭又是叫，也不看任何人，就是悲戚戚地喊着什么，可是没有人能听得出来她在说什么。李平和宝儿从来没见过她那么难看的样子，也没有听过这么难听的声音，都吓了一跳。怎么看，这个女人都不像班婕妤啊。她一边干号着，一边伸手想在半空中抓住什么，可是，手却软绵绵地抬不上来。

大家都想劝她吃东西，可这个气氛，谁也开不了口。

班媞断断续续地哭了一个时辰，终于安静下来了，嘟囔了一句：“我太累了。”又沉沉睡去。太医们在旁边面面相觑。

班媞真的睡着了。下体还是痛的，可是那种痛苦膨胀成空心的，浮游于她的身体之外，又轻又绵，腼腆地抱着她，仿佛她伸手就能把那种痛抓在手里，可是，揽在怀里却是空荡荡的。所有的幔帐都已拉下，燃着烛，熏着香，也赶不走空气中的甜腥味。她一个觉接着一个觉地睡下去，一个梦接一个梦地醉下去。

就在这一天，忽然放晴了。天空亮得嗡嗡地发响，所有的一切都在发白，反光，花、草、门、窗、地面、天空、帘幔、衣裳、美人，都是白花花的。人人都在笑，三十多天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哗啦啦、哗啦啦的声响，习惯了暗无天日的幽暗，习惯了苦着脸，甚至忘记了天空晴朗样子。天一亮，就好像是天大的喜事了，人人都满怀喜悦。只有刘骜刚刚听到阳禄宫传来的消息，悲痛不已。

阳禄宫是临时充当产房的，按规定，血秽之地皇帝不能亲身前来。可刘骜还是不顾一切地奔到阳禄宫来了，要看望班媞。班媞一直躺在床上，闭着眼。虽然痛楚让她总是在半昏迷中睡睡醒醒，无法真正入眠，虽然她也意识到是刘骜来了，可是，她就是不想睁开眼睛。天哪，就让我睡死过去好了！

刘骜看到班媞这么虚弱，无能为力，很是难过。他不好一再破例，不方便再过来了，只能每天都派人前来探视，送一?补品过来。太后和皇后也都时不时派人前来慰问，送点东西。

一日复一日，悲惨的那一天渐渐远去了，班媞的身体也渐渐恢复，能吃的时候就吃一点，不再生气也不再号哭，只是偶尔会沉在缅想里。那些为新生婴儿准备的小衣服和用具已经被李平她们悄悄地扔掉了。有时，别人说话小心翼翼，怕碰班媞的痛处，她倒安慰起别人来，说自己会好起来的。

班媞重回增成舍了。这两个月，她每天都在一遍一遍地反刍着痛苦，都在思念她未曾谋面的孩子。她就像死过一次，活过来了，也就开始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生活慢慢在恢复常态。

刘骜赶到增成舍，和她在一起谈到早夭的孩子，刘骜说着说着，竟然就泣不成声了。开始，班媞也陪着掉泪，可是，不一会她就觉得有点不耐烦了。她已经竭尽全力去忘掉悲伤了，他偏要勾起来。还嫌我的痛苦和压力不够大吗？班媞相信他的真心，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他的眼泪过多了。班媞只好制止他的情绪肆意蔓延，劝道：“陛下，不宜过度悲伤。我们很快还会有孩子的。”

班媞不想看到男人的哭泣，比如，她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流泪。当第一次刘骜因为压力太大，在她面前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的时候，她还是真的感动了：他居然能待她如此坦诚倾心哪。可是慢慢地，班媞就开始厌烦了。

她明白自己是有点迁怒于人。再说了，孩子的夭亡虽然是迁馆所致，但这也不能都怨他。问题是，这么一年一年地过来，她就看着刘骜在宫里被王凤、王太后和各路大臣追赶着，疲于奔命，猥琐不堪。某些瞬间，班媞也曾被他的容貌、他的柔情打动；可是他马上就会用无能去证明，班媞的这种好感来得多么无聊。就是这样的人，却是她的夫君，她至高无上的君主，她都替自己难堪了。

接下来的几天，王美人、张美人等都来看望班婕妤，甚至有些不曾谋面的新晋美人也来了。太久没有见着旁人了，班媞对着忽然热闹起来的增成舍，甚至有一点高兴。别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对她来说并不重要，有人说说话，就是好的。她内心漫长的萧条，总算因为有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有了抽枝发芽的迹象。

《长信宫词》 五侯(4)

皇后许□也亲自来看望她了。班媞定了定神，她现在一点都不怕了。开始，皇后生下了小公主，就害怕班媞抢先生下男孩；后来，小公主死了，就害怕班媞夺走她的宠。现在，两人的孩子都夭折了，她们在心理上平等了。

许□看起来并不好，有点消瘦。她先慰问了班媞的身体，班媞照答了。但看起来，她反而比班媞更虚弱，更需要照顾。许□轻声说："妹妹，我遇到麻烦了。我刚刚跟皇帝吵架，现在他都不愿见我了。"

等班媞把贴身的宫女们都支走了，许□才说："现在未央殿中地震，又有日食。结果那班大臣又说这是因为后宫才导致日月错讹，要求皇帝整肃后宫。先说是后宫将会因为争宠而互相残害，又说后宫将有人有失妇道，还会妨害圣嗣。妹妹你是知道的，我是这样的人吗？"她不等班媞回答，又继续说，"可是皇帝罔顾事实，就是为了平息那些人的话，要裁减我的日常用度。他怎么能这样呢，只听他们，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

这次日食班媞也听报了。她心里算了一下，笑着说："说地震与中宫有关是根据《易》推算出来的，不算空穴来风。殿下你也知道点天象星历，应该明白。皇帝本来就信这种东西，他现在抓住了《易》作为根据，他怎么会听你的呢？"

"我心里也明白。问题是，现在朝中的儒生显然占了上风，这些儒生哪里讲什么原则，就算谈灾异，也完全是被政治利益利用和左右，天象反倒成了各派争权夺利的借口了，这种灾异之说早就不值得探讨。可惜现在我说什么都迟了。妹妹，现在皇帝最听你的话了，你去跟他说说吧。"

"殿下，不是我不想帮你，但你怎么会认为臣妾说的话管用呢？我人微言轻啊。"

许□有点不高兴了，冷哼了一声："算了，是我找错人了。我哪有婕妤那么宽宏大量啊，还主动请皇帝裁减自己的用度呢。就是上一次皇帝开了先例，以后一碰到什么事，就喜欢用削减后宫预算来搪塞了。在你面前，我倒像小人。"

班媞心想不好。皇后怎么知道那个建议是自己提的？上次的确是有点突兀了，没有思虑周详，万一别人知道是她提出来的，只怕一众妃嫔都对她有意见，白白地招致怨恨。而且，她感觉到，刘骜虽然下诏嘉奖她，其实并无感激之念。

幸好，眼前的许□是个直肠子，班媞也看出了这个女人的外强中干。班媞的心反而软下来了，说："殿下，其实这不是皇帝的本意，他肯定是不想为难你的。你想想看，是谁最先向皇帝提出要整肃后宫的？"

许□说："听说是王凤的军武库令杜钦。他是合阳侯梁放举荐来的。"

班媞想了一下，笑说："就是那个盲杜钦吧？这我就有办法了。"

班媞解释说，这个杜钦是先朝太仆杜延年的儿子，现在是大将军王凤的人，所以事事都针对皇后。许□还在等着她的回答，她先笑了，说："殿下，你难道不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杜钦自身管束不严，亲属犯了淫乱，他有什么资格来指摘皇帝的宫闱私事呢？"经班媞的提点，许□很快想起来了。去年，王太后因为妹妹王君力与杜钦的侄子私通，曾经大怒。像这类的闺门不修，事可大可小，倒是可以打发掉杜钦。不过，许□还是有点不放心，问："杜钦之子杜邺不是娶了颍邑长公主吗？公主会不会帮杜钦说情？"

"不会的。颍邑公主至今无子，无人可以封侯，她一直觉得脸上无光，不好出面。况且，皇帝能打发掉朝廷的闲话，他也乐见其成啊。"

送走了皇后，班媞让人取来十匹上好缎子，悄悄地唤来了李平，吩咐道："想办法，去打点一下你在暴室主事的那位老乡，把上次得罪皇后的那两个宫女讨出来。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不是官锦，也不是

宫里的东西，叫你老乡放心。”看到李平还是有点不明白，班媞接着说，“这个不妨。你就直说，我打算把这两个丫头要过来。”

李平问：“那皇后会不会有意见？”

班媞朝李平使了一下眼色，李平笑了一声，心领神会，领命而去。

那两个宫女一直是班媞的噩梦。李平不说，宝儿不说，然而，班媞从她们的小心翼翼就看得出来，大家都在惦记着，不是惦念着救她们，而是在各自揣度着自己的小命有多贱。她们俩是经班媞的手送进暴室的。尽管班媞当时是千般委屈万般无奈，可这是事实啊。这已足够令李平她们心寒了。要不想一世背这个恶名，就只能冒这个险了。

在许□正式回诏给刘骜之后，第二天，她就听闻杜钦告老还乡了，杜钦的奏议自然也就搁浅了。可是，她还没来得及笑出声来，黄门又送来了刘骜的诏书，还是老样子，要求省减椒房掖廷用度。这回，刘骜的诏书里大量引用的是谷永的奏折了。他表示近期的灾异连绵不绝，白气、井溢、河决、日?、老鼠上树，所有的这一切，都在喻示着以阴侵阳，所以咎在后宫，后宫之主应当自责。

《长信宫词》 五侯(5)

一想到谷永，许□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是负责督察的御史大夫，他好阴阳学说，通晓经史诸子，总是一派堂堂正气，忠心耿耿的样子，还说随时准备为汉家天下牺牲。其实，他不过是王凤的幕僚，次次都为王凤开脱，次次都替王凤说话，前些天地震，大家都说是外戚干政导致的异兆，只有谷永一个人说王凤无辜。谷永什么居心，还当别人不知道呢。

读完奏折，许□的心渐渐凉下来了。赶走了杜钦，还会有谷永；就算赶走了谷永，还会有刘向、史丹等——这些人不是为王凤卖命，就是典型的腐儒。天象在他们嘴里是可以根据现实需要随意解释的。到底是形势比人强啊。看看诏书上，刘骜都是怎么欺负她的？他要求从即日起，椒房的各种仪仗法曲、御服舆驾，皇后诸官署的花费以及营造用钱，还有赏赐外家的用度，都恢复到元帝竟宁年间的标准了。那么说来，她的生活水准将不足现在的三分之一。

陪在刘骜的身边这么多年，她方才知道这个皇帝的权柄是多么荒诞无稽的一件事。虽然重要的奏章和决议都必须由刘骜签署，实际上，他做不了什么主，他连自己的老婆都保护不了。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把她摆在祭坛上，生死由人。一次两次牺牲她，还可说是暂时的妥协；然而，现在刘骜已习惯于把她当做挡箭牌，越用越顺手了。

许□记起班媛对自己的劝谕，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想执笔写回诏。可是，写了又写，改又改，还是觉得不妥当。她决定亲自赶到未央宫，求见刘骜。

刘骜踌躇了许久，最后还是出来和许□见面了。他实在怕和许□吵架，可是这一架看来又是不可避免的，他毕竟理亏。

不过一见面，刘骜有点放心了。面前的这个女人，和颜悦色态度温和，一点都不像来吵架的。许□笑笑说：“臣妾想和陛下说一说裁减后宫用度的事情。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所以，我觉得与陛下面谈较

好。”她目光炯炯地看着刘骜，“开始我还以为是陛下生我的气，才不肯见我；后来才明白，是陛下对不起我，不敢见我。是吗？”

刘骜的眼神有点躲闪了。

许□忽然觉得自己真傻，处处那么耿直，容不下渣滓又有什么用。她入主椒房以来，自问所有日常使用和赏赐并没有超过定规，件件有据可查。凭什么皇帝赏给我汤沐邑，就要削减我应得的薪俸？不对，症结根本就不在于我的奢侈，而是我挡住了别人的道。只要我存在，就有人看不顺眼。那还有什么可吵的？许□心生悲凉。

刘骜也很不高兴。这么长时间以来，他忍着种种责备和非议，公然地袒护许□，这次不就是省点钱嘛，她怎么还不能体谅我？一年不过四季，许□数百身衣裳还不够，还在赶制新衣；心情一好就赏赐下人，动辄数十匹绫罗。连年灾变，宫里的给养哪里经得起你这么耗。前朝后妃都能节省，都能做到的事，为什么放到她身上就这么难？

他们争论的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个说的是收入的来源，一个却在说收入的使用，各自都在躲闪着对方的问题。来之前许□还对自己千叮嘱万吩咐，不要发脾气，要镇定。可是很快，大家的情绪都失控了。许□又开始尖笑了，说：“陛下真健忘啊。竟宁年间，节俭倒是节俭了，丢脸也丢大了。贵为妃嫔还那么穷，还要对侍婢的好布料巧取豪夺，私自买卖。如果你要后宫都按竟宁的标准来，那好，我也只好想办法四处骗取一点布料了。”

“你别那么胡搅蛮缠好不好？”

“难道我有说错吗？”许□从鼻腔里发出鄙夷的哼声，“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现在朝中那些大臣，只知道拿着灾异来唬人。要说奢侈，陛下为何不去看看王凤金碧辉煌的阳平侯府？我又不四处购置房产、营造宫室，吃吃喝喝能花多少钱？你奈何不了王凤，就每次都拿我来开刀！陛下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请太后废掉我好了。”

“许□，你不要欺人太甚。你以为朕不敢！”

“你就干脆立班媞为后吧。她又听话又柔顺，知道怎么讨你欢心。”

“对，你提醒了我。”

“是啊，立了她，就水清河宴，风调雨顺；立了她，就日月齐辉，天下太平了！”

“你放心吧，我一定照办！”

许□彻底失控，纵声大哭：“你敢！你敢！”她拽住刘骜，又撕又打，还用头去撞他的胸口。她头顶的钗花把刘骜戳痛了，刘骜一把将许□甩开了。许□的手腕被捏得又辣又疼，她操起一个玳瑁漆器笔筒就往刘骜身上砸。刘骜被她的忽然发作大为诧异，还是本能地闪开了，笔筒刚好砸在他的颧骨上，然后弹到地上，骨碌碌地滚着。

刘骜被砸得眼冒金星，吓了一跳，伸手揉了揉。天啊，好疼。

从没有见过那么刁蛮的女人，还知书达理，大户人家呢，她的书?读到哪里去了？刘骜也气狠了，抓住她的胳膊，伸出巴掌就要去扇她。许□凛然地挺起胸膛，闭上眼，把脸迎上去：“你打吧，反正你也早看我不顺眼了。”

刘骜的手不由得松了下来了。他这辈子都没打过女人，连宫女奴仆都没打过，他下不了这个手。然而巴掌自身的愤怒还没泄掉，它一把推开了许□。

“你走，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许□的妆都被泪水化得稀里哗啦了。她擦了擦眼泪，推开殿门就走。门口一众侍从赶紧滴溜溜地一路小跑，跟着，扶着皇后上了肩辇。

刘骜连夜诏谷永、刘向等人，给皇后起草了新的一封诏书，申明前议不变。大家看到刘骜脸上淤青一块，就像是冲积平原上隆起一片丘陵，都在面面相觑，想笑又不敢笑。刘骜看到大家的表情，忍不住摸了一下脸上的伤，无可奈何。

许□接过诏书，上面写什么，她早就猜到了。裁减椒房的用度是肯定的了，他连打我都敢，那还有什么不敢啊。皇后你就乖乖地听话，做好后宫的表率吧。她读着读着，一个人笑了起来，她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得整个人趴在榻上，捂着肚子。

每一回，许□想到刘骜曾经对她的好，心里有个坎她就过不去。有些东西是装不出来的，刘骜每次对她的拥抱都像是下了死力似的，只有爱了，百感交集了，才会有。还有替她梳头替她簪钗，那种细腻雅致，把她像一朵花似的含在手心……他的心柔软得像一个女人，她是到死也不会忘的。可就是这，让许□更恨了。这几年，每一样东西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抢走她的刘骜，瓜分她的刘骜，而她犹自蒙在鼓里。他曾给她的有多美，夺走的时候就有多么残忍；捧得越高，就跌得越重。许□也许可以和一个具体的女人对抗，可是，她无法与他的职责、他的朝廷、他的国家去争抢他啊。

许□笑累了，觉得没意思了，直直地倒在床榻上，把绡巾蒙在脸上，大哭起来。

《长信宫词》 五侯(6)

又到了一年的秋天。这些天，刘骜一有空就在太液池边转，他看上了这里。有几个晚上，他都带着班婕，到这里来散步。秋风微凉，湖边水汽氤氲，湖中小洲斜斜地长满了芦苇。刘骜一身黑色的縠边毛锦大氅，给风吹得猎猎作响。而与他并肩站立着的班婕，披着一件厚缣长袍，围上披风，长身玉立。

夜很浓了，黑得就像空虚一样。刘骜扶着班婕的肩，另一只手轻按在班婕的腹部。这是他和班婕的第二个孩子了。她笑笑："陛下，她才四个月，还不会动呢。"他讷讷地抽回了手，挽住了她。她怀中的骨肉日益成为他们感情的实证，然而却加重了这种不真实感，美好得像是假的。

两人在黑夜里头站着，都不再说话。刘骜喜欢这种沉默，沉默之中，仿佛有着比言语更稠的浓度，让他有一种摇摇欲坠的眩晕感，隐藏着某种叫幸福的东西。刘骜只觉得班婕那么好，那么好，他不相信天下还有比她更聪明、更善解人意的女人了。

班婕倒是很平静，她只是不太喜欢那种情调。在这里，似乎有一种脱离了平凡和日常的气息，让她有点不熟悉起来。他和她，只适合在世俗生活的维度上共存，甚至谈情做爱，甚至生儿育女，都可以；这是她的身份所在。可现在这样，仿佛刘骜看她的神采里有了爱的意味，她没来由地觉得抵触，只怕自己拿不出同等的感情来回报。每次刘骜突如其来的浪漫和柔软，只会令她变得更为僵硬、别扭，可是又无法表露。班婕总是觉得自己欠了他的。

然而，两个人还是安静肃穆地站在一起；他们都是美丽的，俨然琴瑟和谐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

刘骜让水衡都尉带着上林、均输、御羞、禁圃几位官员，开始在太液池边修造宫殿了，作为他游宴的行宫。宫里很久都没有大兴土木了，诸位大臣虽不无异议，但提案总算通过了。刘骜忽然燃起了新的

热情，亲自过问整个宫殿的进程，有时下了朝还带着几个官员来到太液池边上，看着工匠们敲敲打打，看着他们一步一步支起棱，竖起椽，装上窗棂，把雕梁画栋都粉上新的颜色，刘骜觉得心里慢慢爽了，顺了。省察工程，甚至成了他的乐趣：这可比在案牍文海中纠缠要有意思得多，而且，看得见摸得着。

刘骜已经给这个宫殿想好了名字，就叫做霄游宫，他要趁着黑夜的时候过来。他还要用漆把柱子都漆成黑色，把殿里的帷幕都铺挂成黑色，把使用的器具、穿戴的服饰和乘坐的车马，一律都改用黑色，要在这里和心爱的人一起安静地消失，消失在夜的尽头。

霄游宫快要建好的时候，已是初冬，宫里和朝中的秩序已有了一些变化：班媞再次搬离增成舍，搬进了拓馆待产，而不是已被视为不祥的阳禄宫。刘骜和许□已言归于好，虽然椒房的衣食用度不得不裁减，但刘骜对椒房也重新进行了修缮，并不时陪许□晚膳，甚至为此惹得王太后不满。谷永被王凤勇猛地擢为光禄大夫了，刘骜不痛快，因为谷永不过是光明正大地为王凤做说客。但刘骜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而王凤对霄游宫三千斤黄金的预算，有保留地同意，也是对刘骜知情识趣的回报。

在刘骜的亲自过问之下，霄游宫仅半年多时间就已修整完毕。他又去寻找新的乐趣。刘骜白天上完朝之后，晚上便喜欢在浓黑的夜色中悄然出游。天气已冷得很深了，为了出门方便，他特意制造了一座飞行殿，面积一丈见方，内外均敷上厚厚的暗黑色，又挂上黑色的帘幔和绡纱，所有的颜色一进去，就仿佛被这种深不见底的黑色吃掉。只有坐褥用上了毛茸茸的蓝紫色，因为这是许□的最爱——有时，他会带着她一起出去玩。

第一次坐上这辆车的时候，一放下幔子，许□就后悔了。那么黑，黑得整个人都往下坠。“陛下，这么暗，我看不见你了。有点害怕。”

“朕也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指甲已掐到我的肉里了。”

许□没有松开手，掐得更紧了，只觉得耳边呼呼如同听到风雷的声音。刘骜告诉她，这辆辇车，叫飞行殿，又叫做雷云宫，因为它是由三十二个精挑细选、身强力壮的羽林军背着行走的，如同飞一样迅疾。仅仅为了能步调一致，刘骜一共挑选了一百多人训练了一月有余，训练的内容就是走路。

刘骜很得意，他带着许□下了辇。许□再次看到这个巨大而奇怪的飞行殿，在黑夜里淹没得没有了边界，而那三十二个精壮的羽林军都着黑衣和黑手套，他们的身体消失了，凭空在漆黑里悬挂着三十二张精力旺盛的脸。而脚下的路，一直伸到远处，都是宽大而轻绵的毛毯，像踩在棉花糖上，悄无声息。刘骜说："在这个偌大的宫殿里，朕连灯烛都不点，可以像鬼魅一样飘忽不定。没有人知道朕从哪里来，也没有人知道朕要到哪里去，朕可以随着这个飞行殿消失掉。"

许□嗤的一声，不以为然。她心想，算了吧，太后或者大将军朝你钩钩指头，你还不是得照样从黑暗里钻出来?

许□对这套锦衣夜行的把戏没有多少兴趣。她实在不能理解枯坐在这么阴暗的房间里有何乐趣可言。刘骜则不然，他迷上了这个飞行殿，花了不少精力去改进它的速度和舒适感。先是把靠褥全换了，换作了麂纹的；然后又把随行侍卫的鞋底全部加了软垫；在轿的内壁贴上软狺皮；又置了金鸭和博山炉。刘骜坐上了飞行殿，开始频繁地在未央宫里穿梭往来。他去到一些平日步履罕至的地方，在皇宫里找到了一些隐秘的罅隙，甚至还因此宠幸了数位很少见面的妃嫔。后来，那些宫林园囿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想象了，他开始往宫外跑。

刘骜自幼生长在宫中，围绕他身边的空气仿佛都特别干燥，生硬，要么冷得像块铁，要么热得地气烘烘地往上升，连阳光的颗粒都特别粗。放眼望去，没有山川，没有水汽，也没有一点温婉的余地，他的视野永远都在别人精确的控制当中。连刘骜都对自己失望透顶。天子当得不顺当也就算了，他还缺失了太多的东西，包括童年，包括青春，如果青春不等同于女人的话。刘骜甚至不觉得自己年轻过。他

理想中的年轻就是那种纵马飞腾的，在大雨中狂奔的，在落叶下吟诗的——一种恣意的、昂扬的感觉。可惜，他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间就成年了，还没有来得及调皮、撒娇、放肆，就担了一身的责任，什么都赶不上了。

而今，这个奇怪的交通工具，让天子的活动半径忽然扩大了。当刘骜把手手脚脚都缩进黑暗的时候，他觉得放心了，安稳了，合上眼帘，就看不见压力了。这时，他的忧伤就扑棱棱地飞出来。

在宫里，恣意感伤就是一种了不得的奢侈。只有龟缩在这里，看不见人也不被看见的地方，他才有安全感。

《长信宫词》 五侯(7)

这个时候，班媞已生下了一枚女婴，在拓馆里滞留调养了三个月之后，回到了增成舍。鉴于宫中已夭亡了多名婴儿，小公主一出生，便送到温饬宫，交由专门的保姆和太医看顾。这个小公主体弱多病，不过，太后却很喜欢她，觉得长得像自己，还亲自给她起了小名，叫翼儿。

班媞奉命抱着翼儿去长信宫拜见王太后。她看到，王太后正在殿中与刘骜下棋。班媞施了礼，坐在一旁，看了一会棋，看着看着，她的注意力转到了这两位棋手身上。她闻到了一种家常的松弛的温暖。已有近一年没有来长信宫了，班媞觉得眼前的太后与天子之间那根长年紧绷的弦拧松了，节奏也变了。她甚至看到太后欲悔棋时，对刘骜抛下一个嗔怪的眼神，是绵软而温柔的，几乎就有一种卖俏的味道。

班媞忽然觉得自己变成局外人了，不明所以。

没一会，棋就下完了，刘骜和王太后开始逗小公主玩。翼儿才四个月，正熟睡得像个小动物，睫毛已经全部长起来了，又长又密。刘骜从保姆手中把她抱起来，王太后含笑轻轻捏了捏翼儿的手，摸着她手背上一个个的小肉窝，心疼得不知怎么办才好。不一会，翼儿就醒过来了，也睁着豆子一样的大眼睛，与太后对视，完全没有畏葸。

三人闲闲地聊了聊，又围着翼儿玩了好一会，刘骜便抱着翼儿，与班媞一起告辞王太后，要亲自把女儿送回温饬宫。

回到增成舍，班媞问："陛下，太后今天的心情怎么这么好？"

刘骜停了一会，有点不情愿地说："今天，朕在朝上分别给五位舅舅封侯了。"

班媞整个人的情绪都掉下来了。两人拉着的手也松了下来，开始沉默。刘骜又一次做了蠢事，天大的蠢事。他像是嫌王家的权势还不够大，竟然让王家一日五封侯。他脑子里到底有没有想东西啊。

最后还是班媞，轻轻用手指抚着刘骜的手背，安慰说："封了就封了，让太后高兴了，就当是尽孝吧。"

刘骜像受尽了委屈的孩子，嗫嚅着不知该说什么。这次，是他自愿的，太后并没有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可是，这几个月，他一再疏于朝政，能闭一只眼就绝不睁着，只晓得驾着飞行殿逃之夭夭，他不是不心虚的。朝臣们暂时还没有人抗议，只因为现在大家提的奏章通过的多，否定的少。刘骜不敢和许□再谈政事，班媞又不在身边，他一时过敏了，神经了，走神了。生命如此无聊，于是，他一天之内把王太后的五位兄弟从关内侯全部加封，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是刘骜自己，头脑发昏，完成了王太后的夙愿，怨不得别人。

刘骜像是有一句话在舌头里烫得打滚，一直说不出来；班媞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刘骜不知怎么就在里面读出了轻蔑，读出了不屑。他反而豁出去了，把话说了出口："刚才在你来之前，太后还要求朕加封异父舅舅苟参为侯。朕心里实在不愿，只得说回去与群臣商量。"班媞说："此事是天子家事，也是朝廷之事，陛下看着办就是了。"

说完，班媞又有点后悔了。这句话太硬了，像是在跟他赌气。看刘骜乞怜地望着她，一副做错事的样子，班媞觉得自己也不该坐视不理。苟参是王太后之母李氏与王禁离婚后，改嫁到苟氏之后生的儿子，是太后的同母异父兄弟，这可难办。沉吟了片刻，班媞说："陛下可以封苟参为闲官，而不封侯。我推想，太后一定会以孝武皇帝也曾封田蚡为理由争取。其实，武帝封田氏本来就不是正途，况且田蚡位高权重，却不得善终。陛下就这么回太后吧。她虽一时心中不快，然而，王氏子弟位皆列侯和势官，给苟参封一个都尉之类的官，她也就没有什么话说了。"

刘骜不得不承认，班媞提的建议的确很有操作性；可是，听着听着，就觉得她的话里有了揶揄的味道。他知道班媞不是针对他，也没有存心笑话他的意思，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总是那么成竹

在胸，仿佛天下运筹帷幄，尽在手中。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只有愈发反衬出自己的无能。

《长信宫词》 五侯(8)

他在内心油然生出了深深的倦怠。他怎么就会喜欢上这样英明神武的人呢？有她在，刘骜的失意和落泊就会成倍地放大，讨厌得想上前去给她就是一脚。他再也想不到自己竟然会嫉妒自己的妻子。

刘骜克制住自己。关于克制情绪这一点，他能做得很好。他甚至温文尔雅地拍拍班媞的脸，以轻微的调情，作为告别。

但现在，除了班媞的提议，刘骜实在没有办法给王太后其他交代了。他还是给苛参封了个水衡都尉。王太后在落寞中忍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等到他长成的那天，就是为了让他赐予整个王氏家族荣耀与光明。她伸长了手，一再索取，有时，刘骜甚至疑惑，到底是儿子亲还是兄弟亲？到底是天子有权还是大司马有权？王太后太偏心了。刘骜试图祛除王凤兄弟势力的任何努力，看来都是一场笑话。

可是，他无法对母亲说不。

说到王太后，她的命数也是一个奇迹。她名叫王政君，父亲是廷尉史王禁，一共生有四女八男；母亲李氏后来又改嫁苟氏为妻，又生一子，人丁兴旺得很。传说早在她的祖父时就有过预言说“八十年后必有贵女兴天下”，李氏怀着她的身孕的时候，又曾梦见月亮入怀。这就有点神了。王禁开始教王政君读书、弹琴、淑女礼仪。

王政君曾经定亲，没嫁过去未婚夫就死了；后来东平王聘她为妾，还没过门东平王又薨了。占卜者看了王政君的面相，都非常惊奇，“当大贵，不可言”。王禁很把这当做一回事，十八岁的时候，就把王政君献入宫中，作家人子。

本来，她也许一辈子就当个宫女了，但不到一年，当时的皇太子刘奭喜欢的司马良娣病死了，宣帝便让皇后挑几位家人子侍候太子，其中就有王政君。刘奭其实一个也没看上，但又不好违抗母后的好意，便说：“随便一个就可以了。”但长御和皇后会错意了：他们看到

王政君坐得靠近太子，又穿得和其他人不一样，便以为就是她了。皇后便派侍中和掖廷令把王政君送进太子宫，她因此而得御幸。

此前的太子后宫娣妾数十人，有的御幸长达七八年都没有儿子，而王政君一下子就有了身孕。甘露三年，在甲馆画堂生下刘骜，为世嫡皇孙。宣帝非常喜爱这个小孙子，便让小刘骜陪伴左右。刘奭登基后，刘骜立为太子，王政君立为婕妤，三天后立为皇后。那些预言果然落实到她身上了。

然而，王政君自从生了儿子，封了皇后之后，就再也很少见到元帝了。所谓恩宠，也不过一时新鲜，就那么回事。靠一个少女羸弱的身躯，既不受宠，又无亲戚强援，如何能抵挡宫中葳蕤纠结的各种复杂关系？这些年来，王政君难得接近元帝，只能看着儿子刘骜沉溺于宴乐声色，看着元帝对刘骜的日益反感，看着元帝迷上傅昭仪，看着元帝与定陶王亲亲热热，一日接一日，把废太子立定陶王的愿望越发清晰地写在脸上，毫无办法。年年月月，焦心如焚，焚烧得她声音嘶哑，连哭都不敢。王政君一个人，和孤独作战，和正当盛宠的傅昭仪与定陶王作战，和各怀机心的权臣作战，一点力气也使不上。

她的儿子刘骜，也焦急，也无奈，可是，他还小，他不知从哪里可以承担责任啊。他很快就学会纵情声乐。他开始没完没了地饮酒，游宴，在歌姬宫女中整日厮混，发泄性欲。再后来，刘骜娶了许□，小夫妻甚是亲密，又多了许多快活。可是，王政君不可能有这种机会。她甚至没有忙碌的政事可以让她避开烦恼，没有。她只有枯坐在长信宫里，等那位永远等不来的君王，日日夜夜马不停蹄地反刍寂寞。到了最后，她对儿子的指望便支撑着她的命，她的气场。

过了这么多年，王政君终于当上太后了，熬出头了。

实际上，她不过是一名普通女人，没什么才能，可惜命运把她推上了一个她不胜任的位置。这未必是她自己的错，可是，王政君的虚弱和愚蠢，终于可以像孔雀开屏一样迎风招展了。

《长信宫词》 五侯(9)

近来，长安城里开始烟尘滚滚，新一轮的大兴土木开始了。几处与湖泊濒临的地方，木料已堆积如山，工匠一群一群地扎在一起干活，到处乒乒乓乓，木屑飞扬，遮天蔽日。而木料雕刻工场也在日夜赶工，白天运送木材的小车一辆接一辆，在京畿主道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没多久，全京城百姓都知道了，新封侯的王氏五兄弟都在扩建新宅第。大家都在心里嘀咕，除了王凤以外，到底这五兄弟谁占了先着，谁又抢了风头？一时间，街坊市闾，人人都在交流五侯各自的工程进展，想象着朝中最炙手可热的五兄弟在暗中争风吃醋，较劲斗气，一个个嚼舌嚼得兴高采烈、津津有味。

刘骜怀疑自己是不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他现在没空开着他的飞行殿像亡灵一样四处巡游了，也没有人告诉他这等不大不小的闲事。他在忙着检视王商的丧事。堂堂丞相，乐昌侯王商，被王凤逼着缴出印绶三日后，就发病呕血而薨。刘骜知道他是活活气死的。刘骜心里的苦水一阵阵泛上来，涌至喉咙。能不痛吗？不仅因为他所欣赏所敬重的大臣冤屈而死，死不瞑目；而且，一手害死王商的人就是自己。

刘骜倚重王商，还一直想要把王商引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以应对王凤。可是，王凤就凭着指摘王商家人的闺门不修这种事，强行要求罢免王商。事到临头，刘骜竟然连一句有分量的话都说不出来。决定满足王凤、昭告免相诏书的正是他本人，一想到这点，刘骜就恨得捶胸顿足。

然而，这件事还没有完。朝中一致议定，把王商谥为戾侯。谥法中，不悔前过是为之“戾”，这是对王商很低的评价。刘骜明知所谓的“一致”，仅是因为很多大臣都看王凤的眼色行事而已，可是他又无法明火执仗地偏袒。但到了批准丧礼规格的时候，刘骜又不顾已废官员丧仪简陋的惯例，力排众议，亲自过问，隆重举行。还有，一方

面，凡是王商的子弟亲属，包括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都必须外任，不得留在京城，这一点是照顾着王凤的面子；另一方面，他又不顾王凤的反对，非但没有取消王商的国邑，还诏王商的长子王安嗣爵为乐昌侯。

这到底算是一位天子的谋略还是妥协？是恩威并施的技巧还是步步为营的自欺欺人？刘骜自己心里明白。这些天，刘骜日日游宴，饮酒，寻欢作乐，连续召幸了几个新的宫人。只有在床帏间一场又一场的进攻中，他才能把屈辱倾泻而出。王商就是王凤逼死的，而他这个皇帝，就是唯王凤之命是从的帮凶。他已不怨王凤了，要怨，就怨自己的无能吧。他的眼泪没有地方流，到处都是人。等到他能有片刻安宁的时候，他早已丧失这种冲动了。

十年前，刘骜是地位岌岌可危的太子，他就是这样日日宴饮作乐的；然而隔了十年，他已是天子了，却看不出自己的境遇有什么不同，还是日日放歌纵酒。他所感觉到的变化，无非就是后宫佳丽唇色的深浅变化，衣服款式的长短流行。不是不想醒来，只是醒来也没有未来，除了自己的身体，他还有什么是可以把握的？

就在这种潦倒之中，刘骜听说成都侯王商生病了，还是不得不前去探望。此王商不是彼王商，这个王商是王太后的亲哥哥，王氏五侯之一。探望王商，也是刘骜取悦王凤的一种姿态。把自己灌得再醉，也是要醒过来的，不是吗？刘骜说服自己接受现实。

刘骜亲自上门去看望这个舅舅。就在前些天，王商还恳请刘骜借明光宫避暑，因为明光宫有地下冰室。刘骜心下不快，不过看在是舅舅的分上，还是恩准了。没想到不过半旬，王商就中暑了。拖了几天，听说已经好一些了。

刘骜带着随从来到成都侯宅第。隔着数条街，他就看见高墙里一层接一层的飞檐挑了出来，房脊上的瑞兽一只接着一只蹲得齐齐整整。他心算了一下，是九个。而且，其中有些样式，他竟然都没有见

识过。刘骜有点吃惊，皇家才有资格用九个瑞兽，王商不会胆子这么大吧。

《长信宫词》 五侯(10)

刘骜在王商及几位儿子的迎接下，跨进正大庄严的成都侯宅，就在那一刻，他就意识到：好了，机会来了。他不知道王商这么有钱。成都侯宅第里，满目锦绣，到处雕梁绣壁，几、榻、柜上竟然以瑰玉镶嵌，床沿、窗牖、犄角都用金子包边，而满屋的器什，多以玳瑁、珠玉宝物来装饰。被安排迎接天子的数十位侍女，整整站了一个院子，而且，刘骜注意到，这些个侍女个个姿色不俗。他冷笑了一声。

刘骜兴致勃勃地要求逛逛整个宅第。王商面露为难之色。刘骜很体贴地一挥手，说："舅舅身体不适，朕本不应打扰。不过，成都侯宅实在气派，这样吧，舅舅先行休息，由他们带朕周行一圈。"

王商忙说："臣不敢托词。但陋室太大，陛下一日未必能走完，怕把您累着了。"

刘骜从鼻腔里发出的轻蔑的一笑："舅舅的华宅也叫陋室？那朕的未央宫就只能是草庐了吧？"

王商这才发现不对了。他像是给榔头敲了一下，懵了，全身僵直，烧红了脸，站着不知所措。刘骜干笑了一声："舅舅请自便。"王商站着不动。刘骜看了看他："莫非舅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私藏武器？私设刑狱？"王商只得作了个长揖："臣不敢。""那好，既然没有，看看又何妨，也让朕向舅舅学习学习。"

王商只得带着刘骜，一路穿廊绕榭，转了几个偏厅。刘骜站在廊间停了下来。他闻到水的味道了，风里都是粼粼的水腥气。这水从哪里来的呢？望过去，除了刚刚走过的宅所，另一边就是一道大坡了，正值盛夏时分，漫山遍野铺着毛茸茸的都是绿。刘骜径直登上廊亭的二楼，王商及随从等数十人只能跟着上去。原来，山坡那边有一个很大的湖泊，起码有十余顷，在阳光下莹莹地泛着光，一直向远处绵延而去。不远处还停着一只画舫，顶上是羽毛翠盖，船舱四周全以厚幔和绡纱做成帷帘，一看就知道花了不少钱。

刘骜回过头，笑笑对王商说：“舅舅，朕还说呢，您好好地待在这么华丽的府第里，怎么就中暑了呢，原来府上还有这么一个好去处啊。大热天的，在水上游玩，果然容易中暑，您要保重身体啊。”

王商低头喃喃地说：“请陛下恕罪，请陛下恕罪。”

刘骜也不接他的话，只是伸手抚着廊亭阑干上精雕细刻的云雷纹，说：“敢问舅舅，这里四周都没有湖泊，成都侯宅第的湖水，从何处而来？”

王商的头压得更低，答道：“是臣命人凿开暗道，引城东的内澧水，注入府中的洼地而成。”

刘骜不由笑出声来：“舅舅真有想象力啊，穿城引水，辑濯越歌，逍遥自得。朕自愧不如啊。”

王商扑地就想跪下来，只是刘骜更快，他一把扶住了王商的胳膊肘，不让王商跌下去，也不让他开口，先说了：“只怕舅舅累坏了身子，太后伤心，朕可担当不起啊。”王商的话被堵住了，窘得不知该说什么。他只得眼睁睁看着刘骜带着扈从，施施然地走了。

《长信宫词》 五侯(11)

接下来这些天，刘骜轻车简从，带数个随从骑马从京城的这头到那头，逐个逐个地在曲阳侯、平阿侯、红阳侯、高平侯的府邸外转悠。当初他“一日封五侯”的鲁莽举动，今天他算是尝到了恶果。成都侯的宅第在五侯当中只不过居于中流，其余几人的馆第，一个比一个壮丽，一个比一个宏伟，雕梁画栋，高廊阁道就不必说了，再加上林池园囿，往往横亘数里。有的甚至就在京城之中建起凌空栈道，相互交通。其中，又以曲阳侯王根的宅第最为夸张，假山仿效华山而建，还按天池的式样引水为涧，甚至还在湖水中央建起一个渐台，形制与未央宫的白虎殿十分相似。

刘骜命人撒开的线报也一一回禀：五侯个个都姬妾上百人，而童奴以千百数计，日日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逐狗斗马。这些也就罢了，更让令刘骜震惊的是，五侯现在个个都花大价钱，养着一批门客，用这些门客来抬举自己。像齐人楼护，本来是一介游侠，然而，五侯兄弟都异常看重他，当他母亲死的时候，送葬者竟达两三千辆车。连红阳侯王立的子侄一辈，也有人私通游侠，窝藏逃犯。

难怪最近长安常有游侠出没，奸猾之徒日益增多呢，原来是这五侯私自养士。刘骜觉得机会到了。母亲，可怨不得我。是他们胆子太大，不把国法放在眼里，不是我的错。

近来，刘骜练会了一种笑，那就是，他知道自己在笑，而别人看来，他脸色岿然不动。现在，他的笑，也不过是嘴角轻轻挑了一挑，很快又恢复平静。他下令王临起拟了诏书，责问成都侯和曲阳侯。

隔了一天，刘骜与班媞带着翼儿，在长信宫陪王太后午膳。班媞让人把翼儿送回温饬宫午休，和刘骜继续陪王太后说话。

忽然，有黄门在门口禀报，成都侯与曲阳侯跪在长信宫殿前，求太后一见。王太后一听，奇了：“他们通报一声不就自己进来了吗？”黄门说：“不是，他们坚持不肯起来。”

王太后的腿不由自主就软了下来，瘫在几案上，指着刘骜，厉声问："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她知道，这两人平时都位尊身贵，谁也不放在眼里，不是大祸临头，岂用得着这样？

刘骜赶紧赔笑，解释说，王根、王商、王立诸侯早已逾制，妄起白虎殿，还穿城引水，朕只是派人前去责问……王太后脸色有点阴晴不定，对站立一旁的黄门喝了一声："你们还站着干什么？想死了吗？还不赶紧带我去见他们？"

王太后心里明白这几个人一定是做得太过分了。她早就听闻五侯这一封，纷纷拆除民宅，各自扩大地盘，更加骄奢淫逸。僭越礼制这种事他们肯定没少干，儿子说的应无虚言。可一到殿门前，看到两位哥哥在正午的烈日下伏阙跪下，王太后的心就痛了。他们两人低着头，除去冠冕，露出花白的头发，脸上油油地挂着汗。太后下辇疾走几步，伸手欲扶起他们。

王商跪着不起，抬头说："太后，臣有罪；如果太后不施罪罚，臣不敢起。"王根也坚持着不肯起来。

太后下不了台，声音有点干了："如何处置，再作主张，现在你们先起来。"

王根噙着泪光，说："太后，罪臣骄奢不当，有负皇恩，愿受黥刑或劓刑，以赎罪。"

刘骜和班媞也乘辇跟了过来。刘骜下了辇，走过去，冷冷地看着他们，说："你们先起来吧。"

两人交流了一下眼神，仍然僵持着，不敢擅动。

刘骜冷笑了一声："两位舅舅现在是要威胁太后吗？你们胆大妄为，逾越臣子之义在前，胁迫母后，惊动圣驾在后，还有什么话可说？"

太后在一旁，对刘骜的话颇不以为然："骜儿，他们是你舅舅，虽有不当，也不必太过严苛。"

刘骜不客气了，他转过脸对太后说：“这二人不仅交通游侠，还窝藏亡命之徒，结交奸人，留为己用，心怀不轨。母后，你常常教导朕不宜软弱用情，朕不敢不听。”

《长信宫词》 五侯(12)

刘骜把她的话给堵死了，王太后无话可说。心念一转，料骜儿也不敢真的怎么样，让他们兄弟吃吃苦头也好。她点点头，对二人说："你们若高兴跪着，就一直跪下去吧。"迎身走回了肩辇，不再看他们。

刘骜和班媞也跟着回到宫中。班媞没有见过刘骜如此刚烈果断，她不知他今天怎么忽然就狠了起来，有点奇怪。

王太后还有些放心不下，她回头看了一眼刘骜。就在这一刻，刘骜刚好把头别了过去，装作没有看到。

刘骜一回到宣室殿，马上召尚书，再次起诏责问司隶校尉、京兆尹："身为京兆尹和校尉，明知成都侯王商擅穿帝城，决引澧水；曲阳侯王根骄奢僭上，僭制使用赤墀青琐，红阳侯王立子侄臧匿奸猾亡命，宾客皆为群盗，为何矫情放纵，不知举发？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须正法。"言出令行，一纸诏书，把司隶校尉与京兆尹下到诏狱。同时，刘骜又下令尚书禀奏文帝时诛将军薄昭的旧例。他要发力了，要效仿先帝，除掉令他头疼不已的一伙外戚了。刘骜心里说，这回，我要快，快到在母亲还来不及反应之前，趁王凤这两三个月因病放松政事之时，把这王商、王立、王根的势力都打掉，让他们哭都来不及。到那时，我就不必受制于王家了。

刘骜美美地睡了一觉。

刘骜又驾着他的飞行殿出门了。站在荒野里望去，四周荒草连天，整个天空越压越低，越来越黑，云飞快地流动，近得仿佛伸手就能把云推开。远处还有乌鸦呱呱地叫，长一声，短一声。他忽然看到不远处，黑压压地跪着数百个人，老的老，少的少，男男女女，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旁边还有一排持刀待命的刽子手，刘骜有点奇怪了。他登基以来就没有下令诛过族啊，这怎么回事？他走近，问了一位挨在最边上的少年。那少年面无表情地说：听说，大将军王凤要谋反。

刘骜又问：你是他的亲人吗？那少年又说：不是。我不认识他，我父亲也不认识他，我爷爷也不认识他。

刘骜一想不对。就算王凤谋反，这个少年的一家也不能杀啊。他大声地叫：停下！停下！待朕再议！

可是来不及了。“扑哧！”手起刀落，血花一朵一朵地向天空怒放，漫天飞溅，煞是好看。刘骜身边的几位刽子手，居然还拿起砍刀，互相比试谁的刀口豁得小，谁的活更利索。他看到，那几把刀的刀口还冒着血沫呢，血花破裂时发出一种轻微的嗞嗞声，越来越响。有一位刽子手正说着话，忽然一个转身，就向刘骜砍来。刘骜慌忙在地下骨碌骨碌一滚，那些血溅到脸上，又稠又腥，带点鲜味，他一尝，哦，好像是自己的血，却一点也不疼……

刘骜嘭地一下醒了。胸口那颗心还在狂跳。他甚至摸了摸脖子，还好，还在，只是手心里攥着一把冷汗。

梦里到处都是惊魂未定的刘骜。这几年来，他经常在梦中四处逃亡，不是被追杀，就是忙着追杀别人，受尽折磨，惊魂未定。许□说他心思过重，思虑过多；是的，他睡着、醒着，没有一个魂儿能安宁。

他头痛不堪，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早，有人报告，王商、王立、王根伏拜在未央宫前，而且光着膀子，背负斧钺，身边还放着三具棺木。刘骜有点恼怒：又来了。他们以为负荆请罪就能结了吗？没那么便宜。本想不见，但舅舅都已苦苦求饶到这个分上，就看一眼吧，看看他们还能怎么争辩。

刘骜走出前殿，看见三人都趴在殿前，后面果真排着三具棺材，仆人在后痴痴地站着，形容可怜。刘骜一步一步走下赤墀，走近了，只见他们全都趴在地面上，三个人的脊背上都用藤条背着的斧头，锋刃在阳光下晃着人眼，想必十分锋利。他们光着的膀子上挂满油油的汗珠，整个头颅埋在臂前，手臂又贴在地上，沾着土。尤其王根，屈着肥胖的身躯，身上一堆一堆的肉叠在一起，体肥多汗，他却一动不

敢动，很是滑稽。刘骜心里发酸，开始还强作镇静，不觉眼眶一沉，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毕竟是舅舅，毕竟这么多年了，是他们支撑着他从生死未卜的太子之位上挣扎着过来的，谁也不容易。现在，他们已经老了，还要这么屈辱和悔恨地趴在自己的脚底下。天哪，难道就因为他们的宅府超过标准了，我就要把他们赶走吗?

刘骜忽然想起昨晚的那个梦。莫非这预示着我要向王凤及五位舅舅下手了？昨夜黑漆漆天空下的满天鲜血，又浮现到他的眼前，刘骜紧紧地闭上眼睛，干脆任眼泪流下来。他亲自伸手，抱住王根的肘，要把他拉拽起来。他们是我的亲人啊。他又伸手把王商扶好，低声地叫“舅舅”，话音未落，王商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殿外的阳光，渐渐硬了，冷了。他抱着三个裸着膀子、油光锃滑的老男人，就这样站在大殿前。他心里又酸又痛，有什么在顶着他的胸口，撞得他生疼，哽咽得开不了口。刘骜明白自己下不了?了。被皇帝亲手扶起来的王商、王立、王根三人，又羞又愧，当中未尝没有隐隐夹杂着一丝侥幸。

刘骜悄悄地抹去眼角的泪水。忽然间，他知道自己在哭什么了。完了，他把最好的机会错过了，他将永远不会再有能力、也不会再有勇气动这个手。刘骜预感到，终其一生，他都要受制于这些外戚了，是他亲手养大的祸害，他将为此自怨自艾。他就是这个性格就是这个命。

《长信宫词》 五侯(13)

刘骜去天禄阁看书，不由得想起来，在刚刚加封班婕为婕妤的时候，他也常常会和她一起到这里看书。天禄阁中那些书，那些字，那些人，到处都是与班婕在一起的回忆，密密麻麻。这么多年了，日子久了，恩情也渐渐薄了……然而，薄的不是他。刘骜说不出班婕在哪里欠了他，可是，她眼里心里分明躲藏着一些东西，是他所看不清的。刘骜已经察觉到他和班婕之间出现了问题，就像花瓶上的裂隙，在不动声色地扩大绵延。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裂缝在哪里，也无从去修补。

女人啊，真是麻烦。刘骜很苦恼，他怎么就招惹了两个差别这么大的人呢，一个太静，一个太吵；一个要求太多，一个要求太少。以前他总是嫌许□想东想西，烦；但现在他发现，像班婕那样摆出一副无欲无求样子的女人，更讨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她要的是什么。

刘骜转道去增成舍。他悄悄进来的时候，班婕正在看书。她发现刘骜来了，赶紧让座，两人闲闲地聊了一会。不知怎么，刘骜心里就是不舒服：他没有看到她的热情，她的举止太像一种仪式了。两人再次无话可说，都有点扫兴。刘骜就想不通了。她在看书的时候，她的睫毛扑棱棱地闪着，眼角眉梢都是暖洋洋的笑意，仿佛有一颗心在跳动着。那时的班婕，那么娴静那么美，可是怎么一到现实中，她就像一枚纸糊的月亮，毫无温度?

刘骜坐了坐，了无趣味，就想走。他已经起身了，盘着的袍子刚刚抖开，一直低着头的班婕忽然冒出来一句话：“陛下，为什么现在到了增成舍总是不开心？是臣妾做错了什么吗？”

刘骜冷笑了一声：“你是天下第一贤妃，第一才女，又焉能有错？”

班婕甚至想冲口而出，那你的脸色摆给谁看？她把一口气咽下去了，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句：“臣妾无能，只知守我的本分。”

“当然，你是本分。谁敢说你不本分？既不打算为父兄谋利，也不与嫔妃们争闲气，对生活从来没有要求。甚至，朕来与不来，你都不着紧，也不在乎。我没说错吧。”

班媞心里紧了一下。他说对了，她真的不怎么在意。正因为他没有冤枉她，她忽然觉得难过起来。她曾经也很想好好待他，可是……不知道两个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刘骜又说：“我知道皇后想要什么，也知道母后想要什么，就算再尖酸挑剔，我也能忍；可是，你到底心里想什么？这么多年来，我就没搞清楚过。”

班媞停了半晌，方才说道：“陛下对我有何不满，臣妾可以改。只是自问，这么多年来，我对你提过要求吗？卷入过纷争和流言蜚语吗？是侍候王太后不尽心，还是对许皇后和众姐妹不周？为何……”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在装糊涂？这些年来，我说什么，你听进去过吗？你的心一直在哪里飘荡吧？我总以为，你贤德有教养，和你在一起会幸福。可我那么努力去哄你开心，你就是心不在焉。没有想到，你的心是寒冰做的，怎么也焐不暖。和你这种人在一起，真是太累了。”

班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钉在地上，不知是动好还是不动好。

而刘骜说完，一直憋着的一口气也泄了。空气都是僵硬的，他在这里没办法再待下去了。

“陛下……”班媞忽然叫了一声。

刘骜站住了。班媞还想解释些什么吗？他转过身来，没想到班媞快步走过来，一把抱住了他，整个人都埋在他的胸膛里。

他吓了一跳。班媞抬起头，望着他，说：“是我不好，不会侍候陛下。臣妾自知罪责难谢……”说着说着，她又不说话了，黏着刘骜，两只手臂把他箍得紧紧的，弄得刘骜动弹不得，好不自在。

原来每个女人都会这一手，连班媞也不例外。眼看着她泪花盈盈，这么急切想证明什么呢？要取悦我，还是要求得我的谅解？说实

在的，刘骜仍然对班媞的冷淡心存芥蒂，他害怕她连拥抱也是虚与委蛇的，她是能做出这样的事的。可是，到底是抵挡不住她胸脯的柔软和身躯的温暖，刘骜也抱着她，没有放手。

《长信宫词》 五侯(14)

定陶王刘康来到京师朝拜了。

刘康是刘骜的异母弟弟，只比他小两岁，当年曾陪他在太子宫一起读书一起玩。分封在各地的诸侯王过几年会有机会进京朝拜君主，但刘骜上次曾经拒绝过定陶王一次了。那时他刚登基没多久，因为他担心他的母亲会不会是另一位吕后。当年的吕太后为了绝后患，把戚姬做成人彘，把惠帝亲自保护的赵王如意也诱杀掉。刘骜不希望刘康像如意一样牺牲掉。

不过，这次刘康一到京畿，王太后就邀请他进宫，并在长信宫设了家宴款待他的到来。刘骜也乘肩舆来到长信宫，看到王太后正与刘康言笑晏晏，他心里倒愈发地忐忑了。他搞不清楚母亲到底想干什么。

刘康拜见了刘骜。王太后悄悄拉着刘骜，笑着说："看看康儿给皇帝送的礼物，许多倒是宫里罕有的，有心了。骜儿，你看，我也给他回了一个礼单，上面有上次莎车国送的兽纹百鸟缎和夜光珠，还有上等龙涎香，你看怎么样？"

旁边的侍从把王太后亲笔手题的礼单递给刘骜。刘骜扫了一眼，里面除了一些奇珍和古玩之外，还有黄金一百斤，官缎一百匹等，他有点奇怪了。按诸侯王恩赏的体例来说，母亲给定陶王的赏赐似乎已高出许多。

这边，刘康也令人奉上两个礼盒，含笑说："除了送给太后和后宫的珠宝钗花以外，小王也另外准备了一点私人的小玩意，打算献给许皇后和班婕妤。"宫女把盒中的锦帛展开，刘康道："这是小王的张良娣，用发丝亲手所绣的两幅《九歌图》，各有不同。早就听闻皇后和婕妤才学过人，一点小心意，希望陛下代为笑纳。"

刘骜顺着那幅错金丝帛，看到了刘康的手。这双手纤长而优美，保养得很好。他记起刘康是弄弦的好手，以前，每次大殿放置一个鼙

鼓，父皇亲自在轩槛上用铜丸来击鼓，宫中那些乐师居然无人能够模仿，只有刘康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能够相唱和。有时，刘骜看到父亲的弟弟互相倚为知音，只能自惭形秽，愈发忧伤。但刘康的这种音乐天赋，是否害了他也难说。当初驸马都尉史丹就是劝谏说刘康工于丝竹鼓鼙的才华登不得大雅之堂，父皇才打消了换太子的念头的。如今，这一切都过去了。当这些都成为回忆的时候，刘骜就一点也不讨厌刘康了。

刘康和王太后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手绣的丝帛上，议论一番之后，王太后的心情显然也不错。她谈到了三年前的那场大水，谈到了对后宫无休止的琐事的烦恼，更抱怨王凤和五位兄弟在朝中的忙碌和辛劳。在一旁听着的刘骜哑然失笑，这哪是抱怨，分明是炫耀王家的位高权重。再风光，也需要向宿敌招摇才来得痛快；连皇太后也不例外。看来，母亲多年的积怨，就因为有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竟然轻而易举地排解了。

那几天，刘骜刚好生病了，有点小感冒。他就顺势把刘康留下来了。不料，第二天，刘骜又染上了风寒，病情转重。刘康每天都从国邸驿馆里赶过来，服侍刘骜斟茶吃药，为他拭汗擦脸。刘骜本来每天都生活在各种照顾之中，早已习以为常；然而，由多年未见而且是有宿怨的弟弟亲手煎汤送药，毕竟不同，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

刘骜很快就感觉到了刘康的细腻之处。每一勺刘康递至他嘴边的药汁，分量都是刚刚好，从不会在唇边溢出；每一次服药过后，刘康总是让他含上一枚特别熬制的蜜炼果脯；连刘康替他在寝宫中所熏的香鸭，气味也比宫女所制要悠长温暖。不要说寻常宫婢不能如此体贴，连许□、班媞都不能做到。这两个女人在细节上都是粗线条的，她们的心神照耀不到这么细腻的地方。

王太后也喜欢刘康。这孩子，难怪先帝那么宠他。刘康那么细腻，那么体贴，甚至能把这样一位乏味而充满威严的中年女人哄得开怀大笑。刘康的温柔是与生俱来的，向四周散溢，对每一个人，包括

下僚及没有地位的宫女，他的眼神都照料到了，总是我的眼里只有你。每个人都心领神会地以为定陶王对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谓情圣，大概就是刘康这种人吧：不分老幼，不问结果，无原则的好。王太后当然愿意有一位善解人语的年轻人陪她。

再说了，刘骜和王太后都私底下商议过，刘骜成年冠礼已十年了，仍然没有子嗣，只有一位体弱多病的小公主翼儿。也许，该做两手准备，得为天子另外考虑储君之事了，刘康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刘骜想，等我病好了，我要为弟弟再加封三百户邑。

在这一个月里，刚好出现了日食。王凤就在这个时候上书了。他一开口就说："定陶王虽然是亲王，但于礼而言，应当奉藩在国。现在今留侍京师长达一个月，是不正常的。陛下最好还是把定陶王遣返回国，免得上天震怒，群王不服。"看出来，王凤分明是怕夜长梦多，他不愿意看到未来的储君是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人。新君登基，王太后也仍然是太后，然而，他就不是国舅了。

可惜这一次，刘骜再加上王太后都没有抵得过王凤的坚持。大家反过来劝皇帝不必溺于个人情感，而应顺应礼义，让藩王就国。刘骜再一次尝到了后悔的滋味：当初他放过了五侯，他的一念慈悲，反口扑向他，撕咬过来。

临别那天，刘骜亲自登上城楼上为刘康送行。一辆接一辆的马车，驮着一箱箱礼物缓缓穿过城楼。当这个俊俏的年轻人站在天子特赐的褚红色的金根车中，频频抬头向刘骜挥手拜别的时候，包括王太后，包括王凤，包括送行的文武臣僚，许多人都看见了，看见天子的眼泪流了出来。刘康本人没有看见，可是，他在那辆慢慢前行的宫车中，也掩袖哭了。他知道这次被赶走之后，一辈子再也回不来了。一个辽远而怅惘的帝都，就这样渐渐消逝在他身后的尘土中。

王凤在冷眼旁观。王太后本来有点小小的感伤，可她看到儿子那么伤心就叹了口气。骜儿真不让人省心，当年还是太子的时候，你的弟弟中山哀王薨了，你毫无哀色，害得先帝认定你不仁慈，差点就要

把你废了；现在到了你应该冷静的时候，却偏偏表现得如此深情款款，成心要让王凤难堪吗?

《长信宫词》 五侯(15)

京兆尹王章也站在城头，他是陪侍的官员，站在刘骜后面的一排当中。本来天子送别诸侯王以示厚恩，是很平常的，这一幕对他并无多少意义。不过，王章刚好看到了王太后盯着天子，脸上带着的一种复杂的情绪，他便攀着这道目光看了过去，刚好看到了刘骜的泪珠滚了下来。

王章心里的一根弦“铮”的弹响了。

入夜，刘骜正在宣室殿里读奏折，读到了一封奏折，谈的还是数天以前的日食，认为天象震怒的原因，不是因为定陶王而是王凤。说实话，如果在平时，这样的内容他也见多了，并不能引起他的注意，可现在，他正在生王凤的气，这就不同了。

刘骜翻了一下，奏折是京兆尹王章所上，折中所说句句都说到他的心坎上，他的心里仓促地暖了一下。刘骜决定马上召见王章。

刘骜便发现王章很对自己的胃口。他一直觉得自己在朝廷中很孤独，他太想在王凤之外有自己的心腹了。张禹、谷永、甚至史丹，这些人都各有自己的利益主张，不是善类，刘骜驾驭不了；刘向也就只能做个学究，不能指望。而这个王章，看来可以辅助他。王章说：陛下未有子嗣，亲近定陶王，是天下归心，当有祥瑞；只有大臣专政，违背常理，才会有异兆出现。王章又细细地分析起大将军的不是：他不该赶走定陶王，不该以闺门之私逼死乐昌侯王商，更不该把已许配给人的小妾的妹妹送进后宫，还撺掇着陛下封为张美人。

张美人之事，刘骜也是后悔的。王凤为了同刘家进一步攀亲，便将其小妾的妹妹、一位已出嫁了的女子送至后宫。王凤隐瞒了事实，直至刘骜已宠幸这名女子并封为美人之后，此事才曝了出来，而且在朝臣中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刘骜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只是太常丞谷永劝说道，皇帝聘妃，无非是为了繁衍子息，只要能生产，以延续

皇家血统，则无论美丑，无论嫁否，无论老幼，无论贵贱，皆无不可。刘骜也觉得只有这种说法尚能保存一点颜面，只好不予追究了。

王章当时就表示过不同意见。这一次，王章又提起这件事，向刘骜分析说："已嫁之人不宜再配至尊至贵的皇帝，大将军有欺君之罪，应当免职归家。而且，当年大将军弹劾乐昌侯，尽是以闺门过错来诘责人家，逼死乐昌侯；而今日，大将军自己却在闺阁之事上犯下这等大罪，又当如何处置？张匡还说乐昌侯要送女儿入宫，有做吕不韦的嫌疑；而大将军将已出嫁的女子送入宫并受册封，这不更肖似吕不韦的行径吗？"

刘骜听得沉声不语，心头小鹿乱跳。王章细细分析王凤和王氏家族如何假公济私，依东宫之尊，借甥舅之亲，作威作福，每一桩每一事无不重新勾起刘骜的回忆，进而强化了这种不满。王章最后又说："如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的权官就有二十三人，天下的政事大小，皆出自王凤一人之手，陛下却连置喙的余地都没有。"

王章说得对，刘骜没有生气。前些天他想封刘向的儿子刘歆为中常侍一事，不就是王凤轻飘飘一句"不行"就告吹了吗？刘骜握住王章的手，抚着他的背，君臣二人越谈越投机，已经开始考虑把王凤的势力打掉以后，该用谁来接替王凤的问题了。他们甚至还细细地讨论了定陶王的舅舅冯野王接任司马大将军的可能性，因为冯野王早有才名。刘骜十分兴奋，有了一种壮烈的感觉，他相信找到了重振朝纲的一个契机。从此，我要发愤图强啦。

然而，刘骜没有想到，有人在宣室殿外听到了天子与京兆尹的谋划。太后从弟之子、侍中王音本来有事想求见刘骜，听闻天子在宣室殿里批奏折，便赶了过来。可是，他发现皇帝的左右近侍都被留在门外了，一问，原来是皇帝亲自召见京兆尹王章。夤夜时分，皇帝和京兆尹单独倾谈了大半个时辰，这有点不合常理；王音不由自主就把耳朵贴得离门更近些。侍从知他是天子近亲，也没有加以阻拦。

王章向天子分析了自己的见解以及方案策略，又谈了一个多时辰；外面的王音也听了好一会，慢慢就明白刘骜的意思了。王音的手心攥着一把汗，心里头也有一面小鼓在咚咚地响：如果连王凤的处境都不妙起来，那他王音的日子还能有多好？越听下去，这面小鼓敲得愈发紧起来，简直像是在催，出征啦，打仗啦。

王音没有声张，连夜赶到阳平侯府，把前因后果一一禀报王凤。

《长信宫词》 五侯(16)

刘骜收到王凤称病乞骸骨的上书，心中高兴。他也疑惑过一下，王凤好好的，为何要告老还乡？再一想，又释然了，估计是母亲也不乐意他赶走定陶王，给他施加压力了呀。王凤既然称病告老，那就好，给他多些封邑，也算甥舅一场，大家面子上都好看些。刘骜当即准奏。

可是，刘骜没有料到，王太后一听王凤要告老回乡，返回封地，马上捶胸顿足。开始他还不以为然，长信中太仆亲自到未央宫来报，王太后已整整一天没有进食了。刘骜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觉得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王凤忽然辞职难道仅仅是用来试探他的？还是哪里走漏了风声？

刘骜看到王太后躺在床上的时候，她只是抬抬头，眼睁睁地看着帐幔，既不吃饭，也不说话。他还没有见过母亲这么憔悴的样子。刘骜接过宫婢递过来的细粳米粥，把一勺吹凉的粥送到太后的嘴边。太后抿着嘴，微微别着脸，刘骜几次想把粥灌进去，都被太后坚硬的嘴唇挡住了。

刘骜情不得已，跪在太后床边说："请母亲保重身体，勉为进食。"

太后没有反应。

刘骜只得又说："母亲若不肯进食，饿坏了身体，就是骜儿不孝；骜儿若不孝，如何能为天下表？母亲，请成全儿子！"

太后把脸别过去，背着刘骜，开口了："你何必呢？你不是已经翅膀硬了吗？不是早已嫌弃老身妨碍你大展宏图了吗？又为何要假惺惺地来看我呢？皇帝，请回吧。"

"但舅舅不暂时避退，就无以平息众议。"

太后回过身来，凌厉地望着刘骜："你一而再再而三地要赶走舅舅，到底是听了什么小人的唆使？你的王崇舅舅死得早，现在你统共

就剩下这么几个嫡亲舅舅，他不辅佐你，谁辅佐你？你为什么容不下他！”

刘骜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豁出去：“朕意已决。”说完以后，他低着头等待着母亲大发雷霆。

空气中忽然都是安静的声音。隔了好一会，太后才缓缓开口：“骜儿，还记得你当太子的时候吗？没错，史丹、匡衡、王商这些人都拥佑过你，但他们能当你的心腹吗？真正能为你窃窃然忧，翕翕然私语的人，不就是你王凤舅舅吗？就算你不顾亲情，难道不能想想他跟你共患难的那些日子吗？”

刘骜忧郁地想，难道我对王家的回报还不够吗。可是他不能说出来。

太后又说：“答应我，把舅舅留下。不然刘家的江山谁帮你保住？如果你非要赶走我们王家，我死也不会瞑目！”

刘骜悲愤地叫了一声：“母亲……”

太后疲惫地一摆手，说：“骜儿，你先回去吧。我累了。什么时候你留下王凤了，我就什么时候进食。”她草草合上眼，像是再也不愿意睁开。

刘骜恨不得摇醒她，把这数年来天象灾异一股脑地列数出来，把多年来大臣的意见和怨言全告诉她，是老天不愿意留王凤，不是我。可是，刘骜才开口，王太后又流泪了，对着空中哀哀切切地说：“先帝，你看到了吗？你的儿子就是这样待我的。他再也不听我的话了，再也不管我这把老骨头了。先帝，你为什么不来呢，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去呢？我现在无依无靠，连儿子都要逆我的意……”

刘骜看到母亲居然祭出父亲这一手，头痛欲裂。他知道不行了。再说下去，就是不孝，就是忤逆了。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撞倒在母亲的铜墙铁壁面前，溃不成军，毫无还击之力。他根本不是这个女人的对手。

于是，王凤很快又重掌政事了。不仅如此，为了让王凤名正言顺地回来，刘骜还让尚书参劾王章，说王章私荐冯野王是想结交诸侯，又说张美人既然已受御至尊，就不是臣子可以议论的了，命令把王章下到诏狱。

刘骜心里还在想，把王章下到诏狱只是权宜之计，他可以暗中照顾，以后找机会再把弄他出来，择机任用嘛。然而，刘骜并没有来得及照顾王章，也许是忘了，也许是疏忽了，廷尉独立的审讯结果就是，判王章罪至大逆。

刘骜真是天真，在朝中，他尚且出卖王章；他怎么会以为自己能保护被关在不见天日的诏狱中的王章？还没等刘骜想办法去把王章打捞出来，王章已在狱中被虐待至死；按规矩，他的妻子子女都被徙合浦。

《长信宫词》 张放(1)

第三部

翼儿一岁多了，学会了走路，已经学会了叫爸爸妈妈。她长得非常标致秀丽，挥舞着一节节嫩藕般的小胳膊小腿跑来跑去，总爱腼腆地笑，很懂事的样子。可惜，她自出生以来就病怏怏的，整日头热感冒，似乎从来未曾真正痊愈过。班媞便把翼儿连同保姆从温饬宫接回增成舍，以便照顾。

这些天，翼儿又发高烧了，已经两天，一直不见退下去。又过了整整一夜，翼儿还是通红着脸，全身上下被烧得滚烫，时不时惊悸、心慌。她常从噩梦中惊醒，扁着嘴，乌着眉，号啕大哭。哭着哭着，就开始剧烈咳嗽，然后开始大口大口地吐奶，接着是没完没了地干哕。那些经过了胃再哕出来的灰褐色的奶，经常会喷班媞或刘骜一身恶酸。

班媞日夜守在她的身边，心被哭声撕成一片片，只想把女儿抱得化在怀里，重新成为身上的一坨肉，自己好去替她痛，替她哭。可是不能。除了像傻瓜一样干等，班媞什么都不能为她做。刘骜也有点着慌了，一有时间就留在增成舍里，守着翼儿。

传说中，婴孩的哭声是最令人生厌的一种声音。在这两天的苦守当中，班媞与刘骜都被这种残酷而摧残人性的哭泣折磨得神志恍惚。班媞已经开始怀疑翼儿的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她那一小团身子，哪里来那样的底气呢，哭声直遏云霄，到底跟这个世界有什么深仇大恨?

又过了一天，翼儿又服了一帖药，居然退烧了。她的病好了。大家搂着这粉粉的一团小小孩，吻着她，乐得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刘骜抱着女儿，高兴得泪花闪闪。他已经夭折了三个孩子了，从内心深处，他一直在恐惧这是老天的谴责，总是坐立难安，翼儿不能再出事了。翼儿真是好孩子！

这几天，刘骜总是陪在增成舍，待得太久，班媞反倒觉得处处掣肘，处处哽咽，巴望着他快快离开。既不能指望他来医治翼儿，也不需要他来侍候翼儿，他留在这里，只会让大家更紧张，更不自然。而且，班媞实在是怕见到刘骜，她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好了。太多次，明明是刘骜主动找班媞讨主意，然而，每当班媞话一说出口，总会偏离他们预设的轨道，两人都后悔了。她已经足够克制自己了，每句话出口之前她都要在嘴里筛查过数道，然而永远搞不清楚哪一句就会伤害刘骜脆弱的自尊，危害他们之间的平衡。

班媞是努力过的。但即使每次暗暗发誓要对他好一点，爱他多一点，一看到他，班媞就泄气了。这个人不值得嘛，怎么能指望跟他掏心掏肺、坦诚以待？班媞下定决心，他说什么，她只是听着，客气地躲闪着，即使满心都是轻蔑和不屑，酸气像气泡一样泛上来，都堵在嗓子眼了，她也不要说真话。

大概和这种人一辈子躺在一张床上，也爱不起来。

翼儿病好了，暂时还没有送回温饬宫，刘骜也时不时过来陪女儿。刘骜和班媞，两人都心照不宣，干脆优雅地保持缄默。午膳过后，班媞、刘骜都在翼儿的房间里陪着她玩，三人都笑得咯咯响，都笑得天真无邪，笑得看破一切。同时，这两个大人又都把对方视若无物，眼神完全不曾交接过，也谨慎地防止身体的接触。这种默契多么难能可贵啊，两人都觉得很讽刺。

刘骜终于先行一步回宫了。班媞实在觉得无趣，也累了，就把翼儿交给保姆，打算回到寝宫。转念一想，先去书房取两册书吧。

穿过花园围廊的时候，班媞忽然看见李平在另一头匆匆一闪而过。班媞迟疑了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吗？以李平的慢性子，她不会这么紧赶慢赶，慌里慌张的。心念未已，那边的李平忽然失声叫起来，声音很轻，但班媞听到了。班媞快步走过去，看到李平正在灌木丛边弯着腰，侧身看着小脚上划破的伤痕。班媞过去，帮她拉开旁边冬青

的枝丫，拉好她已被钩裂的裙摆，一边验看，有点责备起来：“赶着去哪儿呢，平时也没见你这么惊惶失措的呀。看看伤到哪了？”

说完，班媞抬起头，刚好看到李平的眼神有点吞吞吐吐地看了看旁边的假山石，是失魂落魄的那种。她倒诧异了，顺着她的目光看了两眼。她发现有一个人隐在石缝里。她认出来了，这个人穿着皇帝的常服。

班媞也不看李平，说：“你回头让燕喜去我寝宫，帮你拿两帖药吧，留下疤就不好了。以后走路小心点。”她手里卷着书，走了。

短短的几步路，班媞两脚发软，总也走不完。她的脑子里白茫茫的一片，刚才提着的一口气，正源源不断地往外漏，整个人瘪掉了。刘骜这是羞辱她吗？后宫有千千万的女人，她可以不听不看不想，为什么偏要沾惹她的人？为什么要把她推进和自己奴婢争宠的泥淖？班媞觉得自己吞了一只苍蝇，整个心口都起腻。可是，她是婕妤，她能和一个侍女计较吗？不能。她只能把这只苍蝇咽下去，还得咂咂嘴，表示满意。

《长信宫词》 张放(2)

李平照常服侍班婕的洗漱起居，正在给班婕梳头。在铜镜前，班婕看到李平那张姣好的脸，心头那根刺又扎了进来。她笑说道：“李平，你腿上的伤有无大碍？”

“没事，小小皮外伤而已。”李平轻快地说。

“那我就放心了。”班婕忽然认真起来，转换了话题，“李平，这也许是你服侍我的最后一天了。”她借着镜子，看到李平愣了一下，觉得意想中的效果达到了，又说，“你就不想问问为什么吗？不问问我要把你放到哪里吗？”

一刹那，李平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她硬硬地接了一句：“婕妤要把李平放在哪里，李平就去哪里，奴婢哪敢多问。”

班婕听出了赌气和怨毒之意，她笑了笑：“我想，妹妹敦厚稳重，在我身边多年，对皇帝脾性也了解，能为皇帝分忧再好不过了。以后，你就去服侍皇帝吧。相信他也会很高兴的。”李平停下手中的发簪，也从镜子里认真地看了看班婕，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二人不说话，也不动，僵持了好一会，还是李平先跪地俯身了：“婕妤，李平对不起你，你就不怨恨我吗？”

班婕扶起李平，笑笑说：“还什么奴婢不奴婢的，你我马上就要姐妹相称了。恭喜妹妹了。”

“谢谢婕妤成全。”

班婕又说：“妹妹正当受宠，到时别忘了替我这个过气的老主子美言几句。”

不知道为什么，李平隐忍不下去了。班婕的姿态放得如此之低，让她觉得十分难堪。她冷冷地说：“婕妤难道以为奴婢会害你吗，何必那么酸溜溜？你从来都不肯直话直说，只想把自己装点得贤良淑德。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班婕吃了一惊：“我虚伪吗？”

“你自己心里知道。婕妤现在一定很恨我吧？你却偏要把我送到皇帝身边，还对我笑成一朵花似的。你是成心让我羞愧，要让我和皇帝都觉得欠了你的吗？要用我们的无耻来衬托你的美德吗？”神差鬼使似的，李平豁出去了，“婕妤，你是一个好人，奴婢得到过你的很多照顾和好处，很感激你。这些年，也看到你对每个人都很好，体贴地顺从每一个人的情绪。可是你天生就不快乐，像一朵乌云，阴影压在了每个人的心上，驮得大家气喘如牛。不要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你的内心太自我了，你看不起任何人。”

班媞想说不是，可是潜意识里，她觉得李平说的都是真的。

李平一向不觉得自己讨厌班媞，可是，在班媞身边，李平活得沉甸甸的，就是无法轻松；这种重量和压抑不是李平自身的，而是班媞施舍的。班媞太忙着出淤泥而不染了，面对她，任何一位一心向善的女人都自惭形秽，可是都不喜欢。

李平撇下了几句狠话，还想再发狠，可是忽然气就泄了。她说不下去，话说得太重了，太多了，她的手脚冰凉。这种压抑是绵长的，缥缈的，然而又未尝不是自作自受。她整个就被一种沮丧的感觉击中了。说到底，是自己负了她，而不是相反。想着想着，李平忽然哭了起来。她规规矩矩，没来由地受到皇帝宠幸，难道她能说“不”吗？凭什么她就活该良心不安了？她只觉得自己很受伤，很委屈，可是，她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错。

班媞也怔住了。她一天到晚就怕伤害别人，得罪别人，什么时候她连李平都得罪了？

眼看着李平在旁边拿着帕子在抽抽搭搭，抹鼻涕抹眼泪的，一句话不说光是哭，班媞忽然烦透了。到底谁偷人啊？为什么我被奴婢背叛了，被丈夫背叛了，哭的那个人是你？班媞更气恼的是，自己都被逼到这个分上了，为什么一滴眼泪都流不下来？难道自己真的那么铁石心肠吗？

班媞把一双手绞在一起，失神地看着自己的手，不说是，也不说不是。她又猛然想到，自己这么若无其事地玩儿，在别人看来，便是极度蔑视。她又把眼光抬起来，停留在李平的唇上，脸色郑重。

其实李平只是在哭自己，根本没有看班媞。她哭了一会，实在没有理由哭下去了，又捡起发簪，脸上泪痕犹在。她用篦子蘸着头油，帮班媞整理鬓丝，一边说："是李平太造次了，请宽恕奴婢的罪过，也请婕妤忘记今天的事。容奴婢再为婕妤最后梳一次头吧。"

班媞从发呆之中醒了过来，点点头。

"婕妤仁厚，这么多年都在照顾李平，李平没齿难忘。"这也是真的。李平承认，班婕妤实在待她不薄。在外人看来，班媞就是她李平的大恩人，而忘恩负义这种不光彩的名声，她是背定了。

班媞和李平之间的关系，仿佛就此全部消解了，一切归零，她们之间结束了，彼此都恨不得这个人不曾在自己的生活中存在过，不曾出现过。

《长信宫词》 张放(3)

内奏折，一写就是一整天。她在内奏折上称，李平温良贤德，举止端方，宜加封为美人，以广君嗣。她的笔下，止不住的溢美之词汹涌而出，李平被夸成了天仙，既美艳如花，又得体大方。这个贱人。如果她看了，到底会羞愧还是会感激涕零?

写着写着，班媞的泪珠就吧嗒吧嗒地掉了下来，把刚刚写上的字浸染开了。班媞把笔用力地在缣帛上涂抹，把所有写过的字，全部涂成一块墨黑。

几乎写至天亮，班媞才拟完这一封折子。

直到刘骜收到班媞的奏折，他才知道，班媞已知他与李平之事。他忍住胸口的恶气，耐心地读完。奏折中表示，李平随同臣妾服侍圣躬多年，为人温文有礼，礼宜加封，诸如此类。班媞真不愧是宫中第一才女啊，文辞温婉，情感节制，谦恭诚恳，像是发自肺腑，无可挑剔。

刘骜的确已经私下允诺李平，一定会封她为美人，他只等着合适的时机了。他甚至可以想象到，许□会冷笑、尖笑、冷嘲热讽，而班媞必会笑生双靥，然后亲亲热热地拉着李平的手道贺恭喜。无论是尖刻还是虚假，他已经做好准备了——然而，刘骜没想到，班媞先行一步了，她明白地告诉他，螳螂捕蝉，她就是他身后的黄雀，她看透了他。她总是比他高明，她永远是道德的胜利者。

不，刘骜没有封李平为美人。他封李平为婕妤，与班媞平级。如果不是李平的资格差得太远，他恨不得直接把她晋为昭仪、晋为皇后，最好能把班媞活活气死。

在诏书里，刘骜赐李平姓卫，因孝武皇帝的皇后卫子夫亦起自贫贱，而得隆宠。这就似乎昭示了皇帝对李平无人可比的恩宠。无尺寸之功，又默默无闻，李平从奴婢直接晋级为卫婕妤，这在大汉的历史中，确属罕见。一时间，不仅后宫里，连朝廷上、命妇中，也对李平

的由来大惑不解。一些心眼活络的臣僚已经赶紧打听李平的兄弟了，可是他们很失望地发现，李平父母早亡，只有一位资色庸常的姐姐，早已嫁为商人妇。李平未有身孕，娘家也绝无再出一位卫青或霍去病的可能了。

这就奇怪了。连李平本人都几乎害怕起来。她像所有的宫女一样，都对这个年轻俊美的皇帝心存性幻想，何况，这个男人还可以改变她的地位。刘骜数次瞒着班婕妤与她偷欢，她的确非常欢喜。然而，她一眼就看出刘骜虽对她的身体抱有兴趣，然而对她并无太深的眷恋，李平不敢承望能长久地霸占皇帝，只想着能封个良人，时间久了，加封为美人，留一点绮梦，也就是对她一生完满的交待了。忽然间，李平就飞黄腾达，直接被封为婕妤了，而且，种种迹象简直暗示着她被视为卫皇后的接班人了。她的脑子里一个接一个的推测飞快地闪过，都来不及欢喜了。

如果说有一个人猜到原因，这就是班媞了。她领到了皇帝派人送来的赏赐，另赐了两个宫女，奖赏她举荐美人有功。可是，她知道，刘骜是故意的。他的多疑、猜忌，都是针对她，教训她的。刘骜已数年没有册封美人了，有些曾与他承欢的宫女也不得册封；而此次，刘骜一下子就把班媞身边的奴婢抬得比她还高。而且，刘骜这次的越级册封能被通过，正是拜班媞这一封写得非常诚恳漂亮的内奏折所赐。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后悔。

谁都不知道李平为什么忽然蒙受贵宠。李平不说，刘骜不说，班媞也缄默不语。王太后曾疑惑地向刘骜询问过，其他妃嫔也在班媞跟前替她打抱不平过，这三个人各自以笑带过，不愿多说，彼此保留着对这件事的沉默和疏离。

这一个多月，刘骜每次来增成舍看望翼儿，都来去匆匆，班媞亦有意识地回避，两人甚至没有真正见上面。王太后为了让班媞安心照顾翼儿，还特许了她减少入长信宫请安的次数。

病好了，翼儿瘦多了。她是如此的安静，总是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之中，似乎不需要任何人；班媞甚至害怕自己的存在，打扰了女儿的安宁。

除了照料翼儿，班媞仍然经常去石渠阁看书。可是，她的心定不下来。每一页的缝里挤满了这个人，她一边看，一边在心里辩驳着他，鄙夷着他。恍恍惚惚，她记起刘骜曾伏在她耳边说着的绵绵情话，记起他蜜蜡一般的皮肤，记起他黠慧的笑。刘骜常常有些意想不到的赞美，比如，“我倾心于你磊落的男子气概”，让她无话可驳，心里窃喜。不可否认，刘骜是懂得她的。这些话像蜜糖一样又黏又甜，痒痒地灌进耳朵里。班媞内心都不相信，然而都笑纳了。

对着刘骜的誓言，班媞是保守而警惕的，她想，从不相信，便永不受伤。这样的感情，圆通，委婉，不伤身。可是，现在每次想到这里，鼻翼就酸楚得胀痛起来，她的泪水不由得一滴一滴地淌在书简上，漫渍开来了。她只能暗暗吞下自己的哭泣声。以为不伤身，还是伤了。我不过是一位弱女子，我也不想要经世济才，只不过因为情感无处投射，才不得不去读书。可无端端地读成了一?别人眼中的才女，却殊无快意。书只是我排泄苦闷的一个通道，怎么就成了我生活的所有内容呢?

这漫长的两个月里，班媞终于明白了，刘骜一直与她擦肩而过，却并不想见她。以前，他们也曾试过数月不见，班媞不介意，不萦怀。那时真是笃定啊。可现在，她知道不同了，她预感到永远的别离。从来没有过的悲伤，似乎正在从每一个毛孔里浸透进来，把她的眼泪都吸干了。

《长信宫词》 张放(4)

这几天，王太后来看过翼儿了，看她身体已大好，主张再送回温饬宫，交由专门的保姆调养。班媞只能同意，其实，她内心里也不愿意刘骜再来这里，不愿意面对。她厌恶那种时时萌发在心里的期待。

然而，就在班媞亲自把翼儿送回温饬宫之后，第二天晚上，温饬宫就有人来报，翼儿又发高烧了，水米不沾。班媞赶紧赶到温饬宫。翼儿紧闭着双眼，花瓣一般的嘴唇变成灰白色，迸开一道道血口子。无论班媞如何轻声地呼唤，摩挲着她的小手，也没有反应，翼儿一个人不管不顾地睡着，她的头，她的身体，她的四肢，全都不受控制地下坠着，沉得像秤砣。翼儿的肉身缩成小小的一坨，隔着被子一直烧过来，烧到班媞的手心里。

御医在一旁束手无策。他们告诉班媞，小公主先天不足，上次高烧已让她元气大伤。而且，她又没有求生的愿望，此刻只能听天由命了。班媞伏下身去，把脸贴着翼儿的脸，她觉得自己整个被烫伤了。班媞抬起头，紧紧地盯着御医："是不是只要能把翼儿的高烧退下来，她就有救了？"御医被她看得倒退了一步，说："还不能肯定。但最为难的是，微臣和其他御医们都实在没有办法把小公主的高热退下来……"

"那么，就让我想办法吧。"班媞命宫女和保姆把翼儿掖好被褥，随同自己，抱到后寝宫。

没过多久，刘骜也闻讯赶来了。来的时候，小公主的床褥已空，旁边的宫女小心翼翼地对刘骜说："婕妤抱着小公主到后院去了……"刘骜又赶到后院，只看大门紧闭，门前站着一排宫女，紧巴巴地盯着。刘骜欲推开门，一位年长的保姆拦着说："陛下，婕妤吩咐，任何人不得入内，怕小公主见着风。"刘骜只得站着。熬了一会，他实在是担心，站不住了，便蹑手蹑脚推开门，只见里面围了一道屏风，屏风脚下洼着一窝水。

刘骜纳闷地转了进去。屏风里，一旁摆着一个香油木的大浴桶，班媞坐在另一边的矮几上，紧紧地搂着翼儿，保姆正在她身后给她披上一件长袍。刘骜愣了一下，看到班媞竟然是浑身湿漉漉，赤身裸体地抱着翼儿。

刘骜吓了一跳，压着嗓子叫了一声："媞儿，你疯了！"保姆这才看见皇帝来了，吓得赶紧用袍子把班媞裹紧，跪下来叫了一声"陛下"。刘骜不管，先走去摸了一下大浴桶里的水，冰得直咬骨头。他这才注意到，旁边宫女舀的长勺里，还有没有融尽的冰块。他冲过去，把翼儿从她的怀里抢了出来："你疯了？都十一月了，你竟跳进冰水？你会冻死的！"

班媞望了他一眼，眼睛里的绝望又黑又浓，深得像几十米深的水井："可你要我怎么办？翼儿怎么办？她都快烧着了。"说着说着，牙齿已在咯咯咯地乱响了。刘骜甚至就要冲过去抱住她了。班媞已经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又要失去翼儿了。她太可怜，太可怜，那一瞬间，刘骜恨不能贴住她，用自己那条命去温暖她。

然而才走了两步，他还是停了。这样的举止对班媞似乎有点唐突，他拿不准分寸；如果是别的女人，他就早这么做了，可这是班媞。就在片刻的犹豫间，一位保姆连忙把衣服给班媞缠紧，另一位保姆又从刘骜手中把翼儿接过来，帮小公主把衣服穿好，裹好被子。

刘骜背过身去，说："翼儿已经病成这样了，你也这样，你叫朕怎么办？"班媞不承想刘骜这个时候还说出这样柔情的话，原先好不容易支撑起来的力气就坍塌下去了，整个人向保姆身上软下去了。刘骜退出门，令宫女把班媞看好，给她穿好衣服。

刘骜万万想不到，聪明一世的班媞竟然赤身跳进冰水里，用自身的身体去给翼儿降温。翼儿的体温确有短暂的下降，但太医说，这种降温方式不可能改变体热，只能降低体表的温度。看来班媞是糊涂了，她也并不是那么心如磐石，永远纹丝不乱的。他以前甚至觉得班

媞对女儿的感情太疏远，可是，她也会哭，也会伤心哪。班媞的爱，只是太过含蓄隐晦，他觉得自己错怪她了。

刘骜一直守在翼儿身边；不到半个时辰，翼儿的体温又升高了，仍然烫得吓人。可是，他能怎么办呢。他抱着自己的女儿，感觉像捧着一小簇温软的、滚烫的炭火，在慢慢炙烤着，他知道，这团火很快就会燃成灰烬。刘骜想哭，可是张开嘴，却只是低声地号叫。他哭不出来。

十年了，行冠礼娶妻都十年了，一次又一次，他连一个小小的女儿都保不住。他很苦很苦，一腔淤血全都郁结于心，吐都吐不出来。

班媞心力交瘁，也病倒了，被送回到增成舍。

三天后，翼儿终于不治，年方一岁半。这个时候，班媞仍在昏睡。日日夜夜，她都醒不过来，就像沉入了最幽深最安静的谷底，四肢百骸都是放松的，全身的毛孔都张开了。然而，她的脑子里却犹如有一群昏眩的鸟群在旋涡里旋转，牵引着她，整个人还在往更深更黑的深渊里掉下去。她被卡在?渊的深渊，沼泽的沼泽当中，只想永远地睡下去。

在又黑又甜的长梦中，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探到了谷底；她看见了翼儿，还有那个数年前未曾生下来的孩子。那是一个小男孩，面目模糊，和翼儿手挽着手，笑嘻嘻地走着，与她擦身而过。班媞要伸手拉住他们，眼看就快碰到翼儿的指尖了，只差那么一点点；可是，他们恍若未闻，一直走，一直走，叫都叫不住。

班媞就这样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想去追，腿却举不起来，一点力气都没有。

可是生活还在继续。

班媞只是发了几天的高烧，病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很快就好了，太医还没怎么用药呢，她三两下就全恢复了。班媞的身体真是无比强壮，强壮得连她自己都尴尬了。她很想纵容自己的病痛，病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好营造悲剧感，让她也能软弱下来，让世人

都来怜惜她。可惜女儿死了，她还毫发未损，连借病以逃避现实的机会也没有。诘难、后悔，又或者流泪，有何益？翼儿已经不在了。她再一次失去了她。

有时，班媞也会想，翼儿走的也许正当其时。班媞不知是否应该让女儿更聪明、更敏锐，还是让女儿更清浅、更安心？翼儿是美好的，娇憨的，不曾被污染的，班媞不想把不幸福感遗传给一个这样的小生命。

这些日子，刘骜又重新回到班媞的身边。可直到她病重，刘骜还是不能肯定班媞对自己的需要。只要她是清醒的，只要她能睁开双眼，只要她看见刘骜在身边握着她的手，照看着她，她就有能耐挤出一个温柔的笑容，体贴入微。刘骜不能发作，然而，却恨不得掐着她的肩膀，摇醒她。即使病成这样了，都不肯软弱片刻，为什么还要反过来安慰他，敷衍他！没错，班媞是好心好意，怕他担心，但这个女人，为什么永远都要这么强势，永远不能放松？

《长信宫词》 张放(5)

刘骜为了安慰班婕，决定拜班伯为定襄太守。这对班伯来说，是个机会。班伯虽然文士出身，却有慷慨之气，几次上书要求出使匈奴。年初时，单于来上朝大汉皇帝，刘骜就曾命班伯持节在塞下相迎。现在，定襄的大姓石氏和李氏愈发胆大妄为，不仅聚众斗殴，竟然还敢追杀官吏，班伯刚刚上了奏折，请求派去镇守定襄。刘骜觉得班伯的才能亦足以胜任，便准奏了。至于王凤，他向来看好班伯，既然班伯自己有成就一番的志气，王凤也就顺水推舟了。

迷迷糊糊中，班婕感觉有人轻轻抚着她的脸，她睁开眼，只看见刘骜就在身旁，坐在床沿，安静地看着她。

“你哭了。”刘骜说的时候，手还在摩挲着她的头发，撩过来撩过去。这种温柔让班婕疑虑起来。她还是说：“没有，臣妾很好。”刘骜用指尖轻轻地划过她的脸颊，笑说：“婕儿，你在梦里哭了吧。是朕替你拭去泪珠的。”

班婕忽然很烦。这不是刘骜。他不应该这么温驯，不应该这么柔情蜜意，他就应该一脸自以为是的表情，是那个又软弱又矜持的蠢人。刘骜的甜蜜超出了班婕的预想，她越发固执了，轻轻地摇头说：“陛下，臣妾很好。或许是梦中迷了眼。”刘骜忽然把她的身体往榻上潦草地一放，站起来，冷冷地说：“班—婕—妤，你又来了。”

走到帷幔边，他看来气已消了一些，又回过头来对她说：“朕刚刚遣侍中中郎将王舜奉玺书印绶，拜班伯为定襄太守了，让王舜自己去保护单于。去定襄主事，是你哥哥一直的心愿。”

班婕赶紧从床榻上起身，拜谢：“谢陛下。陛下能够让臣妾的兄弟多加历练，臣妾非常感激。”

刘骜看到班婕在病中犹自挣扎着起来，有点于心不忍，便说：“你知道吗？朕一开始就觉得，你与你哥哥长相酷似，当初我也是因为这样，一眼就留意上你。”他接着又说，“这次倒是遂了王凤的意，他一

向想拉拢班伯。只怕这样一来，皇后又该紧张了。哼。”他边说就边想起许□，这个女人，她该又把班媞和王凤树为假想敌了。

班媞不得不解释：“但哥哥并非攀附权贵之人……”

刘骜打断她的话，说：“朕知道，班伯就是一位儒生，很有才能，朕欣赏他跟王凤没关系。”

“大司马大将军的权势这么大，臣妾一家并不敢和他攀上关系。这点，想必陛下也能理解。”

“王凤的权势大了就这么让人讨厌吗？朕明白，你们大家都在埋怨我，觉得朕太过纵容王凤了。”刘骜惨然笑着，语气也变了，说，“谁都觉得我无能。你们怎么知道我没有办法把王凤赶出朝廷？你们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的？都以为我怕他，以为我怕太后。也许吧。但这些年，你看王凤的权力就真的那么稳固吗？每天下朝以后，我都在想，王凤说得到底对不对，我到底能不能有比他更好的决策。结果不能。绝大多数时候，他都比我高明一点，不多，也就一点点。他对朝中诸幕僚的了解比我细致，他对人事的任命比我准确，甚至有魅力让更多的人围绕在他周围。我有自知之明。我一直在努力，可是，我自问无法比他更高明。再放眼整个朝廷，又能有什么人比王凤更适合执政？没错，王凤确实有结党营私，打击异己之嫌，王商之死，王章之死，每一桩，每一件，我都记在心上。但现在朝中谁又是清白的呢？”

班媞吃惊地看着他。刘骜又说：“我知道，我一直对王凤忍让退避，对刘家天下，未免是饮鸩止渴，不负责任；可是，对于天下百姓，他比我有能力，未必不是百姓之福。可是，我心里想的，谁给我机会去解释了？去对那些大臣说我没本事？去向母后解释我不想待在这个位置上？皇后怎么能容忍我对王凤的这种尊重？”他嘴角挑起了一点笑，说，“而你，只会更加证实我的窝囊吧。”

班媞不知说什么好，避开他的目光，勉强说了句：“陛下何必把自己说得如此不堪呢……”

刘骜冷笑着说：“我没有夸张。如果我在你眼里不是这么毫无地位，你怎么会这么待我？”

她也生气了：“既然臣妾不能让陛下宽心，那你又何必来找我呢？后宫这么多美人，陛下尽管自便。”班媞含着一朵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像是不懂他在说什么。

刘骜看到班媞这种宽解的笑，气更不打一处来。可是人家也没说错呀。刘骜最后憋出了一句：“我根本就不应该来找你，是我太傻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你那么难侍候的女人。”

皇帝被她气走了，现场只留下怔忡的班媞。

刘骜是故意把自己的怨气积聚起来，放大的。他知道班媞总是没有错，所以他才受到了伤害。他不想挽回，反而更尖锐地刺痛自己。刘骜似乎越来越深地陷入这种自我虐待中：他要通过败坏自己，来羞辱班媞。

刘骜在班**㚟**这里，只能得到满身的挫折感。班媞心里树起的篱笆有三千丈那么高，他始终不得其门而入。他不是没有励精图治过。这两年来，他很少微服私行，不再四处游猎，也想理清朝政，也想好好陪陪女儿。可是，看哪，他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

刘骜不知为什么。平心而论，他在位这八年时间，军械武器长年藏放在库房中，太平无事，既无内乱，也无外患；仓廪丰实，百姓生活安定。说到公卿幕僚，固然看不出谁有经世济才的能耐，但谁都不是大奸大恶，多少有几分学问。起码，刘骜要守成是没问题的。孝元皇帝留给他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二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宣元二帝给刘骜积攒下来的家底足够了，先帝们镇恶抚远，也给他清扫出空间。如果嫌没有实权，难道刘骜身边的臣子还能比孝惠帝身边的臣子更难对付吗？难道王太后还能比吕太后更强悍吗？

刘骜被一种强烈的失败感纠缠着，困顿不堪。谁都不需要他，班媞不需要，王太后不需要，朝廷不需要，天下也不需要。他重新坐上

他的飞行殿，带着一众随从，在长安四周斗鸡走马，渔田打猎，云游去也。

《长信宫词》 张放(6)

阳朔三年六月，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一百八十人造反，杀掉长吏，偷盗抢夺库府兵器，自称将军，打遍九郡，一时间，应者云集，闹得人心惶惶。王凤又是操心又是急，先后派丞相长史、御史中丞逐捕，一番劳累下来，人就倒下了。这回，就不再是称病不朝的托词，而是结结实实地缠绵病榻了。

不到七月，申屠圣发起的这一场叛乱已经荡平了。不过，王凤就再也没有离开病床。他太累了，躺下了，就不想再起来了。王凤一病，无疑让诸王与诸侯有了许多想法。无论是京城官员还是地方官僚，都认为这是一个慰问送礼的示好机会。阳平侯府日夜车马辚辚，一箱一箱的礼品扛进了阳平侯府，一拨一拨的王公贵族从阳平侯府出来。虽然阳平侯府定期向外报平安，可是晋见者亲眼看到王凤一天天消瘦下去，脸色一点点灰下去，看样子一时半会没什么指望了，大家喜忧参半，都在咀嚼谁将是得益者谁将是失败者，都在猜测自己的政治前途会否动荡。

这对刘骜是一个机会。他曾经花了这么多的力气想去扳倒王凤，一次又一次地鼓起勇气，一次又一次地受挫，从一个失败走向另一个失败。现在王凤病倒了，什么都丢开手了，他有无数种可能俟机下手，重新把属于自己的权力拢在手中了，他却殊无快意。刘骜已习惯失败，习惯不自由了。长久游离在实权之外，他根本没有机会训练出敏锐的政治嗅觉，他也没有判断力和决断力。现在的刘骜，即使给他权力，他也不知道自己要拿它来干什么。

在王凤病中的三个多月里，刘骜什么都没有做，连人事都不曾变动过。他对近臣解释说，舅舅大病，急于调动人事未免不敬；然而，潜意识里，他未尝不是在等待王凤给他作出最后的安排。

王凤果然就赠给刘骜两位年轻人。一位是淳于长，太后姐姐王君侠的儿子，王凤的外甥；一位是王莽，太后哥哥王曼的儿子，王凤的

侄子。在王凤生病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活跃在阳平侯府，淳于长日夜守在王凤身边，而王莽斟茶送水，亲尝汤药。

刘骜觉得淳于长聪明仁孝，两人甚为投机，便令人拿来朝服，就在王凤面前，拜淳于长为校尉诸曹。而对王莽——刘骜实在兴致一般，这个人土里土气，即使他真有满腹的才华，也掩饰不了这一点。他听说过这个人极为勤奋，但刘骜对这点不感兴趣。一个人凡事太勤奋，太用力，便显得蠢。他并不十分喜欢这个人。王凤却告诉刘骜，王莽是一位真正的人才。他问刘骜："如果把王莽与淳于长比，陛下如何看？"

"两人都是朕的至亲，二人皆各有所长，不好臧否。"刘骜有点警惕。

王凤看出了他的态度，坐起来说："陛下，臣已是老朽之人，提及这二人，的确是希望陛下能重用他们。现在关键是怎么用，用谁了。"王凤推心置腹地对刘骜说，淳于长聪明乖巧，能审时度势，可堪任用；不过，王莽忠厚仁柔，日后才必是真正的国之栋梁。

王凤对王莽的评价如此之高，刘骜感到意外："为什么？"

"王莽自幼家境贫寒，却勤勉好学；不仅博学多才，还谦逊克制，这是青年辈中难得的品质。日后他的前途未可限量。陛下，不可以貌取人。"

刘骜看到王莽捧着药回来了，还是有点失望。他长得太平庸了啊。

不过，为了讨病笃的王凤的欢心，也想给王太后一个宽慰，刘骜在王凤的床前，把王莽封为黄门郎。在听取了朝中不少对王莽的称颂和推许之后，过了数天，刘骜又把王莽迁为射声校尉。

王凤病体支离地撑了两个月，终于在阳朔三年八月薨了。辅政已有十一年的王凤直至死的那一刻，才终于退出权力中心。刘骜谥王凤为敬成侯，停止上朝三日，并禁止民间婚嫁宴乐三日，同时，亲自临吊，以示赠宠，还送以轻车介士，为其送葬的军队仪仗从长安陈列至

渭陵。王凤的儿子王襄也嗣侯，拜为卫尉。王太后虽然十分悲痛，不过王凤位极人臣，生得风光，死得气派，王家算是极尽哀荣了，她也就满意了。

王凤一死，刘骜才发现自己竟会那么难过，他还是低估了王凤对他的重要性。这么多年来，王凤堵在他的胸口，对王凤猜疑和惊惧，已成为刘骜的依赖。生活在王凤的阴影中，既是他的黑暗，又是他的荫蔽和保障，他就带着这种惯性，一天一天地混日子。现在权力又回到刘骜手中，他该怎么办?

大司马大将军一职，王凤把它的权力放在了三公之上，且可以专揽朝政。王凤临终前，流着泪对天子千叮嘱万吩咐，这个职位要封御史大夫王音，而不是更亲的弟弟平阿侯王谭。王凤的理由是：王谭虽然是至亲，但是行为骄奢，不能率导百姓，王谭等五侯必不可用；还不如从侄王音谨敕。刘骜听从了。有时，他感觉王凤的眼光的确放得比自己更远，胸襟宽广。王音毕竟不像王谭他们是近亲，平常用事十分小心在意，尽职尽责，可以信赖。

不过，刘骜却是只知其一。他不知道，上次王章差点弹劾了王凤，就是王音告密，救了王凤。王凤不过是知恩图报。而且，王谭虽与王凤是亲兄弟，却十分傲慢，总是不愿听王凤差遣；王音虽只是从侄，侍候王凤却如同侍候父亲一样谦卑恭敬。这里面或公或私的缘由，难以道清。但关键是刘骜需要一个人，能够为他承担现任，王音还是王谭都不那么重要，都是王凤一句话的事。

刘骜曾经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建功立业啊。可是，连他都看透自己了，随遇而安、懦弱无为的性格已无法从他的身体里剥离。刘骜把从前王凤手中的权柄，悉数移交给王音，一点也不贪图和眷念。他拜王音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封为安阳侯，食邑与王氏五侯同。

《长信宫词》 张放(7)

刘骜来到长信宫，忽然感觉今天这里似乎格外热闹。走进正厅，只见一群艳丽的妇人围着太后，叽叽喳喳，笑个不休。大家见刘骜来了，都暂时停了下来，欠身行礼。

王太后拉着刘骜坐到一旁，笑着说："看，都有谁来了？"刘骜认出那个身着宫装挑头的贵妇，就是敬武长公主，便对她回礼了。敬武是刘骜的姑母，早已嫁出宫多年，刘骜已十余年未曾见过敬武了，向来不甚亲近。倒是旁边一位面目清秀姣好的年轻女子吸引了刘骜的注意力：她穿着一身浅褚色的长袍，只是不知为何，发式编作男子式样。

王太后笑了："骜儿，你可认得他？上次见他的时候，他还小呢，老爱哭鼻子。"敬武也不好意思了："放儿小时候，又胆小又顽劣，不知天高地厚。难为太后还记得。"刘骜在一旁插话："他可是张放？一见面，朕还以为是长公主的女儿呢，想不到他已长这么大了。"

"可不就是吗？"王太后也说。

刘骜一时有点呆住了。眼前这个俊俏的年轻人原来是个男孩。他的脸有点尖，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张小巧如鲫鱼嘴的双唇，白皙清丽，眼睛显得更大了。他整个人是暖的、艳的、柔软的、暧昧的，没有性别，似乎只要张放的眼波对着谁转上一转，不管男女，骨头先自轻了三分。

刘骜已经有点走神了。和敬武聊了一会，他便说道："长公主，朕刚才和放儿聊了一会儿，觉得他聪明颖慧，当是可造之才；朕打算先封放儿为侍中，日后还可加封中郎将。你看如何？"张放拉了拉母亲的衣角，示意敬武，母子二人一起喜不自禁地伏地拜谢了。来的时候，敬武还没有往求官上面多想，谁料富贵逼人来。

太后怔了怔，只得说："那也好，放儿聪明明辨，你就多陪陪皇帝吧，也让他顽劣的心收一收。"

结果这一放松，刘骜的心就像跑马一般，再也没收回来。自此，张放便大摇大摆地出入宫禁了。这样的世家子弟，别无所长，他的专职不过就是吃喝玩乐；他又没有皇帝那么忙，所有的聪明，就用来雕琢如何玩得更专业更精致。刘骜也喜欢在市井斗鸡，可是与张放的玩法相比，他就觉得寒碜。看人家张放，在公主府里修建起养鸡坊，专门收那些羽毛金黄、爪如铁铸、鸡冠高耸、尾羽昂然的雄鸡，一共一百多只，并聘了二十位身手灵活的子弟驯养调教这些公鸡。而他的眼光非常毒，群鸡中哪些健壮，哪些瘦弱，哪些勇敢，哪些怯懦，他全都了如指掌。单此一项，刘骜就对张放佩服得不行。现在，是他跟定了张放，而不是张放跟着他，两人日日斗鸡走马长安中。刘骜的心，早已让张放四处放牧了。

不知不觉中，刘骜与张放的目光已绞到了一起。不知不觉中，他们已有肌肤之亲。他们开始是拉着手，马上转到没有人的地方就拥抱亲吻、相互摩挲着，最后，回到宫里，他们两人上了床。这个过程十分短，两人却丝毫没有不自然，仿佛天生他们就应该是一对。这是连刘骜自己也没有料到的，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也是这样的人。以前，他曾对娈好后庭花的先帝们颇为不解：武帝宠爱韩嫣、李延年，文帝迷恋邓通，甚至父亲爱幸石显，他都很不以为然。可是，见到了张放，他们同席吃饭，同榻而眠，恨不能寸步不离。日夜厮守、时刻想念，这一步，不知怎么的，就迈了出去了。

是的，刘骜比张放大十岁有余，可是，到底是谁引诱了谁，谁败坏了谁呢？张放的眼神，妩媚得摧枯拉朽。张放对他的感情，是女人所不能比拟的。

刘骜与张放出双入对，亲昵有加，宫里已窸窸窣窣地有了闲言碎语，甚至还传回到刘骜的耳边，然而，他顾不了了。甚至，他偶尔的遮遮掩掩并不是由衷的，只是一种合理的姿态，他并不避人，也不介意泄露他的快乐。张放是那么情投意合又婉转多情的可人儿啊，情到深处，刘骜甚至因为张放而骄傲。比起先帝们的私宠韩嫣、李延年、

邓通、石显等人卑贱的出身，他的张放，不仅才貌双全，而且身份高贵。

《长信宫词》 张放(8)

王太后也嗅到了刘骜身上那种不安全的气味。登基已十年，天子尚无子嗣，居然现在又好男色，那大汉的江山岂不后继无人？可是，她了解自己的儿子，向来阳奉阴违，行事不计后果，劝又劝不得，骂又骂不得。除了白白地和敬武长公主及张放撕破脸，又有何益？还是早早让张放娶亲，让刘骜断了念想也好。

张放已十八岁，早该成亲了。敬武听说王太后愿意亲自为张放物色媳妇，自然欢喜；再听到王太后替张放撮合的对象是许皇后弟弟平恩侯许度的女儿，更是一百个乐意。太后亲自指定的婚姻，自然轮不到张放发表意见，但形式上，王太后还是觉得有必要知会一下皇帝。

王太后派人请来刘骜，说打算为放儿寻一门好亲事。刘骜打心里不愿意。他迷恋着张放年轻的身体，希望张放可以长久陪在自己的身边，舍不得丢开手。听得母亲说是许度之女许约，刘骜在脑海里过了一遍，断然说："不行，这个姑娘人高马大，没有姿色，配不上张放。"王太后一声冷笑："许约比张放还小一岁，贵族中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爵位相当、年貌相若的姻亲了？我劝皇帝也不要过于苛求了。张放也不过是个纨绔子弟，看在敬武的分上我才给他三分薄面。小小一位富平侯，你犯得着为他发急吗？"

刘骜心是虚的，一口气忍不下去，冲撞出来："母亲，既是小小的富平侯，那你也犯得着如此热络吗？"

"混账！皇帝到底什么意思？你是想一辈子不让人家张放成亲吗？你要真有这种念头，那我倒是非要拆散不可了。你身为天子，怎么如此不计后果？难道做娘的管一管还有错吗？"王太后看到刘骜低着头，似有愧意，便松了一口气，说道，"你心里明白就好，我也不多说了。现在王音任大司马，比不得王凤在朝的时候强势啦。看皇后这几年勤勉安分，我们王家也没必要得罪他们许氏。在这点事上，不妨向许家

示一个好。你不要只知道照顾增成舍，应当一碗水端平。一个皇帝，连这点小恩小惠都不懂，你还谈什么御人之术？”

刘骜一时不知该怎么反驳，只能在心里盘算着。

离开了长信宫，刘骜心里的另一盏烛忽然点亮了。他想到，张放与许氏之家只是政治联姻，张放的妻子既无吸引力，那么，张放有了护身符，两人间的交往就更可以掩人耳目了。他怀着这个隐秘的愿望，对母亲的安排放心了。他奔赴到椒房，与许□商量这件事。

许□也很兴奋。张放家世也算煊赫，又是刘骜身边的红人，那么，太后与刘骜让他与许家结亲，显然是一种笼络了。敬武长公主和许度对这桩太后保媒的亲事，高兴都来不及，大家都兴冲冲地忙着张放的婚礼。

为了让这头亲事办得好看，刘骜拜张放为中郎将，监平乐屯兵，置莫府，并赏赐给张放与将军相当的仪仗。这样还意犹未尽，还令国库支付张放的聘礼，再赐全新甲第一座，并装备了整个府第上下的全套乘舆服饰。这么高调的联姻，长安已多年未见过了，大家都把这看做是“天子娶妇，皇后嫁女”。

这个婚礼，让富平侯张放在长安出尽了风头。刘骜亲自担任主婚人，使者冠盖不绝，赏赐动辄以千万数。京城的各路官员一见张放与许家如此深受隆宠，赶忙送来最贵最厚最重的贺仪，满眼锦绣，令人目眩。而娶亲的队伍吹吹打打，拖拖拉拉地排了三里路，一眼望不到尽头，连路边的树都因为宫灯的日夜照耀而烤焦了。新娘坐在轿子里蒙着脸，可是，年轻气盛的张放是骑在马上的，他美目流盼，艳光四射，长安市民都挤在迎亲队列两边，争相抢看这位既俊俏如花，又红得发紫的新郎官。大家都啧啧称羡，心想，连新郎都如斯美貌，那新娘不知该怎么样倾国倾城了。

《长信宫词》 张放(9)

张放成亲了，刘骜就觉得可以不再忌讳了。他常常带张放夫妇进宫来玩，让许约陪着许□，独独留下张放，与他宴饮游乐，微行出游，同起同卧。与一位已婚的男子来往，总是说得过去一些。刘骜带着张放越走越远，宫中的园林苑囿已无法困住他的心了，他们闯遍京城的大街小衢，再开到长安近郊远郊，北至甘泉，南至长杨、五莋。为了方便，更为了刺激、好玩，刘骜甚至扮作张放的仆从，从容地调戏着各种规则，沉溺其中，醉得不知今夕何夕。

出人意料地，张放既倾心于刘骜，也对这个新婚妻子很满意。美丽女子他见多了，许约虽不漂亮，但张放从她年轻丰满又充满弹性的肉体上尝到了甜头，照样迷恋不已；何况，许约有一副好脾气，对他言听计从，随时随地愿意迎合他。张放欢天喜地地流连在一男一女两个爱人当中，啜饮着这两个人对他的崇拜和爱意，乐此不疲。

只有许□，终于明白太后和皇帝亲许的这门亲事，原来是一个噩梦。刘骜与富平侯明火执仗地谈恋爱，每个人都知道。这是对她，以及对整个后宫的一种挑衅和侮辱。

许□经常会有一些灾难性的预感，比如——班婕又怀孕了，生了个男孩；又比如——王太后讨厌她，削了他们许家的爵位。她不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她的所有想象都是建立在她所能接触和理解的常识之内。要许□那样对现实不敏感的人都开始神经质，实在是因为刘骜已令她太没有安全感。解救她这种臆想狂的一剂泻药，就是跟刘骜耍耍脾气，两人都撕破脸大吵一架。这样，彼此的注意力都转移了，许□的心理也平衡了。

许□自认为举世无双的忍耐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磨出来的。这些年来，她见惯了刘骜的薄情负心，每一次，她都以为人生中最坏的厄运已来临，每一次，她都以为已经触到了她容忍的底线，然而，没有。原来这个底线还可以一直再低下去。她的丈夫在她眼皮底下和另

一个男人勾搭，而且借着她来牵线搭桥，把她当做傻瓜。而她的那个傻外甥女啊，还乐呵呵地自来自去，不把这当一回事。

刘骜再一次与张放许约一行人，前往椒房找皇后玩儿。许□笑着说："富平侯又来了？富平侯的家人也来了？"

刘骜知道她是讥讽他假扮仆人一事，也不以为意，说："皇后，我们要去甘泉打猎，许约不肯去，又说许久没见到你了，想与你叙叙家常。你能不能陪她转转？"

许□不笑了："富平侯夫人，对不起，今日我没有空。你要愿意就去陪富平侯吧，恕不奉陪。"这位十七岁的年轻媳妇搞不清楚她的姑母为何忽然翻脸，窘得不知如何自处。

刘骜有点下不了台，索性发嗲了，说："你就不能答应朕一次吗？好不好？"

许□说："陛下，你的要求过分了吧？我是后宫之首，忙得很，没有义务陪每一位入宫的命妇，更没有工夫给陛下的风流快活料理后事。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来找我，我也没有这样的福分。"

刘骜气得话都打结了。张放一见形势不妙，早拉着许约和随从溜出门了，留下这两人。许□从鼻尖里哼了一声，挥袖欲去。刘骜一把扯住她："你身为皇后，怎么可以这么放肆？有话不能好好说吗？当着外人，还给不给朕留一点面子？"

"外人？你会把他当做是外人吗？好，那我就好好说，你宠幸别的女人，我认了，什么也不说；现在你倒越发变本加厉，连男人都不放过，你给我留过面子吗？给后宫留过面子吗？"

"说到底，你还是善妒。这么多年了，你怎么一点都没有长进？"

《长信宫词》 张放(10)

“难道你身为皇帝，就有长进了吗？”

“明明这里还有其他人，你却非要跟朕闹，你想干什么？”

“是你太不要脸！”许□话音刚落，脸上就结结实实地挨了一记耳光。她怔了一下，尖叫着扑上去，撕咬着他，刘骜左躲右闪：“你什么毛病啊你？有你这样的皇后吗？”许□不管不顾，只顾没头没脑地扑打着刘骜。他终于烦了，一把推开她。

两人僵持了片刻，许□也感觉自己闹得太惨，失态了。她整整衣襟，转过脸，收敛下来了，说：“陛下，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刘骜也有点惭愧了：“你又何必说出这种狠话呢？是朕不对，朕向你赔礼了，还不行吗？”道个歉吧，刘骜心想。以前这么多年，不也摔摔打打过来了吗。

许□淡淡地扔下一句：“不必了。你令我蒙羞。”

这话带着凌厉的寒气，一个冷颤对着刘骜扑面而来。他的心沉下去了，黑着脸走出了椒房。

疯了，疯了，这个女人不能要了，我要废掉她，我要废掉她。刘骜浑身在发抖，又惊，又气。她说的是事实，他抵赖不了，他太不要脸了。惟其如此，他更恨了，甚至赐死她的心都有了。

张放和许约还在殿门口候着，但张放察言观色，看到了刘骜的表情，便默默地跟在身后，也不出声。

这一天晚上的宴饮上，刘骜十分失意，带着张放、淳于长和众朝臣喝酒作乐。各位侍中大夫们的酒都喝多了，一个个喝得满脸通红，可甜言蜜语照样说得很溜，哄得刘骜笑逐颜开。席上只有侍中班伯以不胜酒力为由，不敢多饮。刘骜刚刚把班伯从定襄召回来复命，对他也是青眼有加。他带着八分醉意，指着屏风上一幅纣王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的图，惺忪着眼问班伯：“班伯，你说说看，纣王为什么这么无道啊？世上有这么糊涂的皇帝吗？”

本来不过是酒话，班伯却正席而坐，恭恭敬敬地回答：“《尚书》里说，纣王是因为听信了妇人之言。”

刘骜开始不以为意，大着舌头说：“堂堂一个皇帝，怎么就会这么听信女人的话呢？荒唐！”

班伯听到皇帝的怂恿，接着说了：“那还因为纣王沉湎于酒色。所以，为人君者，不仅应当戒色，还应当时时自警，不要以酒为意，不要以色为先。陛下现在雅好龙阳，即使不为国家计，难道不为子嗣计吗……”

一番引经据典，把一桌的人都说醒了。刘骜很窘，没有想到这又是一个如此无趣的人，简直堪与他的妹妹比。一人高尚，举座为之不欢。大家都闭上嘴了，不好做声，生怕被班伯归为不知扶正辅佐天子的奸佞。刘骜只得亲自出面打圆场：“还是班生的话有道理啊，朕许久没有见到班生了，今天，又再次听到您的诤言，是朕的福气。来，朕敬你。”

皇帝给了他一个台阶下，班伯再钝再直，也知道这时候说下去没什么意思，拜谢过天子，满饮过面前的这杯酒，再也闭口不言了。大家方才客客气气地继续往下吃，然而，所有人的吃相都变得端庄严谨，作风正派起来。座上最为尴尬的是张放；他坐立不安地吃了两口，便借口更衣，走了。淳于长为了宽解张放，也走了。

还有什么能阻遏刘骜的寻欢作乐呢。不管刘骜每一次多么的幡然悔悟，甚至真心诚意，痛哭流涕；可是一见张放，一见到他那张鲜艳又无辜的脸，婉转的态度，他的心就软得像一摊泥，所有的决心都烟消云散了。事实就是那么微妙：刘骜优柔寡断的性格，一辈子都在摇摆不定，听风就是雨；然而，因为没有能力作下决计、作判断，长久来看，他却顽固得像一块石头，听不进任何建议。

《长信宫词》 张放(11)

只有面对班媞这个女人，刘骜才感觉到自己面临着一种深不见底的挫败。也许，他刘骜负了天下人，负了王太后的期望，负了许皇后，甚至有愧于李平，唯独班媞，自己不欠她的。他认为自己对她够好了。可是，这两年，她益发表现得不怨怼不愤懑，对他所作所为不予置评，不发一言。她甚至并不冷淡，礼义悉至，只是客客气气，只是相敬如宾。

刘骜这种细微的情绪，班媞何尝不知。翼儿死了，李平封为婕妤了，王凤去了，张放来了，这一两年，太多的事，班媞心都灰了。她以前还心存侥幸，替刘骜找借口：也许是因为王凤太强硬，刘骜也想像孝武帝年轻时一样，韬光养晦。然而，王凤薨了，她便眼睁睁看着刘骜溃散得不成样子。刘骜没说错，如果是他而不是王凤亲自执掌朝纲，也许更为不堪。她甚至觉得自己错怪王氏了。

刘骜时不时还是会来增成舍。可是，还是那个人，班媞已知道自己不爱他了。裹在锦被里，刘骜寻找着她的身体，抱着她；班媞则任由他缠绕着，既不拒绝也不迎合，僵硬着，一动也不动。刘骜的体温很高，他用一只胳膊穿过她的肩膀，轻轻地握了一把她的头发；而且，把脸深深地埋进她的脖子，呼吸出来的气息，刚好及时地抵达她的耳垂边，热热的，还有点痒。

班媞忽然发现，原来他在闻她的头发，以一种用力的姿态，要把她的发香，连同她这个人，一起嗅进去。

班媞几乎就要在这软绵轻佻的气息面前投降了。这么缠绵多情的一具身体啊，多美，她很想回过身去亲他的唇；其实很容易，只要她轻轻地一侧身，毫不费力，就可以亲到了。可是，班媞还想等刘骜开口。如果这一刻，刘骜对她说爱，班媞就会忘掉对他的轻视，用嘴唇堵住他的嘴唇。想必那一定是湿润的，滚烫的，她也期待许久。

这种等待也许仅仅是片刻，也许已经很漫长，等待忽然变成了僵持。一旦僵持，就意味着再无可能。时间一长，班媞和刘骜都没有退路了，他们不可能再去亲热，这是肯定的了。刘骜放开了她，翻身到另一侧，蜷着身子，把被子严严实实地卷着自己，埋首进了自己的睡眠里。

可是，刘骜并没有睡着，班媞也没有。他们努力一动不动，避免碰到对方；怀着这种警惕，他们更加难以入眠了。

一早，班媞侍候着刘骜梳洗罢，刘骜的兴致也好起来了。他是一位好脾气的人，看到班媞忙前忙后的，便低声下气地问："媞儿，今日朕无须上朝，你陪朕游游后苑，好不好？"

班媞没有接话，仍旧在忙着帮燕喜等人为刘骜布置早点。刘骜又说："很久没有与你一起去后苑了，你还记得太液池吗？上一次去，已是四年前了。"

班媞欠身说："陛下如果需要臣妾陪同，臣妾当然会遵旨。"

刘骜看到这个回答并不十分热情，接着鼓动说："朕打算与你同乘一辆辇车，就不必惊动太大，我们悄悄去，悄悄回，可好？"

班媞觉得刘骜的每一个建议都无趣。这个人怎么这么累呀。她低首恭敬地回答："臣妾看古代图画，凡是圣贤的君王身边的都是名臣俊士，而几位末世之主才会由美人陪同在身边。陛下不应仿效那些末主，让臣妾同辇。"

刘骜冷笑一声："对，朕是不该与你同辇。朕为什么要自取其辱呢？"

班媞心知已经刺伤刘骜，再三谢罪。刘骜和颜悦色地说："你有什么错呢？你是贤妃，是贞妇，是苦谏昏君的忠臣哪。是朕不该学末世之主。你放心，朕会禀明太后，表彰你的耿耿忠心的。反正太后常常提点朕，要多与你和你的兄弟这样的贤臣良妇多接近。"

"我没有……"班媞本能地就要赖账。刘骜继续说道："这么多年，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对我，你差不多就是强颜欢笑了吧？扪

心而问，你倒是敷衍得不错啊，知书识礼，顾全大局。不过，你当我就这么傻，这样都看不出来吗？”

班媞脸色白了，急急忙忙地说：“臣妾岂敢。臣妾只是不善于表达而已，令陛下有此误会，罪该万死。”

“你紧张什么呢？是我这样的皇帝太没用了。你也忍了很多年，不容易吧？你放心，你不用那么累了，你讨厌我，我以后也不会再有工夫跟你斗智斗勇了。”

班媞冻结在了那里。看到刘骜就要拂袖而去，她才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难道我真的这么难以取悦？”

“你还在乎我怎么想吗？算了吧，你们这种惺惺作态，太后喜欢，天下人也喜欢。朕会嘉奖你的。”

班媞还想解释，刘骜不再理她，提起脚就走。

他走了。班媞就坐在榻上，坐了一个时辰，没有动。我自以为足够妥帖地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可是我低估了他，忘记了他也有心。班媞没有料到他竟然?知道，都看得出来，而且，还那么容忍着她。以他的尊严和脆弱，他一定已经恨得牙关咬碎了。

可是，班媞真的不在乎刘骜吗？虽然他远不是她的梦中情郎，可是，一年又一年地过来，除了刘骜，她的心也没有别的去处了……那也是爱的。班媞缓慢地意识到这一点，她的眼泪刹不住地滂沱而下，浇湿了她的胭脂。她不是伤心刘骜的离开，而是为自己的软弱和失控而难过。她一直骄傲于自己强大的内心，就算她是刘骜的姬妾，就算刘骜爱他，她也可以不爱；但其实不能。她对刘骜有着绵密深长的感情，这一点，并没有因为对他的鄙夷而改变。人其实是不能掌控自己的，她和别人没有什么两样。

她连带着对自己也看不起了。

在班媞坐着思考的这一个时辰里，她同时失去了刘骜的爱，还有她最后的自信。某些瞬间，班媞甚至想飞身奔去，流着泪告诉刘骜，

不，她也是爱他的。——这样的戏剧性场面终究是没有发生。她不会这么做的，即使想，她也做不出来。

两天之后，王太后下了旨意，晓谕后宫：班婕劝诫皇帝上进、拒乘龙辇这一高尚行为足以效尤，并给她作了一个概括："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春秋时人，楚庄王喜欢打猎，不务正业，樊姬苦苦相劝不得，便不再吃禽兽的肉，楚庄王终于感动，改过自新，勤于政事，后来樊姬又推荐贤人孙叔敖为令尹宰相，三年而称霸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王太后把班婕妤比作樊姬，使班婕妤的地位在后宫更加突出。同时，太后还派人送给增成舍封赏，包括三领海鼠皮、十二匹抽纱碧绿绸、五盏新巧锻法宫灯、黄金十斤。尤为难得的是，太后还把日常戴的一截乌金凤簪赠送给了班婕，足见器重。这样的荣耀，十余年来未曾有过。当然，王太后对儿子的表现也满意，看来，现在他能够见贤思齐，听得进逆耳之言了。

班婕有点傻了。她有意无意地伤刘骜的心，然后，刘骜却一次又一次地为她封赏，然后，越来越恨她。这是什么道理?

《长信宫词》 张放(12)

刘骜与张放的关系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只是，现在为了避免让王太后动气，刘骜越来越不愿意停留在宫中了。那个轻俏而妩媚的张放，就带着刘骜，像放养小猎犬一样，越跑越远。刘骜干脆自称是富平侯府的家人，吃喝玩乐，醉了就拥入百姓家里，杂乱而卧。年过三十了，他不想再过一种仅仅是“对”的生活。

这天，张放带着刘骜来到了京郊阳阿公主的府第中。阳阿公主是刘骜的异母姐姐，已外嫁多年。阳阿早就留意过张放，甚至倾慕于他。不过，张放是贵妇们的宠儿，是大众情人；对于阳阿这样的女人，张放知道调情可以，沾惹不起。京城传说中，善于享乐贪欢的阳阿府中，有着皇宫以外最美的歌姬和舞伎，张放嗅着脂粉香气，巴巴地就跑过来了。

阳阿看见张放来了，还把难得一见的皇帝弟弟也招来了，只喜得小心肝扑扑直跳，忙不迭地在府间设席摆宴。阳阿有心炫耀，捧出了一坛一坛的酎酒和椒酒，还把府中最好最美的歌姬舞伎都奉献出来了。

先是两位裸露着上身的壮男子表演舞剑，吞吐玩火；刘骜与张放只是礼节性地鼓鼓掌，并不热心。然后一位中年歌姬架着古琴出场了，轻拢慢捻，缓缓吟唱，意态深沉。可惜，刘骜不是定陶王，虽通音律，却对这种精巧幽深的技艺并不耐烦，哪怕这名歌姬是阳阿从外地高价买来的杰出演奏师。张放向阳阿抛个眼色，阳阿遥遥地就接住了，乖觉地令人把这位歌姬请下去，又请来下一位歌姬。这次上场的是一位艳丽无比的美女，唱的是什么刘骜没听出来，只觉得眼前的这位女子十分妖娆。

阳阿有几分自得地介绍：“这名歌姬是萱兰，府中最美的女人，皇帝看上了吗？”

“姐姐说笑了，在朕心中，府上最仪态万方的当然就是公主啦。”刘骜笑道。

酒宴还在进行，虽人人在推杯换盏，可是谁的心思也没放在酒席上；张放和刘骜早把来这当做是一场猎艳之旅。场上此时已换了一支舞，仍是那位萱兰主唱，只不过她此次唱的是《九歌》中湘妃与湘君之事，十分凄婉，她也正色凝神，十分动情。刘骜看了看张放，张放正目不转睛看得入神呢，连刘骜的眼神都没留意到。

刘骜无心去听，他的心全被吸在席中央那些起舞的妙人身上了，在那些花红柳绿的裙裾中间，他一张张脸孔地扫视过去。他转身对张放悄声说：“你看中了那个什么萱兰，朕也看中了一位，我们一齐向阳阿讨了去。”张放顺着他的示意看过去。

刘骜所心仪的女子正是领舞。她并不鲜艳，整个人长得很薄，身体柔软如柳丝，一张小脸又尖又脆，只剩一双透明无辜的大眼睛十分醒目。张放大笑起来，小声说：“陛下，你原来喜欢这款啊！”阳阿只见他们细细密密地说着梯己话，一脸的猥笑，猜到三分，又有七分不晓，心里痒痒的。

刘骜看来是高兴了。他闲闲地用箸敲着酒樽，和着歌声和舞步的节奏。张放向来雅好高大丰满的女郎，对这种娇柔的小女子没什么好感，但慢慢地，他也看出来了，领舞的这位女子的确不凡。她在众美女中间，仍然熠熠发光，她的肢体像鳗鱼一般轻滑，一寸寸地游来游去，闪着一种奇异的光泽。飞旋起来，她的一把水袖甩得飒飒作响，光她一个人的裙裾就撒得漫山遍野都是，满场十多个舞伎，大家眼里只容得下她一个人，其余只配作月亮旁边的小星星。和她一比，连萱兰的绝色都显得村气。

张放悄悄地向阳阿打听这个女子，不一会，张放就把她的来历告知刘骜了。她叫赵飞燕，原名宜主，是阳阿公主家令赵临收养的女儿，十二岁起便寄居在阳阿府中学舞了。张放看了看刘骜，刘骜手中也停了，只是专注地看着这个舞伎。

阳阿很快看明白这个皇帝弟弟和这个梦中情郎的意思了。张放一来，阳阿便折损了府中最美的歌姬萱兰和最出色的舞伎飞燕。她心不甘情不愿地把人情卖给这二人。好在人总是会自我安慰的，天子亲自向她讨要府中的一个小舞女，还赏了她黄金一百斤，她还是赚了。也许某日可像平阳公主一样，借飞燕在他们手中飞黄腾达也未可知。

阳阿又笑逐颜开了，没心没肺地令二人去后堂收拾衣服，宾主继续宴饮作乐。傍晚时分，二人已收拾停当。

萱兰美艳如花地站在张放身边，光彩照耀着张放。而赵飞燕则一声不响地低着头，美则美矣，却有点单薄，有点青涩。刘骜几乎有点后悔了。她的脸是瓷白色的，薄得像透明似的，太嫩了，太娇了，简直让刘骜有犯罪感，要不要换一位?

就在这时候，赵飞燕抬了一下头，迅速地看了刘骜一眼，随即又低头含着双颊，沉静不语。只一眼，刘骜就看出这个女子旺盛而炽热的生命力，或者说，是随时可汹涌而出的情欲。可是，她的身量和脸庞，分明又是那么瘦弱，那么害羞。刘骜下定了决心。

就是她了。

《长信宫词》 飞燕(1)

第四部

赵飞燕被暂且安置在三良宫中。三良宫并不大，但离刘骜的寝宫最近。她看来并无怯场，也不觉得有什么新鲜感，仿佛她生来就属于这里。当天晚上，夜漏初刻一到，赵飞燕就被送进了未央宫寝宫。

刘骜好久都没有这么期待了，这是一位全新的、全身都散发着异光的年轻女子。他看到赵飞燕低着头端坐在床边，脸蛋儿被橙色的宫灯照得晶莹剔透的，衣袖顺着肩膀溜了下去，显得特别的可怜。他伸手过去，用手背轻轻地摸了摸她的脸蛋，触指滑腻。刘骜轻轻抱住她，把她的外衣褪掉。

等刘骜亲自把几盏宫灯挑灭的时候，一回头，却发现赵飞燕不见了。他一惊，仔细找了一下，发现她居然整个人都钻进了被褥中，只剩下一张小小的粉脸露在外面，一双眼睛紧紧地闭着，长睫毛的影子一根一根地倒扣在脸上。刘骜怜爱地看着她，伸手过去，要展开她身上紧裹着的被衾，却没有成功。显然，被衾里面被她紧紧拽住了。赵飞燕嘤咛着："陛下，请先灭了宫灯，不然臣妾不敢见陛下。"刘骜无法，只能再自己走下去，把最后的四盏宫灯给熄了，被子中的那双手才略略放松。

可是，御殿外仍然有灯光射进来，哆哆嗦嗦地亮着，榻上的赵飞燕，就像是一尾波光粼粼的鱼，光线一寸一寸地在她身上游来游去。刘骜忍不住挨过去，抱住她就欲求欢。没想到他的手一搭到赵飞燕的身上，她就浑身战栗，刘骜只好停手，轻轻摸摸她的肩。好不容易等赵飞燕平息下来，刘骜不由分说紧紧搂住她，把她仰面按倒在床上，想用膝盖撬开她的双腿。

天知道这个如此瘦弱的女人哪来的力气，双腿紧紧绷着，死顶着他的腿，怎么都不肯放松，那种发狠，就像是拿了命来拼似的。两个人居然就这样僵住了。

赵飞燕一声不吭，抖得更厉害了，她身下的几层薄被和褥子已随着她的颤动窸窸窣窣地发响，刘骜还听见了她牙齿轻轻格斗的声音。黑暗中，刘骜只感觉到她的泪水涟涟而下，沾湿了他的手，哽咽的声音堵在她的嗓子里。她大概是被吓坏了。刘骜笑了，只得放弃。

《长信宫词》 飞燕(2)

怎么舍得呢，她那么瘦，就像是没有骨头一样，触手全是丰盈的、饱满的肉，那些晶莹的肉感，就像要从指缝中溢出来了。整晚，刘骜都是抱住她裹着的被子入睡的，她就像被卷里甜蜜的馅心，引诱着他。

第二天，刘骜又召幸赵飞燕，第三天仍然是赵飞燕。一天连着一天，都是赵飞燕。永巷令署派出听宣的各宫宫婢都有点失落了，后宫里已渐渐开始了揣测：这个暂居在三良宫的舞女是谁？她有什么能耐？宫里太寂寥，许多女人都培养出对宫闱间丰富的想象力。刘骜也知道这点。他怎么会告诉她们呢？又怎么能说呢？连续三天，刘骜在赵飞燕身上都未能行事。无论他怎么安慰怎么爱抚，她即使颔首同意了，到最后，也总是双腿紧夹，满脸泪痕，然后就把身体蜷起来，掰都掰不开。

刘骜本来该怫然而怒的。可他不忍心。她柔若无骨的身体的确像是抵受不了任何的侵犯，刘骜只得一次又一次地委屈自己，忍住满腔的欲火，在她身边翻来覆去，不能入眠。第三天晚上，刘骜甚至是用手来解决的。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躺着这个没心没肺的女孩居然睡得那么香甜，毫无办法。刘骜听着她细密均匀的呼吸，翻来覆去，难以睡着。而且，他竟然都容忍了。

直到第四天，刘骜终于心愿得偿了。他进入了赵飞燕的身体。他心疼地直搂住她，喜不迭地向赵飞燕许诺说，一定要封她为美人，然后再封为婕妤。她倒没有再矜持，含羞带怨地说，但愿陛下都记得自己的承诺才好。

清晨，专门服侍临幸妃嫔的女御长报告永巷令与皇帝，床褥上有新鲜的处女血渍。

赵飞燕目前还是一位毫无名号的普通宫人，却可以独居一殿，这已经是特例了。随着赵飞燕陪伴皇帝的时间越来越多，入宫才半个

月，宫中的妃嫔美人纷纷屈尊来到三良宫拜见她，结交她。除了许皇后和班婕妤以外，连卫婕妤李平都来过了。赵飞燕倒是端得住架子，不露声色，处处以奴婢自居，一味地伏低示小。舍不得对刘骜说的甜言蜜语，都留着用到这里，献给她的假想敌们。

很快，每个人都喜欢上了这个新晋的红人赵飞燕。

《长信宫词》 飞燕(3)

这个时候，长安街上正流行着一首童谣。街头时时有乞儿在拍着手唱：“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开始还只是零星地听到一两句，渐渐地，听得多了，长安市井中会唱这首小调的人也越来越多。唱的人本是无心，但还是有人发现了，这是一则不祥的预言。

汉朝制度里，政府有广教化、美风俗的职责，丞相或御史大夫也定期会派使者去民间采风，收集颂词民俗。使者把这则歌谣和其他民谚收集起来，还特意把这一则歌谣作了重点标明，禀告了御史大夫翟方进。翟方进稍稍一想便猜到了，这句歌谣句句皆有所指：“燕燕尾涎涎”，指的是新来的美人赵飞燕；张公子，是天子的娈童富平侯，此人已在朝廷里引起公愤；“木门仓琅根”，是说宫门铜锾，即将尊贵，说不定这二人以后还会飞黄腾达；至于“皇孙死”之句，更不吉利了。翟方进略作迟疑，决定不告诉皇帝，并下令封锁这则民谣，不得再传唱；否则便会被请进衙门挨板子，甚至驱逐出长安。

后宫的粗使杂役和丫头在市井间来来往往，对这样的童谣并不陌生，甚至无聊时随口吟唱出来。当然，这些杂役的声音传不到天子和太后耳边，不过，有一位低级女官樊嫕却听到了。别人倒不怎么上心，但她凭着多年打磨出来的耳聪目明和敏锐触角，直觉告诉她，这个“燕燕”，就是新来的宠姬赵飞燕。

樊嫕正是赵飞燕的表姑。她在丞光殿掌管幕帷，虽是女职小官，然而却时时可以刺听到后宫的议论及宫闱内情。个把月以前，她就听说赵飞燕入宫了，多少有点吃惊。从这首童谣来看，这个赵飞燕就要发达了，凭着樊嫕对赵飞燕的了解，她决心赌一把。

这天，赵飞燕还在三良宫里梳妆，又有人求见了。她见惯不惊，仍然郑重其事地收拾好，含笑见客。不过，这次求见的人并不是什么妃嫔，只是一位中年妇人，长得十分素净，用头巾松松地拢着一头长

发，孤身一人。赵飞燕一惊，对她笑笑："表姑，你也来了？"命人让座、奉茶。随即，她便拂退左右。

来人正是樊嫕。她说道："赵姑娘，现在你正蒙皇帝恩宠，后宫都羡慕不已。老身也恭喜姑娘了。"两人客客气气地扯了一回家常。

樊嫕当然不是纯粹为了道喜而来的。她看赵飞燕还算念旧，便明白地对赵飞燕说："请姑娘恕我倚老卖老。我多年来照看你们姐妹，在宫中待了二十余年，心知后宫是是非之地。窃为姑娘担心，只怕你的恩宠不易长久。"

赵飞燕略作思索，说："表姑，我刚入宫，除了天子的恩宠以外，没有什么可以凭借，如果你肯帮我，我自然不会亏待表姑。"

"赵姑娘，我无儿无女，看着你长大，早把你视为自己的孩子，当然会向着你。不过，若姑娘相信我，须对我说实话，我才好为姑娘效劳。"

赵飞燕已经明白她想说什么了，微笑着用手势按下她的声音。她亲自为樊嫕添水，然后又拾起杯盏，假意边走边抿着杯子喝水，在窗棂门楣边巡了一圈，确定门外无人，方才慢慢坐下，示意樊嫕紧挨着自己。樊嫕笑笑，低声问："赵姑娘，你在入宫前，据我所知，就曾与林中一位射鸟的羽林卫士同居过。难道皇帝一点也察觉不出来你已非处女身吗？"

赵飞燕含笑说："表姑对我知根知底，我知道表姑必是对此疑惑。实话说，皇帝对是否处女身不见得十分在乎。而且，前三日，我都不肯让皇帝近身，哭成泪人，他又岂会怀疑我？至于宫中女御长验红，那只不过是我事先准备的小小道具罢了；皇帝不起疑，其他就好办。"

《长信宫词》 飞燕(4)

樊嫕叹了一口气："赵姑娘，你胆子真大！皇帝阅人已多，难道你就这么容易瞒过他吗？"

"是，不容易。皇帝是聪明人。所以，只有我越夸张，他才越不敢不相信我。"

樊嫕心里都替她后怕了。这个二十岁的姑娘，太了不起了。她浑身上下都是谎言，都是假话。她不是什么处女，而是早已和一位羽林卫士私通半年之久；她的父亲也并不是赵临，她彻头彻尾是一位私生女。

事实上，赵飞燕的父亲叫冯万金，她还有一位孪生妹妹。她的祖父叫冯大力，音乐造诣甚深，在江都王协律舍人手下做事。江都王的孙女姑苏翁主，虽然嫁给了江都中尉赵曼，却和冯万金私通，不小心怀孕了。可是赵曼早已阳痿，不可能有孩子，姑苏翁主只好装病躲到回娘家江都王宫里，产下一对孪生女儿，说是冯万金的妻妾生的，大女儿起名宜主，小的起名合德，然而都不姓冯，而是冒姓赵。

赵宜主和赵合德一个纤瘦，一个丰腴，两姊妹都是非常美丽。冯万金去世后，家道衰败，宜主姊妹辗转漂泊，流落到长安，刚好与阳阿公主的家令赵临是邻居。宜主姐妹年纪小小也知情识趣，经常做些绣品送给赵临，赵临被感动了，就让宜主姐俩住在自己家里，并且认作女儿。其实，赵临另有女儿，曾经在皇宫内做事，因病去世了，有人就把赵宜主指认为那个女儿。这两姐妹巴着赵临，也顺势到了阳阿公主家做事了。二人此时才十三岁，按公主之意，赵宜主改名为赵飞燕。

这两姐妹性格完全不同，如果说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野心勃勃。她们本是普通舞伎，但从不满足，常常偷偷地模仿，认真地揣摩，甚至私下一练就是一整天，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了。平常的歌舞伎待遇并不丰，但姐妹二人却专门讲究打扮，在膏沐脂粉上花起钱来

一点也不吝惜，每天饿着肚子，把钱全都省下来全砸在衣服妆饰上，什么贵的、好的都敢买，每月的份钱都用得分文不剩。别人都说她们是蠢材。打扮给谁看呢？阳阿公主府中，她们所能接触的，无非就是女人；所谓的驸马，平庸无趣至极，又被公主严加看管，难道还要取悦他不成？可是，这两姐妹置若罔闻，她们直直地走自己的路。

可是两姐妹直到十八岁，还是一介舞女，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机会和可能。赵飞燕还是沉不住气了。长安靠近公主府的街衢中，有位羽林军卫士一再勾引她，英俊而甜蜜，赵飞燕顺势就从了。尽管赵合德一再地劝她要为自己的终身着想要她放弃这个卫士，她仍然不愿舍弃。射鸟卫士十分强健和勇猛，有时让赵飞燕飘飘欲仙，足以抵御寒冷。为了一个缥缈虚无的未来，就要荒废现在吗？赵飞燕不舍得。

半年之后，这位羽林卫士在执行任务中受了重伤，被遣返回乡，不久便死了。

听到樊嫕再提起往事，赵飞燕暗暗擀了擀胸口的气。福大命大，幸好那个卫士就这样没了，否则，她还得花点心思料理。妹妹说得对，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樊嫕试探着问："姑娘没有什么进一步的打算吗？皇帝就算封了你，上面还有许皇后、班婕妤、卫婕妤，她们都聪明过人，而且许皇后和班婕妤还饱读诗书，又是世家出身，我怕姑娘未必斗得过她们。"

"那表姑有何建议？"

"姑娘不妨把合德姑娘也想办法请进宫来，两姐妹齐心，也好做个后援啊。"

赵飞燕警惕起来了："表姑，是我妹妹央你来做说客的吧？"

"我哪敢？我不过是杂役，如无要事经批准，是不得出宫的，怎么见得到合德姑娘？我只是替赵姑娘着想而已。"

"不是我怀疑妹妹，我在宫中立足未稳，又岂敢私自荐举？宫中姐妹们一双双狼眼都盯着，必定攻击我结纳后宫。我不敢。"

樊嫕还想解释，但她看出赵飞燕已有不耐烦的神色了。樊嫕知道再说无益，便起身告辞。赵飞燕也颇客气，执意送了她不少回礼。樊嫕心道，还好，这一趟也算没有白来。